Coming Home by Xanthe
Translated by Izum

Coming Home Part1(1)
2007-01-12 20:30:39| 分类: NC17 | 标签: sg atlantis

从第次见到Rodney McKay博士起，John Sheppard上校感到这博士麻烦他不是清楚为什么有这感觉，也不知道发生什么麻烦，但是新20年的军旅生涯让John对麻烦很敏感。而Rodney McKay就是给这感觉以麻烦词汇的人。

当John在Elizabeth女士的办室等着Atlantis（亚特兰斯）探险队员的归来时，有敲了下门，没等回应就推开她办室。John惊然Elizabeth女士是他们的领导，虽然认识她已天，John还是相当的尊重她，所以他很欣赏有这么粗鲁的打断他的私人会议，特别是这个散漫的人从他身边冲过，并指责他来干扰自己的存在。

“是这人吗？”新的人问到，扫视着John，好像是他研究对象。“你不觉得他作为这探险队军方首脑太年轻了点？还有他发型？我这没关系。你说他有ATA基因的基因？

如果是真的，你一定要把基因给我。Carson快让我发疯了，他差点就用那些古代人武器类似小炮弹，以及有点像鱼叉的炸毁了O'Neill将军的传送机，你知道如果将发生什么事，Daniel O'Neill会杀了我，用把钝刀把我切成一片一片的，我就再也没机会到Atlantis去了。那男人是我见到过的独裁强的sub。”

John眨了眨眼睛瞄了瞄Elizabeth，被这旋风般的喋喋不休震晕了。

“啊，Sheppard上校，让我给你介绍我们科技主管——Rodney McKay博士。”Elizabeth裂齿笑了笑。

John看了看这人，站在这里没耐心的打着招呼，是非常有名的Rodney McKay，一个功绩显著的科学家，至少他的履历上是这么写的。这人头发偏褐色的波浪卷发稍长部分都结在一起，看上去头发好像被剃了好几天，可能他真的是这么做的。下巴上的胡渣有大概3天没刮过了，穿着件褪色的蓝色探险队运动衫，一条牛仔裤，在大腿上还有一团咖啡渍。他看上去有点脏乱，好像很久都没有注意自己的仪表了，当然也不想别人在意……John注意到双亮聪慧，充满忧心的蓝眼睛和一张不老实的嘴，看上去只要有机会就会吐出脏话。是的这个男人明显是个麻烦。

“McKay博士。”John点点头，伸手致敬。McKay面无表情看他眼。

“是的是的介绍晚点再说，现在我需要你，更确切的说，我需要你的基因，跟我走。”

这是个太过专横的命令，John震惊看着Elizabeth，寻求她的同意。她只是微微的笑了笑，点头向门示意了下。

“我想Rodney的需求比我更紧迫，”她咕噜着，“我们可以晚点再谈。”

John向她敬礼的点点头，然后跟上Rodney。当他在这个男人后面走在走廊上时他觉Rodney McKay有个漂亮的臀部，这是他平时不太注意的事，可是这次他禁不住要想。

“那么你显然有ATA基因，拥有如此活跃ATA基因的竟是个军人，这对于我而言并不太好，不过不管怎样我们要忍受过去。Carson正在研究个新的治疗项目，但是现在进行得相当缓慢。我并不觉得那有什么难的，虽然他弄得好像在做什么真正的科学研究一样但是不得不承认他道自己在做什么。顺带问下，军队里允许有迷你发型吗？我以为你们都要理小平头，那真不怎么赏心悦目啊，不过那是你们之间某种奇怪的联系也说不定。那么请坐在这个椅子上。”

“什么？”他们停在一个房间中心，那里有一张华丽的大椅子，Rodney在那一长串不知所云的演讲之后突然的要求，让John愣了一下。

“椅子。坐下。”Rodney缓慢的说，就好像在和低能者或是狗在说话。John严肃的盯着他，作为一个几乎一成年就在军队生活的军人，他很习惯服从命令，但绝不是服从一个邋遢的看上去缺少社交能力的科学家。Rodney眨了眨眼，就像第一次见到他样，“如果你不介意，”他更温和的声音说到，John微微一笑。

“不，现在不，”他说，“首先，我想你告诉我为什么你需要我坐在这个椅子上？还有，如果我坐上去会发生什么？我知道我有一些遗传基因可以激活古老的科技，但是我不想出现任何失误或是做错什么。”

“噢，天，你是害怕了吧？”Rodney转动着他的眼睛。“和Carson工作已经够痛苦的了，但是至少他是个医生，可以体谅他这军用设备的不安心情。我还以为你会很乐意有这个机会来控制这类破坏性的武器呢。”

“真的？”John挑了挑眉毛。“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军队的，McKay博士，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我能在彻底了解我的军用装备以后才用它。”

“真的？”Rodney也向他挑了挑眉。“事实上，我很了解军队，而你的要求和我曾经经历过的不同。”他的话好像包含了点什么，而伴随着这句话的酸涩低沉的笑声让John皱了皱眉。他猜想这个科学家到底经历过了什么。

“解释给我听，”John温和而坚定的要求他，“然后我会决定到底要不要坐上去。”

Rodney靠站着评估着John，明白他是个可以任他摆布的人，他至少必须给他一点像样的说明。

“你会懂的，”他警告道。

“试着让我明白。”John裂齿一笑。Rodney眯了眯眼睛，明显认为这个挑战，而他很高兴接受，然后他张开嘴开始解释椅子是怎么工作的，太多的科技上的专业词汇让John必须集中精神努力去跟上Rodney的讲解。然而，去除他所有的唠叨，这个科学家真的很会解释事物，更有趣的是他讲说

的方式和时常的呼叫，这让John开始紧张。最后，他结束了讲解，站在那里傻笑着看着John，明显的希望他已经彻底的被这些科学用语迷惑。

“谢谢。”John向科学家点点头。“所以基本上你说这些蜂是靠心灵感应控制的，当我坐上去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释放他们？”

“差不多就是那样。”Rodney酸酸的抱怨着，明显的不爽John能那么容易抓住心理问题。“特别是如果O'Neill将军直升机在附近时。我们真的不希望他会受到任何伤害或是……”

“或是他的太太会带着一起过来，我记得。”John笑着“听上去将军全权交给了另一位。”

“是的好吧，我对他的详情况不感兴趣。”Rodney厉声道但是John却看到在他蓝眼眸中闪过，带着点无助的，受伤的感觉这让他感到惊奇这个男人是那么的粗鲁无礼，John很难想象他曾经感性仔细的一面。一定发生过很多才让他这样的眼神。于是John把他放到了需要观察的探险队员列表里。

在这之后的几个星期，John没有机会去观察任何人，因为当他们刚通过星门之门到达目的地系时，就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整个城市（Atlantis）热烈的欢迎他们就像是对待远归的孩子，灯随着他们的脚步逐一自动打开，可是这些却导致能源消耗过渡以至于开始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麻烦。

当John带领着一个探险队出去寻找避难地时，却遭遇了非人类的敌人（纳族），还抓走了他一半的队员让他不得不组织一次救援行动，当他们返回Atlantis时，城市的自动救助装置把整个城市从海底升了上来，屹立在干净清晰的空气中。一下子发生那么多事让John几乎忘了Rodney McKay博士，直到果冻事件的发生。

“Sheppard上校坐。”Elizabeth向一张空椅子点头示意了下。她看上去很累，John对此并不惊讶。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们都满负荷了。她一如既往的穿着暗红色紧身皮质套装，将她的苗条曲线完美的体现出来。John一开始怎么和她单独相处他们都是top，当然这没什么关系，而且John认为他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探险的领导是个sub，他知道些top的领导能力真的很差，而一些sub却在这方面是真正的优秀，而性别更不是评价一个人工作能力的标准。

令人惊奇的是Elizabeth Weir女士证明了自己是个深思熟虑，谨慎型的领导人，虽然他并不同意她一些过分谨慎的决定，却仍然很高兴她是可以合作和尊重的对象。

John猜测着她是不是已经拥有sub了，他确信这个城里至少一半的单身sub会很高兴成为她的，因为她一直散发着种强大的控制力和接受力，但是他知道在同事之中找到适合的sub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他并不喜欢她是单身这种想法，一个好的领导需要一个真心的伴侣，不管是sub或top。

想起情John想到自己现在也缺少个伴，但这只能怪他自己。他曾经有过许多自愿而且相当服从的sub，但事实上却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这让他开始对没有性爱的双方关系感到失望。他想要的是心灵上的牵伴，就像那些和谐夫妻那样，比如像他的父母，但是现实的比他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人，他甚至怀疑他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可能他是要求太高了，可是对此他不能撒谎，不能将就他曾经有过许多漂亮的男孩女孩，服从他的愿望，喜欢他的占有，但是现在他到达了个不单单只要性爱的年纪了，因此，目前为止他已经单身一年多了。

“发生了什么事？”John看到Elizabeth重重的叹着气，轻弹着面前的文件，然后将文件递给他。

“昨天餐厅里发生了一些纠纷，你的个士兵，Bates军士，额被割破，缝了4针。”

“我听说了，我想那只是不小心的碰撞，”John很吃惊这么小的事会摆上她的桌子。“我会处理的，女士。”他站了起来严肃地说。从他们到这里就直忙于处理一个个的严重问题，还没有机会去让他底下的人知道在纽津上的规矩，而且这次他面对的对于他来说都是新人，这是他第一次做指挥官的工作，而且他知道做这个位置有一部分是因为他有ATA基因，不是说他没有指挥方面的能力，事实上军方已经多次表彰了他的优秀领导能力，但是这里，在另一个星系里，是个完全不同的新的局面。

“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Elizabeth僵硬的笑笑。“我叫你过来是因为Bates军士向探员的另一个民事官员提出了正式申诉，而现在我必须决定怎么做。”

“哦！”John坐了下来。设置一个司法系统和正式审判室并不是他的优先要务，但很明显他们要先设置这个了。“怎么回事？”他轻弹着Elizabeth给他的文件里的申诉。

“这不好说，我只收到Bates军士的事件说明，没有证据，只有一群士兵和……”Elizabeth又叹了口气，“McKay博士。”

“McKay？”John很吃惊

“是的，Bates声称McKay无缘无故的攻击他，嗯，向他丢了一盆果冻。盆子的边缘割破了Bates的前额，因此需要缝针。”

“我发誓，如果我让一盆果冻弄伤了我绝对会对此保持沉默，绝不会提出正式申诉！”John笑道。Elizabeth给他个扭曲的微笑。

“不幸的是，Bates军士看上去想非常严肃的处理这件事，他要求处罚McKay博士。”

“什么？”John摇了摇头。“哦，天，我们可以不用那么做，毕竟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做得很好，”他咕噜着。“那么McKay对此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想我应该先和你谈谈，更多地了解一下Bates军士。这事情很明显，”她的淡褐色眼睛泛着疲惫，“餐厅里其他的士兵都说McKay向Bates扔了盆子。”

“那么，你想怎么做？”John慢慢地问道，“我很喜欢事情这样发展，但是这件事也不能做决定，事情包括了民事人员，所以这件事要她决定。

“我不认为我有什么选择。我不喜欢这样，但是……我们来到这里，只有我们，John。我们必须让人们明白这里的规则和地球上的样，我不可以让他们屈服于我，特别是我底下的人。那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当这件事发生过，那么我担心我们的队伍会崩溃，会出现无政府的状态。我不想被人认为我是个软弱的领导者，我们都知道那对于民心和纪律是致命的。”

她向后坐了坐，看着他做了个挫败的手势。

“我觉得一个民事主要成员接受公开训诫不是很好，”John摇着头，“McKay博士应该是受尊敬的人，如果接受公开训诫会对他有很坏的影响。”

“我知道，但是我能怎么办？”Elizabeth无助的看着他。

“那么，先和McKay谈谈，看能怎么对这件事怎么说。至于Bates，我给不了你什么帮助。我几乎不太认识他，我看过他的履历，他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不是很积极，但是工作一丝不苟，可能有时候太过于恪守规定，但是个可靠的人。”

“那也是我听说的，”Elizabeth点点头，“好吧，我们叫Rodney过来，看他怎么说。”

Rodney McKay几分钟后冲进来，就像往常一样散乱。John猜想这次有请理过自己吗？他穿着件带着咖啡渍的蓝色T恤，眼睛红，好像在通宵工作，他的头发就像以往一样，狂乱的一丛竖在头上。

“那么，什么事？”他问Elizabeth，“因为ZPM（零点模块，一种能源物质）已经耗尽了，我刚花了17个小时连接这该死的Naquada（来自外星的虚拟物质）发电机来接管这座城市的取暖和照明，如果不是现在的中断，我已经成功了，真是谢谢你了！”

John怔了怔，他想抓住Rodney McKay把一些优雅塞进他的身体里，Elizabeth好像已经习惯了他的风格，只是他笑了笑，一种领导者对下属施压力的笑容。

“Rodney，坐下，我们要谈一谈。”

“噢，那从来不是件好事，”Rodney叹了口气，在John旁边坐下。“不是说昨天餐厅里愚蠢的事件吧？”

“恐怕就是这件事，Bates军士要求处罚你。”

“噢，什么？”Rodney很生气。

“他的头缝了4针，McKay博士，我想他有这个权力要求处罚你，不是吗？或者你认为那只是个事故？”

Rodney转过头看着他，蓝色的眼睛闪着光，“是啊，你是军人，你当然站在他那边，上校，”他生气地说，“Bates说了什么？Elizabeth？”

“你向他扔了个盘子。”

Rodney凝视了她一会儿。

“这是事实吗？”Elizabeth问道。

挫败在Rodney的蓝眼中蔓延，他耸耸肩，温和的说“是的，我想事实就是这样。”

“然后呢？”Elizabeth等着他更多地解释，可是Rodney只是再次的耸耸肩。“拜托，Rodney，在这里和我解释清楚有没有任何可能可以减轻罪行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事情不要那么糟？”

Rodney想了会儿。“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当时气氛很火爆。我并不是真得想用盘子打他，但是我承认当时我失控了，就把盘子向他扔了过去。即使当时我的确是瞄准了他的头，盘子也会从他的头擦边而过的，因为虽然我是个天才，但对于瞄准目标却是一塌糊涂。那真是个怪事，我想十有九盘子会撞到墙上，它的确撞到墙上了，可是却又反弹回来擦到了Bates的前额。你是对的，他的确需要缝针，我要为这件事负全部的责任。”他平静的说。Elizabeth叹着气坐回她的椅子。

“你知道你要负怎样的责任吗？McKay博士？”John过滤着他刚才说的，Rodney再次转过身看着他，这次那双蓝眼睛满了戒备，他不信任的凝视着他。

“那没关系。我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当，我会向这军道歉的。”

“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Rodney。”Elizabeth说，“他要求我对你进行训诫。”

Rodney考虑了会儿，John凝视着他，着迷于他脸上不断变化的情绪，从惊慌到羞愤，到最后的顺从。他紧绷的下巴虚张声势地抬了抬，然后站了起来，“好吧，那是你需要做的决定，Elizabeth，”他柔和的说。“现在，不论那些士兵想干什么，我有我的事要做，我必须去保持这里的取暖和照明系统。”

“Rodney！”Elizabeth叫到他在门口停下却没回头。“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是吗？那将是公开的训诫，我比你更不想这样，我想探测的重要成员处于这种状况不是什么好范例，不是吗？”

John看着他站在那里，手推着门，肩膀紧张的颤了下，最后，Rodney转过身来。

“是的，那的确不是个好主意，而且这还关系到我的屁股，但是我知道，如果你必须把我扔到那些色狼面前来保持一切的正常运行，那么你就会把我扔过去。我知道的，我知道！”他强烈的重复着，“我会让你处在一个尴尬的位子，Elizabeth，做你想做的吧，不管怎样你都会那么做的。”说完，等Elizabeth张嘴想要说什么，直接离开了房间，砰的关上身后的房门。

Elizabeth转向John，她双臂张开，再次作了个挫败的手势。

“这是没办法的，”John对她耸肩，“特别是对那种都不想自救的人。”

“你认为我应该批准这次的训诫？”她不安的扶着自己的脖子，每次她遇到不确定的事都会这么做。

“我不认为你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承认自己扔了盘子，也不能给我们提供可减轻罪行的证据，已经没有其他什么可做的了，不是吗？”John对她同情的笑了笑。私底下，他禁不住认为Rodney McKay真该狠狠训斥，给他一点惩罚让他学会谦卑也不错。

“好吧，你最好去设置个训诫室。我会尽量让事情化小，让Bates满意就可以了，不用太过了。”Elizabeth严肃地说。

“我同意。”John点点头。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出办公室。这件事对于刚到Atlantis的他们来说不是个好的开始。

John回到办公室看着Bates的个人履历，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Bates在John加入之前就已经在探险队里工作了好几个月了。他是Atlantis的安全部副长，日常工作回报给John的第二指挥官Lorne少校，他平时对工作很严格，但是没有任何人投诉过他。

John决定先和Lorne少校谈谈。他对这个少校不是很熟悉，但是迄今为止他对他的工作很满意。更重要的是，Lorne了解这些士兵，他已经和他们共事一年甚至更久了。Lorne并没有给他更多的情报，Bates是个可靠的人，虽然过于严厉缺乏幽默感，Lorne没想到会报复性的把事情弄得那么大。

John叹了口气，遣走了Lorne，然后把Bates军士叫了进来。

“你投诉了McKay博士。”John看了看他的头，在他的左眼上面有块纱布包着伤口，纱布周围可以看到轻微的瘀伤。

“是的，长官。”Bates点头。

“详细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当他走进餐厅发现我们吃了所有的蓝色果冻后很生气，长官，”John试着不要大声笑，这听上去很有Rodney McKay的风格。“我跟他说，如果他想吃到好的就必须早点到餐厅，否则只能选择绿色的了。他说他工作了一整夜来保持能源的供应，希望能得到一点感谢之情。我告诉他我们都很认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然后他拍拍我扔了果冻，长官。”

John叹息，这件事听起来无疑是真的。“真的需要提出正式申诉吗，军士？毕竟我们还要一起生活。”

“由于一个的情绪，我将永久性的留下疤痕，是的，长官，我想这是必要的！”Bates咆哮。

“我可以劝服你吗？”John向后靠在椅子上，对于提出这个建议感到紧张，提出申诉是Bates的权利，他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是想用阴谋来压制他。

“不，长官，我坚持。”Bates坚决地说。

John叹息，“好吧，你可以走了。”他又叫了一些当时的目击者，他们说得都一样。最后John不得不无奈的作出结论，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McKay博士必须接受惩罚。

训诫安排在第二天上午十点。John一般不参加公开训诫，在他看来这种训诫最好是私下解决，但是Rodney没有top帮他说话，他自己也拒绝解释。John甚至不知道他是个sub还是top，但是作为个top，他感觉McKay是个sub的可能性比较大。

除此之外，由于这次的果冻事件发生在公共场合，根据规定，Bates有权要求公开训诫。John参加这次训诫完全是职责所在，事情是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发生的，而他的一些手下也卷入了这次事件。他也想看一下到时候的情况，看看大家是觉得这件事处理的公正，还是会为此产生更不好的情绪。

John走进训诫室吃惊的停了下，整个房间里人满为患，他想看来不是有自己为Rodney的粗鲁行为和唐突的言语感到生气。他坐下看看周围，发现在场的大部分是他的手下，民事人员只来了少数几个。此外，他注意到Rodney手下的人都没有来，对此他觉得很高兴，这样在此后这个男人就比较容易维持自己的权威，他仍然是他们科技部的首脑。

Elizabeth靠着椅背坐着表情压抑。John向她敬礼，她点点头。对于她不亲自执行训诫，他并不吃惊。作为她的领导，她有这种特权，但通常都会委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执行。但是他很惊讶她会选择Peter Grodin来执行这个工作，Grodin是Rodney的下属，而且是直接汇报给Rodney的，John不确定让他执行是不是个好主意，但是他猜想Elizabeth在这件事上是别无选择才选他的。

Grodin站在房间中央，检查着他们带来的至今为止还没用过的器具。那是些标准的训诫工具，一个军用的刑架和一盒训诫工具。Grodin拿出一个轻桨在空中挥了几下，这使前排的一些士兵明显的兴奋起来。

十点整，Rodney McKay出现在门口。他看上去像昨天一样累，John猜想这是因为他又花了一整夜来维护Naquada发电机，而不是因为担心今天的训诫而一夜没睡。他在门口停了下，眨着眼睛看向拥挤的房间。

John相当同情他。那么多人来见证自己被惩罚，或是他们是乐于看到自己被训诫，这些都不是件容易接受的事。Rodney走进房间，眼睛闪烁着危险的瞪着周围的人。他们嘟囔声，防卫性的抬高下巴。但这些对前排的那些士兵毫无用处，他们大声地笑着，还发出下流的嘘声。John大声的咳了一下，让嘲弄声停了下来。

Rodney走到Peter Grodin身边停了下，对他说了几句话。John听不到他说了什么，而Peter僵硬的笑了笑，对Rodney点点头。然后Grodin也回了他几句话，John猜测他是告诉Rodney他的权利等通常的训诫导言。

John很想知道这个科学家以前被公开惩罚过吗？许多人一辈子都避免卷进任何司法事件中，John认为Rodney也是其中之一。John在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被公开训诫过几次，都是在他家乡的一个小型公开处罚台上，一个让人讨厌的警察执行的，在几个同样令人讨厌的见证人和他并不赞成的失望的父母面前。那时真是有够痛苦的，因此他很难想象现在Rodney McKay会感到多么的痛苦。

Grodin说完后指了指刑架，Rodney厌恶的瞪了架子一眼，一脸倔强的走了过去，松开皮带和拉链，把裤和内裤褪到臀部下面。然后他趴了上去，抓住架子两边的把手，当他趴好后，臀部便向外突出了。

2007-01-12 20:30:39 | 分类: NC17 | 标签: sg atlantis
~Coming Home~

Part One: Trouble with a Capital 'T'(2)

刑架是故意这么设计的。架子类似一个弯曲幅度很大的软垫长椅。从前面只能看到被惩罚者的脸和肩膀，训诫并不需要展示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虽然从有些角度可以看都更多，但是真正能看到整个赤裸的臀部的只有执行训诫的人。Grodin走过去，把轻浆在自己的手上拍打了几下。

John扫了一眼他手下的士兵，他们比他想得还要全神贯注的观看。他看了一眼Bates，看他一脸的得意满足。John很不喜欢Bates现在的表情，他转看Rodney。Rodney看着这些观众，那对蓝

眸中完全掩藏了他即将受到的彻底的耻辱，然后他做了些让John终生难忘的事，那并不是什么大动作，但是却让John第一次真正认识这人。

Rodney转过头，向着John的方向把头侧靠在肩架上，他的脸侧着，无意识的面对着John。John看到Rodney慢慢地合上眼睛，然后再张开，看着他趴在那里，眼中充满着忧愁，这让John突然感到一阵窒息。突然John觉得待在这里已经不是他的职责所在，他不再只是一个为了责任而不得不参与的无趣的见证人。Rodney的眼睛像在说，“好吧，来吧，这是你的”，像John认为自己所认识的那个粗鲁带刺的科学家，现在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迷失的，被遗弃的小狗，无助而又无家可归。这个认识让John彻底的大吃一惊，现在他再也无法作为个旁观者冷静地观看下去了，而是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情。

下一刻，Grodin举起桨严厉的拍打McKay的臀部。John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脸，而Rodney甚至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好像根本没感觉到拍打，除了那双悲哀的蓝眸稍稍流露了一点情绪。John握紧了拳头，这件事对他不清楚怎么回事，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可是他就是觉得不对劲。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不想做这件事的见证人。过去他曾经见证过很多人被惩罚，该死，在过去的岁月里，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训诫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可是这次……这次……这次不对劲。不是说Rodney不应该受到惩罚，John无疑的确定这次的处事尺度是正确的，可是他就是觉得不舒服，有那么多其他人来见证这次的训诫，他觉得相当的不舒服。

说实话，他弄不清楚自己现在的情绪是怎么回事，可是他就是觉得生气，一股疯狂的野性本能在他体内燃烧。这种本能中还包含着一些其他的情绪，无尽的温柔和保护欲。这两种不同的情绪参在一起让他呼吸困难，拳头紧紧地一紧一放。没人可以这么碰触Rodney，该死的，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什么，他只知道眼前的场景让他感到难以置信的愤怒。

Grodin再次举起桨拍打下去，Rodney仍然没有任何反应，除了那对蓝眸中一闪而过的悲痛。John的眼睛无法从他的脸上移开，他全神贯注的，几乎止住呼吸的看着他。Rodney的表情不变，他的身体顺从的放松着接受Elizabeth命令的8下拍打。他没有叫过一声，也没有说任何话，他甚至没有去注意过对面的那群观众，就好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John注意到观众们的情绪变了，一开始他们是来欣赏这个傲慢的科学家受罚的，但是，在Rodney天生的高贵和平静的忍耐面前，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引起他们的乐趣了，这是一场惩罚，他们已经看够了的知道一切进程的训诫。

训诫结束了，Grodin走到Rodney身边，在他耳边咕噜了几句，他没有碰触Rodney，这是规定，而且John知道作为个top，在类似这事发生之后不去给予对方一点安心的抚慰是多么的困难，但是，Grodin不是Rodney的top，他没有权力碰他，而且John也怀疑Rodney是否乐意接受这类关心的

帮助他从架子上爬起来，拉起裤子，扣好皮带，对Grodin说了些话后就离开了房间，看了看眼周围的观众。

John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当他发觉他已经起来跟着科学家走出房间了他模糊的听到身后那些士兵开始热烈的讨论讥笑，但是他不想理这些，他追到走廊，发现Rodney等在另一端的升降机的旁边。追上他，John突然发觉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犹豫的停在升降机旁，看着Rodney晕红的脸颊。

“心满意足了吧，上校。”Rodney严厉的小声说。“你的手下一定很高兴吧，他们直都很欣赏我的表演。”

John凝视着他，震惊于Rodney声音中的苦涩和他的误解。“不，不是这回事。”John平静的说，“事实上我认为你表现得相当高贵。”

Rodney眼中显现出了疑惑，他向后靠了靠，仍然怒视着这位上校。

“高贵，哦，好。”他摇了摇头，好像开心地听到一些笑话。

升降机的门打开了，Rodney走了进去。

“等等！”John抓住Rodney的手臂，“你必须去Beckett医生那里。”Rodney沉着脸看着John抓着他手臂的手。

“把你的手放开，上校，不然我也要为我自己提出申诉。”他嘶哑的说。John像被刺到一样放开了他。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那些拍打很严重，你应该去Beckett那里看看。”

“只是8下拍打，我想我还能活下去。而且，我还有工作要做。”Rodney向他叫到然后他猛地敲上关门按键。门关上了，把John隔离在外面。

John在那里站了会儿。这件事情很大的问题他突然意识到就在自己身上。他没有尽力去了解整件事，哦，当然他有和Bates，还有一些其他士兵谈过，但是没做深入地了解，只是接受了这军的一面之词。这件事里一定还有些其他的东西，才让Bates在见证Rodney被惩罚时露出几近丑陋的嘲弄之色。

John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调查，但他觉自己正走向医务室。Rodney不在那里，当然John并不指望在那里看到他。这个科学家早就说过他不会去医务室的。Beckett医生正一个人在那里观察着显微镜。

John停了一下，接着走去。他见过他几次，很喜欢这个有着一双清澈蓝眼睛的欢快的苏格兰人，也很欣赏他的医德。Carson是个严肃的人，John确信他是个top，他总是能很好地解决一些非常难以相处的病人，同时他是个真正仁慈的人，John很欣赏他这一点。

“嗨，医生，干什么呢？”John坐到Carson的工作台上。医生抬头，向他咧了咧嘴。

“说吧，听说今天早上基地里有些活动，我猜想你就是从那里过来的？”

John皱眉，“你不赞成公开训诫？”

Carson耸肩，“有时那是必需的，但是有时那看上去只是种为了大众的娱乐，而我个人不接受这种公开的羞辱。”

“是的，我同意你的说法。”John摇着头，“所以我才来这里。你是这里最了解Rodney McKay的人，说说他是怎么样的人？”

“有才气却讨人厌，暴躁气人，傲慢自大而又谦逊，顽固不化，绝对彻底的直肠子。为什么这样？”Carson问道。

“我不是很确信。”John思索着“你想知道关于Bates扔了盘子吗？”

“毫无疑问，”Carson裂口一笑。“他承认了，不是吗？”

“是的，他承认了……可是他没有说原因。”John咬着嘴唇思索着“Carson，能告诉我Rodney的故事吗？我想他现在没有top保护，我的意思是，我假定他是个sub，我觉得他身上有这种气息。”

Carson坐回他的椅子，凝视着John，他那双蓝眼睛直直探索着他。

“你问这些是因为你想更了解他以便你的工作？还是你自己对他有意思？”他谨慎的问。

“这有区别吗？”John反问道。

“是的，区别大了。”医生坚定地说，“我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Rodney，他已经经历过够多的了。所以如果你在找一个玩伴性质的sub，那么我劝还是你算了吧。如果你对他感兴趣，他的确是个挑战，可是一旦你碰了他，他会马上予以强烈的还击。”

“那么，他是个sub？”John侧着头问。Carson叹气。

“是的，他是个sub。我想他挣扎过很久，最后确定自己是sub，但是他现在已经很好地接受这个事实了。”

“你说他经历得够多了是什么意思？”John小心的问，“我是很确信为什么在确认Rodney是个sub以后感到松了口气。Carson又叹了口气。

“上校，我认识你不久，但是我认为你是个好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可是请你对此保密。”Carson要求John点点头，“好的，那么……Rodney是……好吧，你必须去真正认识他，了解他，他是个好人，他是我在这里最好的朋友，他可以为你做任何事，可是却不会让你知道那是他做的。表面上他总是易怒带着嘲讽，实际上他是把自己隐藏在后面，但是他会走出这道墙，如果你能够让他接受，他是说，他是令人讨厌的，傲慢自大的，老是说一些过份的话，可是在这些背后他是友善的，风趣地……还有几分可爱，如果他能让你接近，你就能看到。”

“你……你曾经和他玩过吗？”John疑惑，为什么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会胃部发紧。Carson摇摇头。

“差一点，有一晚我们喝醉了，但是如果我们在一起也不会是好事，他是个难以控制的人，而我比较喜欢安逸平静的生活。我也是个严厉的top，他却是需要被征服的人，我希望我的sub是尊贵有礼的，而不是嘴碎爱捣乱的。”

“那么他的尖锐是因为他经历过的一些事？”John很想知道。

“他的双亲是个噩梦，他们强制教导他要虔诚，有礼，这可怜的男孩从来没从他们那里得到过亲情。他们死于一场车祸，那时他只有18岁。当时他辍学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但是他要回家照顾妹妹，就转到多伦多大学继续学业。几年前他和他妹妹吵了一架，那之后他就不再和她说话了，这伤害他更深，因为他很爱她，虽然他从来不说。我一直叫他写信给她，但是他太固执了，根本不听我的。他和Jeannie的争执颠覆了他，他想要服从，有一段时间他很迷茫，还经历了几次很差的交往。据我所知，其中有个女人直接辱骂他，一直不停的打击他，直到这可怜的孩子崩溃，然后就丢了他。Rodney很痛苦的度过这些，虽然我不责备他，可是就向我说的，他真是麻烦人，接下来又是一连串的糟糕的一夜情。Rodney是个天才，但他不可能总是了解别人是怎么想的，有时感觉他的自尊心很强，可同时他又极度缺乏被爱的信心，有时他更难接近，他是个好人，上校，但是有些人，他经历了相当痛苦的时期。”

“谁？发生了什么？”John向前靠，感觉他能从这里了解到点东西。

Carson叹着气，“几个月前Rodney和一个年轻士兵出去了几个星期，但是结果很差。那个男人不够聪明，Rodney需要和聪明的人在一起。你知道的，Rodney从不会掩饰自己的词汇，他的爱人无

疑的了解Rodney是怎么看待他的智商的结果，他制造了一些关于Rodney的流言，我确定那些都不是真的。他说Rodney是个最差的sub，根本不值得和他一起，人们不应该这么做。我想Rodney对此很疑惑。他可能是个难搞的sub，但是他总是想把事情做到最好，所以我确信他一定很热衷于取悦他的top，而且努力这么做。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Rodney这点。”

Carson坐在椅子上看着John，“你确定你想听下去？”

“非常确定。”John坚决地说。

“那会让你不愉快的。”

“那我更确信了。”John叫到。

“那么好吧。”Carson向前倾着点点头，“自那以后那些士兵更厌恶他，他们从不浪费任何一个机会去羞辱他，说他是缺乏吸引力的，或是其它任何他们可以想到的能够刺痛他的事。有时候真的很恶劣，而且那些还只是我无意中听到的而已，我想在没有其他人的状况下情况可能更加恶劣。Rodney却出乎我意料的忍受了所有的这些。他在学校时就过得很痛苦，他太聪明了，根本没办法融入校园生活，老是被欺负，他不能告诉父母这些，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他，所以我想那段时间他就是个人孤独的度过。和那些士兵一起又让他回到了高中时期，我想像在过去他已经习惯了去忍受一样这次他依旧忍受了这些。我不感到惊讶最后他终于无法再忍受了，但是那时他已经忍受了这样生活好久了，然后才有这个果冻事件吧。”

Carson再次向后坐，专注的观察着John，“这是你想听的故事。做你认为该做的吧，如果你是我想象的那种人，你一定不会做错的。”

John看着他感到有点气喘，更为早上发生的事感到胃痛。那一点也不公平，那根本就是欺凌，这些必须停止。他底下的人绝对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为什么Elizabeth叫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比比不说呢？”他需要知道。

“那个，我不能说我一定确，可是我猜是因为你在那里，”Carson指出，“你毕竟是军人，Rodney经历的一切让他不能完全的信任军人。我想他认为你是站在军人那一边的，而且这还是件容易说出口的事，他有他的自尊，他不想让探测队的2个最高级别的top知道关于他是个有的sub的一些流言蜚语。”

“该死！”John叫到向后靠了靠，一拳打在Carson的桌子上。为自己不知道这些还无知的让Rodney陷入如此痛苦的处境而生气。“那个男人，他在这个基地吗？”他问，吃惊的感到嫉妒的火花再次在他的胃里灼热的燃烧。

“不，在他没有通过测试，在我们出发以前他已经分配到其他地方去了，但是Bates是他最好的朋友。”Carson尖锐地说。“我猜想Bates也认为就是因为Rodney，他的朋友才没能加入这个探测队，但这根本就是瞎说。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这么确定，因为Rodney在这次的军方人员选择上什么也没说。而且据我的了解Rodney和那个家伙根本没有交往，只是在一起几个晚上而已。Rodney不信任任何人，不可能和别人交往。他完全不让别人接近他。”

“这点我知道。”John吃吃的笑着，“好的，谢谢，Carson，你的话对我很有帮助。”

“我只是尽量让你了解。”Carson给他个大大的微笑，“现在就看你的了，上校！”

John离开医务室，边走回办公室，边思索着刚才Carson说的一切。对自己队伍里有这样做感到相当愤怒，他决定要让他知道他的长官希望他们行为举止是怎样的。John不是个爱炫耀自己权威的人，但是这次他一定要这么做，而且他并不担心他的反应。他从没想过他底下的所有人都会像Bates和他的朋友那样，但是他决定要让所有人清楚在Atlantis的处事方式。据他的经验，人们需要知道自己的位置，而John就是让他们清楚知道这一点。

这是John第次作指挥官，但是他天生就是领导者，他认为人们都是需要上司引导的，所以现在是他的人明确知道是怎样的时候了。他叫来Lorne少校让他在一小时内集合所有的士兵到训练室。

“训练室，长官？”Lorne疑惑的挑着眉。

“是的，训练室太小了，而且训练室的椅子都已经排好了，那里正好可以用。把架子和工具都收起来，就放在隔壁的储藏室里。”

Lorne点点头走了出去，明显为John的意图感到迷惑。John笑着欣赏Lorne，但是还不确定是否能信任他，就让他和其他人一样一小时以后再知道目的吧。

45分钟后，John带着从训练室拿出来的工具走进训练室，等待着他穿着野战服，为将要发生的事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当士兵们开始走进门，John愉快地对他们微笑，叫着每个人的名字以示致意，让他们明白他不是那种对他没有任何兴趣的高高在上的长官，同时也让他们知道他不能隐藏自己，他确切的知道他们谁是谁，如果他有人搞砸了，他会明确的知道应该找谁。

John等到所有的人都坐下，然后审视着他们。

“这座城市的能源耗尽和绿族的攻击，让我们度过了相当繁忙的几星期，也让我有机会看到你们的表现，我必须说你们给我印象很好。你们是很好的队伍，最好的，当出去执行任务时，能有你们在后面巡视，让我感到相当满意。”

他停了一下，扫视着这个房间，看着他们的脸。那些话是柔和的糖，接下来是该给棒子的时候了，真正的棒子。

“你们不了解我，我知道你们一定怀疑过到底为什么一个空军上校会按插入你们的队伍，还作了整个行动的最高指挥。答案是——这完全不关你们的事。”John和蔼的笑着，训练室里也弥散着小小的吃笑。“现在就像我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我之所以叫你们过来就是为了做一些……军事结合。”John再次笑了笑，所有人都疑惑的彼此张望，明显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吧，让我说清楚点。我们来到这个星系，离家很遥远，这里只有我们，唯一让我们能够回去的方法就是团结一致，向同一个方向走，而那个方向，女士们先生们，就是我的命令。这里不容许任何反对意见，我是这里的主管，一切要按我说的做。我不是个专制的人，但是我对自己所指挥的士兵的自律问题有一些严苛的要求，而且如果有人违反了我的要求，我会很高兴的命令他进入这个房间，亲自给与他一次军事训诫，而且我确信如果我不在，Lorne少校会很乐意代替我执行。”

John转过身，朝桌子走去，给士兵们一点时间思考一下他刚才说的。桌子上放着两对战棍，是Athosian的人们为感谢将他们从绿族的攻击中解救出来，并让他们住入Atlantis避难而送给他们的。他拿起一对战棍。

“现在我说的是军规，”他转过身，“我要说的是我自己的规定。我要怎么说呢？让我想想。”他又对他们咧嘴笑了笑，并发现他们开始有点不安了。他看得出他们正在疑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忍受和一个看似神经质的指挥官，而且还是没有其他上诉机会的最高指挥官一起在这个远离家园的地方工作。John没有做任何事让他们释怀，他就是想让他们这样紧张难耐处于刀锋之上。

“现在，你们已经看过我的表现了，我也看过你们中一些人的表现，但是现在我还想要测试一下你们。”John再次笑了一下，“那么……有志愿者的吗？”军队里从来没有志愿者，所以John并没有等人站出来。“你你你你你……还有你，”他选了Bates和其他的5个几天前在餐厅里的证人。John选择的人都是和Rodney McKay发生的事件有牵连，“过来。”这几个人站起来，紧张的彼此看看。

John将手上的一对战棍扔给了Bates，然后自己再去拿了一对。他仍然是个新手，但是Teyla，一位Athosian的女士，已经帮他做了几星期的训练，比这些人多几星期的练习，他有信心可以轻易的战胜他们。

“这些，”John举起战棍，“对于你们大多数来说都是陌生的武器。但是使用这些武器可以增加你们的反射神经，让你们变得相当敏捷，所以你们都可以通过这些武器的训练有所收获。如果你需要任何指导就去找Teyla。在另一个星系的好处之一就是真的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新事物……现在我打算给你们上第一堂课。Bates军士……攻击我。”

Bates犹豫了会儿，然后走上前，举起他的战棍。他凝视着上校边估量着边慢慢逼近。然后他猛烈的挥棍，重重的打过去。John轻易的避开了他的攻击，用一根棍子重击在军士的手背上，有效地让他暂时不能回击。然后他低低的挥动另一根棍子，钩住Bates的腿，绊倒他。当他跌倒时，他愉悦的用另一个棍子重击了Bates的臀部。Bates躺在那里抓着自己的腿喘着气。John给了他个愉悦的笑容，然后转向他的观众。

“第一条规定，”John说道，“我憎恶持强欺弱，这个，女士们先生们，是个民事性质的探险队，不是个军事探险队。我的工作是配合民事队伍的领导者Weir女士，我们来这里主要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这是我们的工作，他们是客人，如果他们抱怨我队伍中的任何一个人想要威胁他们，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口头上的，我会很高兴亲自给他一顿教训。下个。”

John将Bates的战棍扔给下个士兵，一个高大健壮的金发青年，他紧张的吞咽着，目光四处游动。“现在，下士！”John叫到然后那个下士笨拙的进攻了。John像对付Bates一样轻松的解决了他这个高大的下士在一个完美的重击下趴倒在地——John在他倒下的途中狠狠地在他背后给予一下重击。

“第二条：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比你聪明，”John对专心致志的观众们说，“这是个人的真理，不针对任何人——大家都要习惯这样思考。聪明人做出来的事经常让其他人不明白，那没关系，如果你不明白那些科学要些什么，或是你认为他们让他们自己或是其它人处于危险之中，你可以来和我说，我会处理。否则，请记住第一条规定：这是他们的探险队，我们是来保护他们的，而不是来妨碍他们的。”

John把这个高大的下士手上的战棍丢给个瘦瘦的黑发士兵并招他过来。

“关于这些人有多聪明，例如，也许你们想知道Rodney McKay博士到底有多聪明。”John咧嘴笑着，黑发的士兵小步跳动着试图逼近他。John轻易的就击倒他，在他倒下的途中狠狠的重击他的臀部，就像对前两个人样。“McKay博士是这个探险队科技部门的主管，因此我想你们可以说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事实上，Beckett医生形容他是个天才。你们知道他17岁时就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而且还是最高荣誉的数学和物理学双修博士吗？”John冷静地看着他的观众们，回忆着McKay的履历。

“后来他还从多伦多大学和卡尔工学院获得了机械工程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高级学位。他是这个探险队最要的人之一，也只有他完全了解古代的科技是怎样运行的。”

John给他们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些信息，因为他希望所有的人都无疑于McKay博士的才能。这些不能证明这个科学主管今天早上所受的一切，但是在没有其他可做的情况下这是他可以做到的。然后他示意下个士兵进攻。

“第三条：诚实。我们是离家很远，但是我要求你们的行为举止和正值诚实要求和在地球上的标准一样。”

John假装从右边进攻，然后从左边单手抽打他新对手的手腕。对手团缩倒地，John在他倒下时重击了他的臀部。

“第四条：服从我，听从我的指挥，努力给我好印象——那样我们就会融洽相处。”John再次愉悦的微笑招来下一个士兵。

“第五条：我是主管这里的一切。也就是说，我的命令是你们的基准，女士们先生们。不要触怒我，否则你们好看的。”

John飞快击倒站着的士兵，好像见证他刚才说的样然后再一次把战棍扔还给Bates。

“再一次，长官？”Bates问到看上去相当生气。

“噢，是的，Bates军士。确切地说还有7次。”John带着欢快的笑容告诉他。Bates怒视着他，John确信他明白这些数字所代表的东西。John让这6个士兵都再来了7次，每一次他们都会被打倒在地，并且被他的战棍重击臀部，大腿或手。

当他最后结束他的实践训练，他们看上去都很沮丧而且服饰凌乱。他的观众们看上去也都诚服了，明显的了解他的新指挥官可能不是个精神病患者，但是也绝对是个强硬的人。John不认为他们中还有人不明白刚才的战棍实践意味着什么，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当他结束用Bates和他的战友们来擦地后，John挥了挥手中的战棍，转向他的观众们。

“很好，女士们先生们。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让你们多了解我一点。有人有问题吗？”

Bates举手，John冷冷的厌恶的瞄了他一眼。

“很好”他忽视这人，“现在，如果你们中有人认为已经给了我坏印象，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更努力的工作，按照我的规定办事，我确信你们可以赢回我的好感就这样”说完这些他就走出了房间。

Coming Home

Part Two: Propositions(1)

晚上John回房时还是为自己做得感到很高兴。这是他作为指挥官的第一次真正的测试，他认为自己处理得很好，正确地将错误在萌芽的时候就遏制了他跑步晚了点，打算回去洗个澡换掉脏衣服再去餐厅……当他到门口的时候发现早上被他痛击的金发下士正站在他的房门口。

“Hicks下士？”John皱着眉，“出了什么事吗？”

“不，长官。我只是有话想对你说。”他苍白的脸上微微泛过红晕。

“我下午都在办公室，你只要敲门，我一直都有空和我手下的人谈话。”John严肃地说。

“我知道长官，但是我想和你说的……嗯，是些私事，所以我想我还是等你结束工作。”Hicks说着，脸色更红了。John思索的看着他叹了口气。

“好吧，你最好进来。”他打开门。“我确定不论你要对我说什么，都可以在我的办公室说，”他边走进房边说，“可以现在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快说，因为……”他转过身，然后呆在那里，因为跟着他走进房间的下士正温和的摆出顺从的姿势跪在床边，脸朝下，腿张开，背挺直。“下士？”John轻轻地质疑。下士仍然看着地板，John叹了口气，“允许说话，Sub。”最后他明白如果他不以Top的身份，他不会从这个年轻人嘴里得到任何东西。下士放松下来，抬起头。

“我是来将我自己献给您，先生。”他柔和的说，看着John充满着赤裸裸的性欲。“我问过周围的人他们说您现在没有Sub。像您这样的人应该是孤独的，先生。我是个好Sub，我接受过训练，而且很顺从。如果您接受我，我会顺从您的一切希望，先生。”

John思索着看着这个年轻人他不能否认这是个诱人的主意。Hicks年轻，英俊，显然是个受过良好训练的Sub。无疑的，John能够想象他柔软的双唇包裹住自己的坚挺时感觉会多么的美好，他停了会儿，想象着这强健的身体赤裸的躺着等待自己的关爱会是怎样的情形。他苍白的皮肤在自己的手下会染成漂亮的粉色，John能够想象当他在这个年轻人身后进入他时，在自己的触摸下那些强健的肌肉会如何的紧绷。这真的是相当诱人。他已经有一年没有性生活了，而且现在出门在外，在这个陌生的星系中，这人想要更多的接触他人来让自己从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未知事物而应起的恐惧中平静下来……然而……John叹息，这是他想要的这个男孩可能是令人愉悦的，可是他太年轻了，缺乏生活历练，最多只能给他个美好的表面而已，而John想要更多，该死！他知道怎么结束这件事，因为他已经遇到类似的事好几次了，他已经厌烦这些。

“对不起，下士，”他温柔的说，轻轻的拒绝这个男孩，“但是我现在并不想找个Sub。”

惊讶混合的沮丧从年轻人眼中闪过，他清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吸引人，但是John却拒绝了他，这让他感到混乱，但这真的是他想要的。John明白稍早他在训诫室的小小表现引起了这些让人无法预料的结果，像这样的年轻敏感的Sub很容易从他早上的教训中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很优秀，先生。”他厚颜的语气不带任何傲慢自大。

“我知道。你很漂亮，也很服从，”John温和的赞扬他。“这是针对你的下士，但是我有自己的规则，我不和自己手下的发展这类关系。”这是个谎话，在军队里一个Top有一个或几个自己手下的人做Sub是很平常的事，也是军事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来没有人对此有过疑义。这个年轻人震惊，他很惊讶他会这么说。

“那并不能说明什么，先生！我不会要求任何特权。我只是想成为你的男孩，甚至没有人会知道。”

John微笑着这个男孩真的很可爱，但是John知道如果让这个男孩留下最后的结果会多么得让人失望。在他过去的生活中已经吸取过类似的教训很多次了，他断然拒绝这短暂的诱惑，希望能够得到真正的爱情。

“对不起，Hicks, 那不是我做事的风格。我很高兴你想把自己献给我，可是答案是不，”他严肃地说。“如果我是单身，我确定这里有很多Top都很乐意接受你这样漂亮的男孩。找个和你差不多年龄的人怎么样？”

“没有人像你这样，先生。”下士叹息着看上去相当的垂头丧气。

“像你这样年轻的Sub服从于一个高级的军队指挥官是很好的选择，”John笑着说。“可是爱，和性，是相当复杂的一件事，Hicks, 我想以后一定会了解的。”

Hicks叹了口气，带着点戏剧性的，由衷的叹息。John忍不住裂齿一笑，他猜想这个男孩的心都碎了，他刚发现一些想要的东西，接着就失去了。John有点同情地伸向这个年轻人伸出手，将他拉了起来。“你会做得很好的，”John告诉他，带着他走到门口，“探险队里有很多好的，强壮的Top, 他们都会喜欢有个你这样可爱的男孩为他们暖床的，相信我。”他打开门将男孩推出去，并在中途重重打了他的臀部一下。下士转过身揉着臀部，愉快的笑容遍布在脸上，

“是的，长官！谢谢，长官！”说着他就走开了。John摇着头，仍然笑着然后走回房间。

“真是要命，没有，不想要的老来。”边对自己叹着气边走向浴室。

当他到餐厅时已经挺晚了，穿着黑色休闲裤子裤，黑色紧身体恤，外面穿这他的黑色皮马甲，他拿了盆吃的看了下周围，看到Beckett医生正坐在Rodney McKay对面时眼睛一亮。John感到他的胃在跳动，认为那是因为太饿了，于是穿过拥挤的房间走向那两个人。

当他走到桌边，Carson抬起头给他个大大的微笑。

“可以坐下吗？”John问到。

“当然可以！”Carson笑着说，但是John注意到Rodney酸酸的瞄了他眼，对着自己的餐盆咕噜了几句。John坐下，看着这个科学家。Rodney就像往常一样散乱，John猜想他是打算留胡须，因为他下巴上的胡渣长得很密了。

“还好嘛，McKay博士？”他问道，打算开始普通的日常交流，但是他马上想到早上发生的事，他退缩了，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话了。Rodney凶狠的瞪着他。

“好，很好。”他叫到然后转向自己的食物。John惊讶的看着这个科学家开始大口大口的将晚餐塞进嘴里，尝也不尝的飞快的吞咽着。

“那么，”Carson侧头看看John，“今天我挺高兴接受了一些你手下士兵拜访，上校。”

“真的？”John挑着一边的眉毛。

“是的，他们都有一点瘀伤和一点擦伤。我想是下午你给他们了一点野战训练的关系。”Carson向着John露出了个大大的心照不宣的笑容。

“他们打成这个去你那里？我的天，好严重的抱怨啊！”John大笑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忍下这些，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处理伤口，我才没脸去医务室让人来照顾我呢。”

“噢，我给他们一点不错的药物，”Carson说道，严肃的表情掩饰不了蓝眼中一闪而过的精光，“虽然味道相当恶心，但是我向他们保证这会让他们很好，而且当然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实质的伤害。”他狡猾的笑着。

John也对他咧齿一笑，Carson是个独特的Top。

“发生了什么？”Rodney满口食物的问着。John真希望能够把他的盘子拿走，然后亲手喂他吃，慢慢的这样他就可以好好的尝尝晚餐的美味了。

“今天下午上校在训练室组织了一次特别的野战实践。”Carson边向前靠向他边告诉他，John觉得自己真的希望Rodney知道发生了些什么。“我想他找了些志愿者，Bates，Hicks，Krettman，Harley，Zeigler，Smith……”Carson停了一下，好让他思考一下这些名字所代表的意义。Rodney停下了咀嚼，看着Carson，John沉迷于那双蓝眸中闪过的他那超级大脑中的每个想法，先是空白，接着迷惑，然后明了，再然后疑惑，最后他的蓝眸对上了John。

“一次特别的野战实践？”Rodney问道，继续咀嚼，和刚才一样快，眼睛盯着John。

“是的，我想让他们了解一些事情，他们不是很了解我，所以我给机会让他们来给好地认识我，”他咧嘴笑着，“我让他们进行了一些运动，每人8次，他们每次都在地上结束运动。我想他们现在了解我更多了。”

Rodney思索着咕噜了几句。他的目光从John身上移开，但是John注意到几秒钟后，他垂着眼睛不时地疑惑的从睫毛低下偷窥他，自以为John没看到。

就这时候一声大叫让餐厅开始嗡嗡起来，三个男人抬头看到一小群人围着两个年轻人，轻拍着他们的背，为他们感到惊讶。

“噢，看Stackhouse给Markham戴上了项环，”Carson温柔的笑着说。John笑着明白这两个人第一次自觉地分享着个盘子，Markham的脖子上带着个崭新的项环。清楚地显示着这件事给所有人，人们都在恭喜他们的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哦我的上帝啊！”Rodney爆发了。“到底是谁搞出这些？每当一对白痴的家伙决定分享一个盘子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变成爱假笑的长舌妇，真是恶心。”

“我认为这很浪漫，”Carson叹息着说，“你不这么想吗？上校？”

“从来没想过。”John答道。

“你从来没想过要给个Sub戴上项环？”Carson像是在做梦一样说着。

“没有。”John摇着头。“太麻烦了，没这个必要。我想Sub比Top更沉迷于这类事吧。”

“不是每个Sub，”Rodney嗤之以鼻。“如果你问我，我会说着整件事都是在浪费时间。”

“你们都没有浪漫细胞，没有个人有！”Carson遗憾的说。

“那么你现在在忙些什么？”John问Rodney，转移话题。“你弄好了Naquada发电机了吗？”

“我快弄好了，”Rodney回答，拿面包站了点肉塞进嘴里。“今天晚上我回实验室开始最后的连接，然后就应该好了。”John努力辨别出他到底说些什么，因为Rodney嘴里塞了太多吃的了。“事实上……我现在就要开始工作了，”Rodney说着就站了起来，边走边嚼着他拿起盘子上剩下的大块面包，塞进自己的口袋里，“再见，Carson……上校。”他朝医生那里露出半个笑容，可是对着John只是僵硬的点头。John看着他离开，沉迷的盯着他的臀部一点点消失。

“他那样的吃法会严重消化不良的。”当Rodney离开视线后，John对Carson嘀咕。

“Rodney做什么事都太快了。”Carson看着John，露出怪异的探索性的表情。“他从来停不下来，这样下去会心脏病发作的。他需要找个方法让自己放松，但是他的大脑老是不停的运作。说句实话，我很担心他。”

John皱着眉。“是指今天早上？”他问道。“我已经尽我所能，希望他至少明白这些。”

“是的，我为此向你表示感谢，上校，”Carson点点头。“但不是单指今天早上的事。只是稍稍的观察一下你是会了解的，Rodney对于自己的仪表是很注重的。”

“真的？”John挑起一边的眉毛。

“我明白，我明白。”Carson无力的摇着头。“我想现在他所表现的正是另一种病症将要爆发的症状。他不再关心自己，我担心他正走向爆发边缘。我希望我有办法让他停下来。或者你有些好主意，上校？”

“我？为什么？我几乎不认识他。”

Carson轻笑着，“上校，我刚才看到你在观察他的臀部，稍早你又向我打听了一些他的私人性的问题，给我的感觉是你对他有兴趣。”

“什么？”John皱眉。兴趣？像McKay这样的男人？一个脏乱的，刺猬一样的外加傲慢自大的家伙，而且已经证明就如John对他的第一印象一样他是显然是麻烦人物。

“是的。”Carson靠向自己的椅子，给John一个狡诈的眼神。

“不，”John吃了一口饭，“我只是想为一次不公平的事件做一点补偿，而且我已经做好了，所以……”他耸肩，不对上Carson的眼睛。

“你想要个Sub吗？”Carson问到，“我不能相信像你这样的人会缺少自愿者。”

“事实上，今晚我刚遇见个！”John笑道，“漂亮的小伙子，在我的房间外等我回去。”

“你怎么处理的？”Carson平静的问道。

“拒绝了他。”John耸肩，“我想只找一个可爱的Sub来装饰我的床。”

“我的天。”Carson喘息着说，“这事直在发生是吗？Sub们向你奉献出他们自己。”

John抬起头，很吃惊，“好吧，如果是说我一直有很多自愿者的确是的。”他们同时也是漂亮的自愿者，他暗自想着。记得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带了许多男男女女上床，但是通常最具吸引力的人最后也结束了和他的关系，而这些并不是John计划的，但是他可以说是越具吸引力的人越是有自信去走出第一步。他记得Melissa，深红色的长发，活力四射的棕色眼眸，当他确定自己是哪种Top的时候，她是他第一个固定的Sub，他仍然能记起将她绑在床上，让她成为自己的时候的感觉。那之后，有许多他都数不清的轻而易得的战利品。他享受和他们在一起，但是说实话他不是很记得他们，而且当他们最后离开他的生活，他都没有做任何事去挽留，他甚至没有尝试因为他不是很爱他们。

“你曾经跨出过第一步吗？”Carson问。

John皱着眉头，“什么意思？”

“好吧，对我来说，作为Top寻找适合的Sub是我一部的乐趣，去了解他们看他们能不能提供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我会计划慢慢诱惑他们。”Carson咧嘴笑，“我喜欢浪漫，上校，所以我喜欢追求我的Sub，美酒，烛光晚餐。我想让他知道他的服从我会回报点什么，我想知道在性爱之后我们至少还能谈些其他什么。我并不是说我从来不去主导什么，但是，和你不同，你

总是自然的流露出一种酷的Top的气息，我却总是要更努力些才能得到想要的。我喜欢每次追逐引起的颤栗感。”

John思索的看着他。“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Sub了，”他倾诉着不清楚为什么要和他分享这么私人的问题，但是和Carson谈话感觉很容易，他认识他几个星期，但是已经很了解他了，本能的感觉Carson将成为他的好朋友。他不知道这个话题自己想要Carson怎么回应，但是他确定不希望他为此嘲笑自己。

“噢，抱歉！”Carson亲切的拍拍John的肩膀。“我不是嘲笑你，我只是想象在婚礼上你的外表你做事的方式，还有你天生酷的感觉……”John为此挑了挑眉，“想不到明白像我这样平凡的人，然后你说了这些，John……你意思那么说吗？”John摇头。“John，祝你好运，伙计，但是你觉得无聊，那些对你来说太简单了，是吗？”

“可能。只是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不可能得到任何东西。我不是说不好，只是我渴望一些更多的东西。”

“是啊看吧，你也是浪漫的，”Carson告诉他，“你在寻找爱情，John，那比性爱困难多了。”

“是啊，”John叹气。

“可能你需要停止只是接受那些主动的自愿者，想想你真正想要怎样的彼此关系，”Carson告诉他。“如果你只是等着周围合适的Sub将他们自己献给你，那么你可能要等很长一段时间，John，我可以看你的单身生活将变成2年，甚至更久。你太习惯于接受那些送上门来的人了，你从来没想过追求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是吗？或者可能你只是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可能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比你自己曾经想象过想要的更多得多，让你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

John皱着眉，“你又在说Rodney McKay了吗？”他问道。

Carson笑着。“你的确在观察他的臀部。”

“这人是粗鲁的，讨人厌的，带刺的，傲慢自大的，这是你在说的！”John要着头回答。“毋庸置疑的他是个疯狂的科学家，看他那可怕的发型和带着咖啡渍的衣服，到底为什么我要对他感兴趣？”

“我们不再是在地球上了，John，”Carson再次拍拍他的肩膀，“而且我相信你想要点比漂亮的自愿的身体更多的东西，对吗？他不是通常的类型，但是你怎么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当你只是接受送到面前的东西而从来不去想想自己真正想要寻找的东西。Rodney不是那些可爱的，空无大脑的年轻Sub，他只比你小几岁，而且他大概是这两个星系里最聪明的人，我有把握他足够聪明来抓住你的注意力的。确他缺乏社交技能，天知道他缺少一点神经，需要一些向导，一个好的强壮的Top能给他的指导。可能你在寻找的就是挑战，John。如果是那么我告诉你没有比Rodney McKay更大的挑战了。”

“你说一旦我碰他，他会咬我的。”John提醒他。Carson笑笑。

“我说过，而且他的确会这么做。如果你要等他出现在你的房间外面，将他自己献给你，那么你将在一个长期的等待之中。如果，无论如何你想要些更有意义的事物，那么Rodney McKay可能就是你想要的。那是件简单的事，但是既然你一生都很顺畅，而且你也厌倦这种顺利了，那么可能现在就是尝试些新东西的时候了。”

John坐回他的椅子，盯着他，“我看不出你是恶作剧还是明智的，”最后他说。Carson给个顽皮的笑容。

“可能都有点，”他说。“但是当我见到你时，我就看见个强大的吸引力焦点，你的事业已经达到了你能达到的最高点，军队你没有任何人对你有一句怨言。你是他的榜样，你看上去在你的生中没有走错过一步，这些都使我有点着迷。你明白的显示你的壮志雄心，但是我猜想你是否曾经用过一点点的时间去注意你的其他需求？在某些方面，我想你很了解你自己，John，但是在其他方面，你点也不明白。也许现在是时候去找出醋酷的表面下面的东西了，也许到时候我们都会感到惊讶，包括你自己。”

John看着他，感觉有点窒息。从来没有人这样跟他交谈过，再说，他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军人，像他一样他们很少对任何事做如此深入的交谈，而且，如果John诚实点，他必须承认过去他都一直避免这类谈话。Caron是个成熟的人，而且他看上去很了解人心。也许他是对的？虽然Rodney McKay……John记起早上Rodney侧着身接受拍打时眼中流露出的情感，感到自己的心脏在胸口跳动着，他记得当看着他被公开训诫时自己必须努力去控制逐渐上升的怒气，记得那感觉多么不好。John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绪，不确定怎么处理，所以就将它们甩到一边，但是，和Carson谈过之后，这看上去像是个懦弱逃避的处理方式，而有一件事John相当确定，那就是他不是个懦弱的人。

Carson站起来，向他点点头。“好好考虑一下，John。”说着，他带着那种闪亮的微笑离开了。大部分他都是对的，John看着他的餐盘，突然感到不再饿了，他记得自己看到Rodney吃东西那么快时的感觉，记得自己是多么想从他面前把盘子拿走，亲自喂他，而在他过去的岁月里从来没有过这种冲动，他遇见过些Top是禁不住从自己的盆子里喂食物给他的Sub，但John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冲动。对他来说，那看上去是个相当大的麻烦事，他的Sub有手，所以他明白为什么他们需要他来喂食。分享一个盆子是个大事件，那标志着对人们真的拥有分享彼此，John一生中还没有对任何人认真过。无论何时当他过去的爱人们提议也许是时候分享一个盘子的时候，他总是笑笑，然后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这些的时候，就会走出了他的生活。然而现在他却在考虑和一个没有给过自己一句好话的人分享一个盘子。

一个挑战？对次Carson的确是对的！在其他方面Carson也是对的，他的确在观察Rodney的臀部，而且自从见到Rodney以来，一直对这个男人保有一些陌生的想法和感觉，他身上正在发生一些事，一些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他想他必须自己去找出结果。

John下定决心，推开盆子，站了起来。Rodney说他要回实验室，那么在他回房间的路上可以去那里逛一下，看看是否能和他有所进展。

~*~

Rodney McKay自言自语着到实验室。他是完全明白刚才和Carson，还有新的军队指挥官，一个原则上他不信任的人的谈话意味着什么。Rodney和军人经历过许多，而大部分都是不好的经历。他想至少能有一部分是他的错，他知道他说的和做的让那些军人烦乱，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改变状况，而且也并不是真正想这么做，所以他就必须这样过下去。

当Rodney回到实验室的时候，那里一片漆黑，他暗自嘀咕着他直叫Radek留一盏灯，因为Rodney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下班的时候，当他晚上失眠症发作的时候，他经常半夜起来工作，他不必在黑暗中摸索就能准确的避过障碍物，打开灯，走向自己的工作区。

“嗨，Rodney。”一个声音在他背后发出，他转身，看到Bates军士正坐在Radek的工作区中，吓了一跳。

“你到底想干什么？”他生气的叫到。

“我要你。”Bates站起来，走向Rodney。他一步一步沉重的走向他，全身的肌肉在皮肤底下奋起。Rodney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又一步，最后被逼到墙边，背靠着墙，无处可退。

“你在威胁我？”Rodney尖锐的质问，如果让这个傻瓜知道他被他吓到了，情况会很糟糕，“如果是，我会投诉你，军士。”

“真的吗？或者是我投诉你？”Bates靠近他，侵占着他的领域。

“今天早上你已经成功地得到了你合法的无理要求了，”Rodney叫到，“那还不够吗？”

Bates盯着他，眼神带着古怪的热切，他直直的盯着Rodney的嘴唇，让他感到心神不安。

“今天早上……不，你知道的，今天早上只是让我想要得更多，看着你，加热你的屁股……让我想知道当你在我的皮带下蠕动时你会有怎样的感觉，Rodney。”

Rodney瞪着他，“你在做梦，Bates，”他叫到，试着把Bates推开，可是他抓住他，猛地把他压制在墙上。Rodney的头砰得撞在墙上，一阵无助感蔓延全身。这些该死的家伙，他们是比那些穴居人好一点点，他们竟敢这样对他，还有该死的自己，为什么就从来没有办法处理这事。

“小心，军士，”Rodney警告道，“我可以投诉你。”

Bates摇摇头，“谁会相信你？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是为今天早上的是报复我。”

Rodney闭上眼睛，头重重的撞在墙上。Bates说得不错，看上去他下半辈子都无法摆脱这件事了。

Coming Home

Part Two: Propositions(2)

“你想要什么？”Rodney张开眼睛，平静的问道。他吃惊的发现Bates看他的眼神并没有任何怨恨，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Bates饥渴的盯着Rodney，“你现在没有Top，是吗？Rodney？”Rodney猛地意识到他的意思，他惊恐的看着他。

“没有，而且我也不想找。”

“我会照顾好你，我会保护你，绝对不会让其他人碰你，他们不会再来烦你，”Bates说着，眼睛仍然盯着Rodney的嘴唇。

“不必了，我不感兴趣。”Rodney叫到他试着推开Bates走出来，可是Bates再次抓住他，猛烈的把他压到在墙上。

“你让我等的时间越长，当你最后屈服时，我都会一回报在你的屁股上。”Bates警告道。

“哈，真是诱人的前景啊，谢谢啦，”Rodney辛辣的回击，“告诉我，Bates，到底为什么你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会对你这样的士兵感兴趣？唔？你的朋友是个傻瓜，而你则是个笨蛋。告诉我这有什么吸引我的？”

Bates紧绷着脸，“你想有人粗野的对待你，”他低沉的咆哮着，“我可以那样做，我是个严厉的Top，Rodney，你是要那样不是吗？你想被屈服被干，我会干你，以你一生从未经历过的激烈方式干你。”

“多么浪漫啊，”Rodney作了个鬼脸，“你真的了解怎样用花言巧语将个Sub骗上床，Bates。听着，我不知道你想玩些什么，但是答案是不。”

Bates伸出手，手指沿着Rodney的脸颊抚摸着。Rodney轻颤，Bates咧嘴笑着。

“很好，我喜欢的我的Sub有这种反应。”他咕噜着。

Rodney摇头，“我不是你的Sub，Bates。听着，到今天为止你所表现出来的都是轻视我，为什么突然对我感兴趣？你想要一个战利品？你想要在你的同僚面前炫耀，让他们明白你不是他们直所想的那种失败者？唔？是这个原因吧？”

Bates脸上一阵暗淡，“你知道，你那么聪明的人有时真会让人无言以对。”

“常有人这么说，”Rodney转动了下眼睛，“但是我仍然对你突然如此的对我感兴趣感到疑惑。我想你的朋友和所有其他听说过的人都会告诉你我是个多么蹩脚的Sub。所以你到底为什么对我感兴趣？”

“这可能就是一部分的原因，我喜欢鞭打你这个想法。”Bates特地加重了“鞭打”这词，Rodney感到有一阵颤抖。“我喜欢总是让你蠕动。你是个如此傲慢的家伙，想想你比任何人都聪明……”

“我是！”Rodney插嘴。

“折磨你很有趣，但是今天早上看你的屁股被拍打……我想要更多。我要这个屁股。”Bates的手滑过Rodney的腰，抓住他左边屁股，用力挤压着。Rodney无助的看着他，他很清楚Bates眼中所表达的意思，就像在学校操场里一些孩子在背后追着其它的孩子，想要抓他们的头发把他们弄哭，不是因为不喜欢他们，反而是因为喜欢。他不怀疑Bates是真的对他感兴趣，但是也是那种能够吸引他的Top。他确信这里有些Sub会因为这种行为兴奋起来，但是也是其中之一。

“把你的手放开，Bates，”他冷冷得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Bates看着他，舔着嘴唇考虑着。Rodney知道他显然是想确认下一步做什么，看看Rodney是在装一个腼腆的Sub，还是他应该离开。最后，他退后。

“那么让我等吧，但是记住我说的，当你最后爬上我的床，你的屁股要为此付出。我会得到你的，Rodney。”

说着他就退开，走出房间。Rodney在那里站了会儿，让自己呼吸平静下来。该死的，即使没有这些他的生活已经是够糟糕的了，他考虑是不是该告诉别人这件事，可能可以和Carson说，但是他又为自己不能妥当的解决问题感到羞辱。在Rodney想来，可能Bates觉得对他感兴趣，但是就像那些一小部分愚蠢的Top一样，他看上去只是想要一个可以用来炫耀的被他驯服伏跪在他脚边的Sub。Rodney对这种Top一点也不感兴趣。事实上，他目前还不完全确定自己对哪种Top感兴趣。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个Sub，他太暴躁，太聪明，该死的比大部分Top聪明，同样也太固执了。他要么就是耗尽Top的心力然后甩开他们，自己也精疲力尽，要么就是他们粗暴的对待他强制他守规矩，那样他又会有无法想象的被限制感，无法呼吸无法作会自己，然后当他的工作开始遇到挫折，他就会离开，因为没有任何事物比他的工作更重要。他曾经尝试自己做Top，可是很快就发现根本就不可能。现在，他完全放弃去寻找适合自己的Top，因为性是件复杂的事，而交往更复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经明白过什么是交往。虽然他告诉自己那是因为自己是个天才，普通人无法控制，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仍有一点质疑，暗示那不是因为他的天赋而是因为他自己。在某些方面，他知道他自己相当明显的不可爱，所以每次交往的失败都没什么可吃惊的，而那些凄惨的一夜情更是一次又一次得向他证实这一点。他最近的一次性经历是个军人，Rodney错以为是个强壮安静型的Top，结果却是场灾难。他发现那安静的背后隐藏的是彻头彻尾的笨蛋。那个男人太简单，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才智，当Rodney发现这一点就很难对他保有任何尊敬，Rodney无法顺从一个他一点也不尊敬的人。他想也没想就结束了这段关系，当他十分明确的对这军人指出了这些观点之后，他吃惊的发现笨蛋军士变成了复仇军士，并开始煽动他的同僚给Rodney制造麻烦。在那之前，Rodney和军队的关系一直还算平和，他的工作一直需要他和军队接触，虽然有时候他觉得军队的反应真是难以置信的慢，但是首先他也要承认他们的价值所在。

这时候门再次打开了，Rodney抬头，他的心脏飞快的跳动着，猜想是不是Bates又回来了，但是他看到了Sheppard上校站在那里。

“你想干什么？”Rodney叫到，精疲力尽的只想一个人待着。

“只是想来看看你。”Rodney面无表情看着他。

“为什么？”最后他问道，“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原因，如果我的办公室说这种话你不会觉得怪异吗？总之你们这些军队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看这是我的实验室，我不希望你或者任何你的人

不经过我的邀请下来这里，明白了吗？”他的胸膛上下起伏着因为他几乎是大叫出最后几个词的。Sheppard上校看着他那双棕色的眼睛冷冷的带着点怒气。

“是的，明白了，博士。”

“很好，我知道你想了些办法骗Carson让他认为你是个好人，可是你不可能骗得了我，上校，”Rodney大叫，他的心脏仍然狂跳着为了早上的羞辱，为了他的缺乏睡眠，为了刚才Bates的事。早些时候，在晚餐的时候，他想也许Carson是对的，John Sheppard是个好人，但是Bates让他明白不能将防护墙放下哪怕只是一秒钟。John Sheppard穿着军装，这点足够让Rodney把他视为敌人。

“我明白了。”Sheppard眯着眼睛看着Rodney。“很好，没问题。你解释得相当清楚，McKay博士。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再打扰你了。”他说话的强硬口气让Rodney呆了呆，他看着上校离开房间，背僵直着，然后，终于，感谢上帝，Rodney可以一个人待着了。

他虚弱的坐在椅子上，盯着眼前的空地，试着集中精力，手脚不安的移动着，充满了忧虑。在地球的最后一点时间里事情都变得很糟糕，他想来到这里可以从新开始，可是看起来厄运一直跟着他，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些。无论他做什么看起来都适得其反，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他热爱他的工作，他喜欢这个城市，喜欢在这里发现的古人科技，但是发现与人相处还是和过去一样艰难。如果所有人都像Carson一样懒散，或是像Elizabeth一样冷静镇定就好了，可是这不可能。他知道他并不受欢迎，但是即使如此，今天早上走进那个房间被嘲讽……他的心被再一次的重击了，强烈的觉得自己快病发生亡了他的眼睛季动着回忆着那痛苦的几分钟，他不得不俯身在刑架上，在那群狂吠的人前接受惩罚。对于新的开始也太过了！而且很痛，该死的，深深的痛刺心扉，他的心灵被伤害了，没法子和人接触，让他们喜欢他。难道他不明白没有他他们都会死在这里吗？离家那么远，甚至没有办法联系到地球。可能是因为Sheppard上校的DNA让他无论走到哪里城市的灯都会跟着亮起来，但是是靠Rodney的技术才让Atlantis持续运作，Rodney聪慧的头脑揭开了沉睡在大海下数千年的秘密，Rodney无可替代的天赋让他们存活，然而甚至他显赫的功劳也不够让他们留下好印象，重现他他就像在家里样，在这个飞船是系里失败了。

Rodney试着返回他的工作，但是发现自己不能集中思想。无论他怎样把这些抛到一边，早上事件的记忆仍然时常出现冲击着他他介意那次惩罚，虽然很痛，但远比耻辱好得多，还有当他俯身刑架时第一反应竟是种带着点绝望的顺从。那很陌生，因为以前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司法处罚。才十几岁时他就被迫提早成熟，因为他在17岁时获得的第一个学位，必须和比他大很多的人一起生活，努力适应，但是却一直因为年少和过于突出的才华被孤立，然后，当他刚过18岁生日，他的父母就死于车祸，他必须回家照顾他的小妹妹。作为唯一的财产收益人，Rodney很容易在家里度过他的学生生活，这让他更加远离了同龄人，但是他想为Jeannie做个好榜样，既然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在这个家里他必须做个成年人。

他一直表现出一个优秀，正直，守法的公民，他可能行为粗鲁，有张尖酸的嘴，但是那不违法，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除了那盆果冻，飞出他的手直直的打在Bates的额头上，那让他们都很吃惊，他没想过发这种事，仍然完全无法想象他做了这些。同样的他对此感到很抱歉，现在他在这里，感受着周围的人给予的厌恶，即使早上的事他不能让他们改变想法。

他想起那些就一声冷汗。他记得，站在门边……和Peter的那段对话，现在已经是一边空白……Peter眼中不舒服的感觉，因为比起Rodney不喜欢忍受这次惩罚，Peter更不喜欢执行这件事，因为Peter

知道Rodney有多聪明，而且很敬重他的工作。然后是慢慢的……当他松开裤子时无法言语的羞辱，还有必须像个罪犯一样让自己接受惩罚，所有一切都是羞耻。他记得当他侧着头抓住那架上的把手……Sheppard就在那里，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切。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带着虚假的关心，就如同他的士兵一样嘲讽他。

Rodney抓起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用他所有的力气扔了出去，然后站在那里，喘着气，看着地上一堆凌乱的电线上损坏的电脑。

“好吧，”他紧闭的嘴露出一个固执的笑容，“你们可以不喜欢我，但是看你们没有我怎么活下去。”

他思索着环视着实验室。他脑子里有一长串项目，他想有时间的时候去研究，那么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当他有时间可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时，要让自己陷入这个城市的配备工作，去协调Naquada发电机，一个和Atlantis并不十分兼容的科技。哦，他会让城市处于风险之中，毕竟他和其他人一样想好好活着，但是他会再顺着他们的步调了。Elizabeth已经按优先级安排好了一个项目列表，Rodney也同意她的安排。不管他带刺的态度，他直喜欢团队工作，他喜欢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让他感到自己是属于那里的，是必要的完整的，而且Rodney喜欢感到自己被需要着。如果他不能受欢迎，那么他至少可以是必需的，但是现在他完全不在意这些。今天早上之后，他不再考虑这些，可能这事曾经发生过，可是Rodney没有去透彻的思考，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动机，他所知道的是他被伤害了，迷失在自己的伤痛之中，他的反射动作则是按照他唯一知道的方式去做。

Rodney找了另一个笔记本，仔细的浏览着列表，他在内心删除那些不感兴趣的项目，插入一些自己想要的。然后，他恶劣的笑着开始工作。

~*~

早上6点，John Sheppard被哔哔的无线电声吵醒，他迷迷糊糊的拿起无线电，清清嗓子。

“Sheppard。”他沙哑。

“长官？我是Hicks，嗯……我们没有能源中断吧，”他说到，John伸手打开灯。

“我这里没有，你在哪里？”

“在我的房间里，长官。”

“会不会是……保险丝断了？”John暗示到知道这很荒谬，因为这个城市不用电力运作。

“整个军队都没有能源，长官，我们整个楼面都漆黑一片。”Hicks说道。

“好，我会处理的。”John的腿在床边晃荡着将无线电转到了实验室，觉得自己的胃一阵下沉，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和Rodney谈话，坦白说，在昨晚之后，这个世上他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这个。

“McKay博士？”他用尽可能冷静的声音说道，而这博士的回答确是无礼的，“我很忙，最要紧的事。”John握紧拳头，默数到三才开口道，“是很重要，我的那里都没有能源。”

“没错，我知道。”Rodney回答。John思索了几秒钟，这是他期待的回答，Rodney看上去点也不吃惊。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他冒昧的问。

“我在做一个实验，需要能源，所以我转移了一些。”

“好吧，”John皱着眉，“为什么从我的房间里转移？”

“噢，总得从些地方转移。”Rodney叫到。

“所以你的选择和昨天早上的事没有任何关系，是吗？”John也对他叫到。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Rodney说着就切断了无线电。John叹息着起床，明白自己必须亲自走一趟。他穿上制服，没有洗脸就跑向实验室，凌乱的头发竖在头上。该死的Rodney McKay，他比John第次看见他时所想的更麻烦。Carson是个傻瓜才会认为John会对这么个绝对令人气愤的叛逆家伙感兴趣。John没有敲门就闯入实验室，不管昨晚Rodney和他说的那些。Rodney一个人在实验室里，从他的仪表来看，John怀疑在昨晚的交谈后他没有离开过这里。

“McKay博士，你不介意告诉我什么试验那么重要，你要从我的房间转移能源？”他问道。Rodney带着恶毒的笑容看他一眼。

“我可以解释给你听，但是我很怀疑你是否是听得明白。”

“说说看。”John双臂交叉环在胸口。

“那是浪费时间，”Rodney轻快的回答，继续工作，“你太笨了，不会明白的。”

John放下手臂，走向他。

“你说什么？”他危险的说道。

“笨，”Rodney只是飞快的向他这边瞄了一眼，“太——笨了——不会——明白。”

John用尽全力，艰难的忍住想要一把抓住他的领子摇醒他的冲动。

“很好，希望你不会太笨，能明白我说的，”John说道，“五分钟内把能源转回我的房间，不然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

“能说详细点吗？让我知道是些什么不愉快的事？”

John慢慢的露出了笑容，一个令人恐惧的笑容，“不，你可以自己想象一下会发生些什么。”

说着他大步走出房间。他火大的踱步回到房间，他曾经和很多难相处的人一起工作过，但没有个会像Rodney McKay这样让人如此愤怒。看着那自大外加自鸣得意的笑容蔓延在他那尖刻的嘴角，John真想……他不确定自己到底想怎么做，但是他确定要把那假笑从McKay的脸上抹去。让John失去冷静并不容易，但是刚才在实验室差一点就那样了，很少有人能像那样揭开他有礼的外表，这让他感到吃惊。John回到他的房间，打开无线电。

“Hicks，有能源的时候告诉我一声。”他嘟囔着。

“刚有能源了，长官。”

“很好。”John深深地吸了口气。看来无论Rodney McKay有多让人讨厌，至少他知道当自己站在薄冰上时该干什么，至少John找到个方法来对付这问题科学家。John开始冷静下来，当他脱下衣物去洗澡时，已经觉得开心多了。Carson绝对错了，他对Rodney McKay没有兴趣，他几乎被这个家伙激怒了，超乎想象的愤怒！John打开水龙头冲洗泡沫，然后一声惊叫，因为一股冰凉的冷水冲在他的身上，同时灯也暗了下去。他跳出浴室，四处寻找毛巾，然后拿起无线电，但是拨了McKay很多次都没人应答。John气愤地不耐烦穿上袍，简单的将毛巾在腰间一裹，就直直的大步冲向实验室，冰凉的水滴一路延伸。

当他闯入实验室时，Rodney仍然个人在那里，抬头惊讶的看着他半裸的，狂怒的，滴淋淋的身体，Rodney睁大了他的蓝眸，眼光闪烁着，视线不安的滑过John赤裸的胸膛。

“嗯……”他紧张地说，当John走近他时，向后退着。John停在他面前，对他露出一个危险的笑容。

“你能给我个解释，为什么我刚才会洗个冷水澡吗？”John质问着。

“我对别人的私生活不感兴趣，”Rodney挖苦道，那张不老实的嘴微微弯曲露出一个模糊的假笑。“如果你觉得你需要一个冷水澡，那也是你和你的Sub之间的事，尽管可能你应该找个更关心你的Sub，不知道你是不是指这个。”

“我没有Sub。”John回答道，“我房间里没有热水，也没有灯光。”

“噢，抱歉。如果你有个Sub，你可能就不会如此心绪不定，就不会只穿着毛巾到处跑。”

“Rodney，”John保持语气温和，“你应该知道，我没有灯和热水是因为你把我房间里的能源转移到你的实验上了。”

Rodney对他眨了眨眼睛，“噢，你要我恢复军人房间的能源，我照做了，但是我必须找其他地方的能源代替。看上去你很坚持你的人一定要有能源，那么我想你会很高兴为他们的利益做些牺牲。”他轻快的回答，然后偷偷的瞄了John一眼。淘气从他的眼中一闪而过。John平平的盯着他会儿，然后，突然他觉得所有的愤怒紧绷一下子都消失了。天，是的，Rodney McKay是个麻烦，但是，天知道，他是个可爱的麻烦。

“好的，没问题，让我们来好好处理这件事。”John温柔的说，“我会到你的房间去洗澡，我打赌那里有能源。你将在今天晚上及时恢复我房间的能源，让我可以使用，而且那之后要保持我房间的能源。那么我们就不再讨论这件事。”

说着他就转身向门口走去，突然为自己赤裸的胸膛和赤着的脚，还有露出的一段有些白皙的大腿感到一阵脸红。

“你确定不想为这件事去Elizabeth那里？”Rodney在后面叫他。“不管怎么说，这是你们军人喜欢干的事吗？”

John慢慢的转过身，满意地看到Rodney眼中掠过的忧虑。

“噢，我不认为我需要那么做。我认为我自己能够处理好你的事，McKay博士。可是你应该小心，你可是逼得我很厉害啊。”

Rodney看着他眼中带着怀疑，然后他耸耸肩，哼哼着继续他的工作。John又眯着眼睛盯了他会儿，然后离开了。

几天后，Rodney McKay博士私自利用能源渐渐蔓延整个城市，大规模周期性的能源暂停，各种不同的技术故障，都是由于他神秘的实验。最后，Elizabeth把他叫进办公室，命令他只能进行她所批准的项目。然后，三天后，John一点也不惊讶地看到Rodney McKay再次进入训诫室。这次的惩罚是因为他不遵从Elizabeth女士明确的命令。看上去整个城市都被这个科学主管激怒了。这次来参加的人甚至比第一次还多得多，虽然John再一次的发现Rodney手下的人都没有来。他觉得这点很有趣，就像有关Rodney的事都很有趣，即使他是个讨人厌到无法想象的家伙。经常听说Rodney对下属很凶，很不礼貌，John想至少会有一两个他的属下会很高兴看到这个恶劣的工头被惩罚，但事实是看上去并不是这样。

John犹豫着是否要参加这次的训诫，他不想去，但是知道他这次不能不去。所以他找了个位子，看着Rodney冲进房间，这次的状态看上去和他上次接受惩罚时的完全不同。这次他比以往都邋遢的多，当他抬起眼中闪烁着狂躁的情绪。John再一次被Rodney侧着的脸和在那张脸上的神情吸引，恍惚的看着那双蓝眸中的挑衅，叛逆，John震惊的发现McKay所作的一切都只是虚张声势。他很简单，只是跑得太远了，John猜想他要跑到哪里才能停下。因为几天前的几次口角，John想从Rodney的痛苦中得到一些满足，但事实却和上次一样，当他再次看到Rodney眼睛深处蔓延着的无助绝望，他发觉自己开始生气，紧握拳头。John高兴得看到最后惩罚终于结束了，大批的人群分散到城市里。Rodney装着没注意这些，自言自语的离开房间，回去继续他钟爱的实验，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

John走到餐厅，看到Carson在那里，喝着咖啡，阅读着医学杂志。

“嗨。”John疲惫的叹息着坐下。Carson只是扫了他一眼。

“嗨。”他简短的咕噜了一声。John皱起眉头。

“怎么了？”

Carson放下杂志，看着他。“我想你刚从剧院过来？”

John耸肩，“是的。只是……你知道……想要远离下整个城市的情绪。”他说着谎话。Carson蓝色的眼睛认真地观察着他。

“我以为你会进一步，表示你对Rodney有兴趣。”

“噢，我试过了，相信我，”John斥鼻到“他不可能接受的。”

“他把拒绝你了？”Carson敏锐的看着他。

“拒绝我？我们根本没到那种程度，”John苦着脸，“实际上我刚走进他的实验室就被他赶出去了。他很明确地指出他对我说的任何事都不感兴趣，比起围着个不受控制的Sub转，我有更好的事去做。”

“噢，是这样。”Carson靠向椅背，评估的看着他。“那么，让我们把事情理清楚。你去见Rodney，带着你那迷人的、懒散的微笑，然后，当他没有马上陶醉的上你的床，你就认为要他接受你太困难了，决定放弃？”他怀疑的挑起眉毛。John觉得脸一阵红晕。

“停，Carson，”他叫道，“不是这样的。我甚至不确定对他感兴趣，现在我更了解他了，我想我可以坚决地说我对他没兴趣，所以不要把他那些倒霉的事归罪于我。那个家伙是失控的，该死的我没有责任去照顾他、教训他。”

“是吗？”Carson温和的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在那次Rodney为了果冻事件被惩罚之前，他从来没有被公开训诫过？”Carson问道。

John皱眉，“真的？难以置信。”他斥鼻。

“真的。Rodney是脾气不好、喜怒无常，但是他从来没有惹过麻烦。他能很好的融入团体，John，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相当守法的人。”Carson说。John想了会儿。

“噢，好吧。很遗憾听到这些。但是我仍然不明白他怎么变成我的责任了。”

“那么现在想想，”Carson坦率地说。John明显地感觉他被另一个Top压制住了对他来说这真是个不寻常的情形。Carson站起来，俯身向前，“看你的性生活是你自己的事，如果Rodney不愿为你做这些，那么很好，我不在意这些。但是不管怎样，你欠他一份，John。”

说着，Carson收起他的杂志和咖啡杯离开了。

John坐在那里，感觉有点窒息。他认定Carson是那种表面上装出温柔、随和样子的Top，实际上背后一直藏着个大大的该死的桨，一旦你走出控制线就会狠狠地打你一顿。他不完全确定自己是否是过了他那条线，但是他不情愿的猜想着Carson有自己的准则。Rodney McKay现在是明显的失控了

而他的失控至少有一部分是Bates的那件事促成的，而且看上去整件事的发生都是在John的监督下，哦，是的，整个过程都是他确实对McKay有些责任。他仍然对这个男人做他的Sub这件事不感兴趣，那疯狂的想法绝对没有了，但他可以做些其它有帮助的事。

就在这时，餐厅的灯都熄灭了，让他们处在一片漆黑之中。John叹着气，“照Carson说的做，或是让我们的余生都处在灯火管制之中。”他咕噜着。

Coming Home

Part Three: On the Team(1)

“你想要我加入你的队伍？”Rodney怀疑的皱着眉。

“是的，”John点点头，努力不让自己的手指在背后打大叉。他不清楚这个好计划，或者是个相当相当坏的计划，但他认为这值得尝试。Bates的事明显对Rodney打击很大，至少他可以试着给他点事做，让他显示出自己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值得重。

“为什么你现在来问我？”Rodney问到，“我的意思是你测试过Parrish，Grodin，Collins，Lewis，甚至是Zelenka……”John和Rodney突然一致的战栗了下，就看到Zelenka看看周围，瞄了他们一眼，然后马上在他的工作区后面蹲下。“那么，你现在是没有人可找了，只能来找我？”Rodney挑起一边眉毛。

“不，我应该第一个找你，”John认真地说，“我只是不确定让科学主管出去作战，身处危险之中是个明智的行为，通常我们都不会这么做，这就是我一开始没找你的原因。但是事实上，我们需要最好的科学家，而你就是最好的。”

Rodney锐利的眼光柔和了些，John回以一笑。

“我们还迫切需要一个ZPM，这点你和我一样明白，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

“是的，我们急切需要，”Rodney沉思着，“这座城市暴露在外没有防御系统，除非找到个ZPM，不然如果Wraith（绿族）追过来，我们完全没有机会获胜。”

“我真的很担心我们是否能够活下去，如果我们不马上找到个ZPM。”John小声说到，环视着实验室，确定其他人都没有偷听。

“嗯，很好，很高兴你最后终于能够正确判断，找到了正确的人，是吗？”Rodney说着，胸膛自豪的挺起。John点点头，保持着笑容。

“很高兴你能够加入，McKay博士。”他说着，升手轻拍Rodney的手臂。

John不认为对于Rodney的第次外出任务能有什么可期待的，而且他已经做好准备应付他将带来的一切灾难，因此他很惊讶的发现Rodney对这次的任务感到很兴奋，他很准时等在门边（事实上他

还早到了几分钟），穿着适宜的野战马甲，腰上挂着一把枪。下巴上仍然有一丛胡茬，头发也乱作一团，但是至少他的衣服是干净的，算是进步了。John集合了他的队伍，察看了一下所有人，迄今为止他尝试了各种不同的队伍组合，但是没有一队伍能够很好的凝结在一起。他很确定需要Teyla在队伍里，她是个战斗技巧娴熟的战士，而且她认识当地居民，所以让她加入是无庸考虑的事，今天他还尝试起用了个表现出色的年青中尉，以及Rodney。

当他们走出星门之时，Rodney显然很紧张，John在他身边保护着，然后吃惊的看到Rodney兴奋的冲向一些古老的遗迹，开始研读上面的一些古代字符。

“好东西？”John问到，看着Rodney像只吃了迷幻药发狂了的兔子一样到处蹦着，忍不住笑了，他从来没看到过Rodney有这样一面，有些出乎意料的可爱。

“好是非常好！”Rodney高兴的大叫着，“这些遗迹上的信息是无价的，甚至有可能说出哪里可以找到ZPM。”

“很好，那么你要多久来转录这些？”

“我不清楚，几小时，可能几天。”Rodney愉快地说着，让John感到心情一阵下沉。

“那么好吧。”他叹了口气，叫Ford和Teyla过来在周围巡视。Ford像只小狗一样在周围跳动着，在Teyla面前卖弄着，John只能对自己笑笑。John很明白一些最让人想不到的人是top，反之亦然，一个人平时的日常行为并不是他性倾向提示。然而他可以用他所有的钱打赌，Teyla是个top，Ford完全是个傻傻的sub，炫耀自己的一切来引起Teyla的注意。John自己也经常遇到这类事，而且他觉得象Teyla这种强硬坚定的top对这类行为一定也很熟悉，她可以自己解决这些，不需要他介入拯救她。甚至她可能在考虑让Ford做她的sub。就John所看到的，可以认为她是单身，没有其他的Athosian人分享她的房间，她对Ford很亲切，同时也从来没有放松警戒，或是她的任务心烦意乱，这样的表现很好，几分钟后Wraith出现了，枪声响起。

“撤退！撤退，撤退，撤退！”John向Rodney大叫，跑向Rodney，抓住他的马甲，同时转身向后面追来的Wraith射出一排子弹。不需要说第二次，Rodney抓起他的笔记本电脑，直冲向星门。John掩护着他，向Wraith开火，然后跟在Rodney后面飞奔。当他们快要抵达星门时，一个Wraith出现在门边，阻挡了他们的去路。John开火打倒了这个家伙，然后看见另一个Wraith出现在那里，太晚了，枪口已经对准了他，时间变慢了下来，John朦胧的听到一声尖叫，“小心！”然后他被撞到一边，当他倒地时他看到Wraith朝着救他的人开了一枪，John翻身起来看到Rodney躺在他身边，闭着眼睛看上去完全彻底的死了。Teyla跑上来打倒Wraith，让John有时间拖着Rodney的身体穿过星门，他的队伍到家，防御罩放下，John马上跪到Rodney身边，手指搭上他的脖子，John自己的心脏飞快的跳动着，他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如同打鼓的心跳声。当他的手指下感到一股强烈的脉搏，一阵轻松划过他的身体。

“他被Wraith的击晕枪打到了，”Teyla走到他身边，向下看着McKay，“他会被麻痹几个小时，但是很快会痊愈的。”几分钟后Carson带着手推床赶了过来，Rodney被送入医务室。“我想，”Teyla慢慢地说道，看着远去的受伤的科学家，“我必须修正我对McKay博士的第一印象，他很勇敢。”

“是啊，你我都是，”John严肃的嘀咕着。

Elizabeth女士很不高兴。

“你们每到一处，Wraith总是马上就跟着到达，”她绕着桌子踱步，“我想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我们当中有间谍。”

“我觉得这难以置信。”John摇头。

“你必须承认每次你们穿过星门，Wraith不久就出现了这很奇怪。你过去的9次任务中5次是这样。”

“那么你开始注意到什么人吗？”

“你呢？”Elizabeth挑起眉毛，“看我不是归罪Teyla，但是我们了解Athosion人多少？”

“不要朝那个方向想。”John严肃地说，“Teyla的人民仇恨Wraith，他们不可能出卖我们。应该是别的什么人。”

“不可能是我们的人。”Elizabeth同样严肃地说道。

“我确信Teyla也会这么说她的人民。”John叹气。

“可能，但是我必须防范，我可以为我自己的人民担保，但是这里有许多Athosian人我甚至不认识，所以我打算逐一会见Teyla的人民。同时，所有的外出任务全部暂停，直到我们弄清真相。”Elizabeth认真地告诉他。John点头，她是对的，即使他不喜欢这样发展。

他走到医务室看到Rodney躺在那里，眼睛朦胧的眨着。

“你好的Rodney，”Carson告诉他，可靠的手亲切的拍着Rodney的肩膀，“击晕枪侵袭了你的中枢神经系统，但是影响很快会消失的。”

John走到床边，对着Rodney微笑，“那么，你明白我们在外面保护你，对吗？不是反过来，”他轻声斥责着。Rodney看着他，那对蓝眸仍然一眨一眨的，这是他现在能做的唯一反应。John苦笑着摇头，“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把我打晕，代替我挨了一枪，特别是你不知道那只是击晕枪。”

“Eggy ixted，”Rodney目瞪口呆的回答，大大的蓝眸中显示着惊讶，如同John一样吃惊自己会这么做。

“我想是说‘不能反应’”Carson帮着解说。

“好吧，还是样，谢谢。”John再次笑笑，轻拍Rodney的肩膀，转身离开。

“我告诉过你他很适合团队活动。”当他经过时，Carson咕噜到。John停下，看着他。

“我相信你，所以让他进入我的队伍。”他说。Carson点点头，John也对他点点头。他们之间的气氛仍然有点紧张，但是他明白Carson，他只是努力保护自己的朋友，John对此表示敬意。

~*~

几小时后Rodney被放出医务室，在那之前，他甚至快把和善的Carson逼疯了，在能够活动之前的2小时他就能说话了，他不停的抱怨着躺着很无聊，他从来不是个能够忍受安静的人。

Rodney非常开心的蹦跳着到实验室，当医生最后把他踢出医务室的时候，他休息几小时，虽然他们都知道Rodney不会遵从的。Rodney很喜欢他的第一次外出任务，不论是怎样结束的，他对于Sheppard上校没有一开始就选他进入他的队伍感到愤怒不平，但是那人一向无视他或是小瞧他，这一点而言，Sheppard在选择他这个明显最适合的人之前，尝试了挑选他手下各种不同的科学家外出，他并不感到吃惊。

他的怒气稍微平息了点因为Sheppard解释不选他是因为他太重要了，他们不能失去他，当然这原本就是事实。他受伤的自尊心得到了安慰，让他可以稍稍忘记前不久发生的事，即使那些安慰还不够，对于最终获得探索这个捆住他们的令人惊奇的新的星球的机会，他所感到的兴奋也足够掩饰那些伤口。Rodney有无尽的求知欲，来到雕刻着古代字符的遗迹就是他当初决定参加这项探险的幻想之一，他没有想到会被wraith的击晕枪打到，但是他想如果要继续在Sheppard的队伍里，他必须习惯这种事发生。他仍然很确信自己在枪口下救了Sheppard，他甚至不特别喜欢这人，虽然他必须承认他穿着一条毛巾的样子让他印象深刻。

不管怎么说，今天的事还是比较很兴奋，可能他的生活会就此变好起来。当Rodney到达实验室时已经很晚了，其他人已经都走了。Rodney打开他的电脑看看当他不在的时候Radek搞了点什么，混乱出来，他高兴的哼着歌工作着，然后听到门口有声音，接着个熟悉的声音进入他的意识。

“我听说你今天受伤了，我很担心你。”

Bates带着个纸板盒站在门口。Rodney猛地关上笔记本电脑。

“出去，”他命令。

Bates摇头，“这是和你未来top的说话态度，明白吗？”他斥责道，“那么，外面怎么样？是不是对你冲击过大了？当你被击中时是不是像个小女孩一样颤抖，Rodney？”

“事实是你错了，”Rodney反驳，“那时我好很顺利。”他稍稍的称赞着，记得那兴奋的感觉，当他踏上外面的原野，当他发现那破损的遗迹，那些破损的石墙上可能是古人可以去的信息。Bates眯着眼盯着他。

“嗯，我很吃惊Sheppard上校会邀请你一起去。可能他想死吧。”他笑笑。

“我想我告诉你让你出去，”Rodney叫到

“啊哈。Elizabeth女士让我给你这个。”Bates把盒子放在工作台上。

“这是什么？”Rodney怀疑的看着没有动，担心是个陷阱。

“Teyla的东西。Elizabeth女士认为我们中间有间谍，通知Wraith我们的外出任务。她花了整天的时间会见所有的Athosian，看他们有没有撒谎。Teyla认为她才是直接随Sheppard上校外出执行任务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找间谍，那就应该是她。她自愿让我们检查她所有的东西。”Bates僵硬的笑笑，Rodney怀疑Teyla是否是真的自愿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我敢打赌你不能这么怀疑Teyla！”Rodney大声叫到他不太认识这个Athosian女人，但是就他看到的而言，他真的不相信她会和Wraith的间谍有关。他从来没遇到过比她更正直诚恳的人。

“检查她的东西，”Bates说道，“这不是请求，是命令。Elizabeth女士的直接命令……只是……我差点忘了，这几天你不服从女士的命令，是不是？”Bates扭曲的笑笑，靠近Rodney，Rodney直面对抗着他，“你会服从这个命令吧？”Bates咕噜着，“我想象你不服从我会很享受看你被训诫，Rodney。”他靠的更近，侵入Rodney的私人领域，“当你屁股被拍打时看上去真的很性感，你知道这点吗？眼睛向下，顺从的……我喜欢那个样子，那很适合你，有一天你会那样看着我的。”

“我宁愿去死。”Rodney回答。

Bates的表情变得僵硬冷酷，“你在反抗不可避免的事实，Rodney。”

“是McKay博士，我跟她位比你高，哦我不清楚，十亿倍吧，让我们查查行政管理系统，怎么样？第一位是Elizabeth女士，然后，是的正确，就是我。”

“Sheppard上校会有话说的。”Bates斥鼻。

“他是个傻瓜，和你一样。”Rodney轻视的回答，“他可以指挥你们军队，但是不要忘了这是个民事性质的探险队，而我是仅在Weir女士之下的第二位。”

“那么她一定在想为什么她每隔5分钟就要送她的第二指挥官进训诫室一次，”Bates笑着，“这对她来说一定是个困窘的事。或者是你喜欢这样吗？在那些人面前被拍打屁股让你兴奋吗？McKay博士？”

Rodney闭上眼睛，记得那彻底的耻辱，不是被拍打的疼痛，而是在那个房间里被训诫的情形。没有任何愉悦的他懂得那些嘲弄，但是他知道Bates喜欢嘲笑他，他不想做任何回应让他满意。

“我想你喜欢，”Bates柔和的说，靠的更近，“我想当我得到你时你会更喜欢的。”

“那不可能发生的。”Rodney咬牙断叫到。Bates靠的很近，他们几乎面贴面的站着。“现在，如果你不介意，我有工作要做。”他试着推开Bates，让他让开路，但是Bates抓住他的手臂，强迫他靠上旁边的工作台，把他的手臂扣到身后，逼他靠在那里。

“来吧，Rodney，”Bates低声道，他温热的呼吸恶心的袭上Rodney的后颈，“说出那个词，我会让你舒服的。你没有理由拒绝这么好的邀请。这里没有其他的top会接近你。”他前倾贴上Rodney的身

体，Rodney可以感觉到他坚硬的勃起挤压着他的臀部。“那么亲密，”Bates在他耳边低语，“我打赌你想要它。”他贴着Rodney的臀部摩擦着，Rodney一阵颤抖，“我说，除了我，谁会想要你？你傲慢自大，对每个人呼叫，像个垃圾，而且你的声誉很差，就是麻烦中心，没有人会想要你这样的人。所以帮一下自己，来我的房间，那么我就可以带你远离痛苦。”

“放开我。”Rodney喘息，扭动着试图挣开他的压制，生气自己没能力让自己自由。

“首先，我会让你爬行，让你爬过房间，在我的脚边乞求，让你乞求我的硬挺，”Bates在他耳边低语，让Rodney血液冰凉，“让你喘息，恳求，哀诉，然后把你扔上桌子，狠狠地干你一星期。”他摩擦的更激烈，想着这个那人用他来手淫，让Rodney一阵恶心。

Rodney踢了他一脚，让Bates稍微退开，让他能够脱离他的钳制。Bates转身，再次抓住Rodney的手臂，明显还想继续，就在这时候，Zelenka进入实验室……看到他们时下子停住了。Bates马上发开了Rodney的手臂。

“我……我刚才在结束工作时没有重新排列导管，”Radek说着，皱着眉看着他们，“这里一切都好吗？McKay博士？”他平静的问到。

“很好，一切都好。”Rodney的脸微微红晕，他最不想发生的事就是让知道这件羞辱的事。

Bates对他笑着，带着点不愉快，“Elizabeth女士想要马上知道Teyla带了点什么，所以我建议你马上处理这些，博士。”他带着嘲弄加重了Rodney头衔的语气，Rodney感到他的火气有上升了，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僵硬的对这个男人点点头。Bates也向他点点头，为Rodney的不舒服微微一笑，然后轻蔑的瞄了眼Zelenka，离开了房间。

“那男人……经常很唐突，让人不舒服，”当Bates离开后Radek评论着，“我不喜欢他。”

“哦，我的上帝，Radek！”Rodney爆发了，几分钟前的不安焦躁完全浮现出来。“他是个军人！至于那些导管，我看了你今天下午的工作，太粗糙了，10岁的小孩都做到！你看过我留给你的图表吗？如果看过了，你是没有疏于准备，或者你只是不明白我要你做些什么？”

Radek眼镜低下的蓝眸定定的看他会儿，“我认为工作做得很好，而且，我现在累了，加上现在也很晚了，而你已经在医务室了待了整整一天，Beckett医生说你需要休息，是吧？我们可以明天再谈谈这些导管的问题。现在我会离开让你自己重新排列这些，因为我对你没什么帮助。”不等Rodney的回答他就离开了。Rodney看着他转身，离开，他的手在身边不安的移动着，每当他担忧紧张的时候手都会这样他不想这样野蛮的吼Radek，但是他的自尊被伤害了，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这个两个星系中最聪明的人，却不能摆脱不必要爱慕者，事情已经变得无法控制了。

Rodney走向导管准备重新排列，但是他不能集中思想，他直在想Bates的事，他必须要找个top，该死的！但是，关于没有人想要他这一点，唔，他现在不得不相信这点，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怎么看他都是很好的人，不仅是最聪明的人，还是这里最重要的人之一，但是他知道Bates是对的，没有个像样的top会考虑要他，他很早就知道这点了，可是上个敌人对你指出这些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Rodney弄好导管，转向装着Teyla东西的盒子。他厌恶的检查着不喜欢这种工作，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整个秘密的安全的确是遇到问题，他可以拒绝做这个，就像他很高兴的拒绝大部分Elizabeth命令他晚些要做的事。这其实让Rodney很惊讶，自己怎么会那么喜欢忽视命令。他喜欢Elizabeth，而且乐于遵从她的命令，直到最近有些东西被释放了出来，让他扮演一个叛逆者，可能是弥补他十几岁时缺失的吧，天知道那时候他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真正叛逆的事。

他忙于思考这些，所以当他散漫的拨开Teyla的项链，看里面一闪一闪的发光，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他明白这是个隐藏发射装置。

接着发现这条项链是几星期前，Sheppard自己找到的，掩埋在Teyla的星球上一个废弃城市的尘土中，然后他就送给了Teyla，Wraith是怎么知道他们出现的地点之谜就这么解开了，不能责怪任何人。第二天早上，Sheppard在Rodney的实验室集合了小队成员，讨论接下来他们该怎么做。

“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John说道。Rodney满脸机警的看着Ford带来的一盒枪和各种各样的弹药。“我们利用这次机会活捉一个Wraith，把它带回来审问。”

Rodney皱眉，“那太很危险。除非……哦，天，你想一直锁着它，是吗？”

John估量着看他眼。“这是我们得到需要的消息的唯一途径，Rodney。”

“但是……那太很野蛮！”Rodney断言。

“它们想要杀了我们，McKay博士，”Teyla指出，“它们想要猎取我们作为食物。”

“它们做的比我们做的野蛮的多了，”Ford加了一句。Rodney想了会儿，担心地看着他们，估量着，最终他叹了口气。

“好吧，”他嘀咕到。

“很好。那么我们看看怎么进行……”John轻拍Rodney的手臂，给他个闪亮的笑容，让觉得沐浴在阳光之中。Rodney注意到Sheppard习惯依靠他那从容不迫的魅力让人觉得他特别，他也注意到通常这很有效，这里的所有人，无论top还是sub，甚至Carson，一个Rodney认识的最温和自信的top，看起来也被他的个微笑感动了。Rodney不明白这人也知道什么人会有那样的反应，但是，沐浴在那种灿烂的微笑中，他不得不承认他了解他的感受。这让他感到苦恼，他通常不信任这种有魅力的人，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极度的缺乏这些，让他对那些拥有魅力的人感到一种嫉妒的刺痛。

Coming Home

Part Three: On the Team(2)

3小时后，Rodney在个陌生的星球上背靠着石墙坐着，手里拿着些他完全陌生的东西——一把P-90（冲锋枪）。他知道该死的怎么开火，但是过去他从来不必带着它参加战斗，而且那很重，拿着

感觉很奇怪。他已经记住了Sheppard的计划，把Wraith引到废弃的神殿，用泰瑟枪（电击枪）抓住其中的个。虽然如此，他仍然一遍又一遍的在脑中重复着计划，希望不要弄错一步，而队里的人处于危险之中。Sheppard上校就坐在他旁边，看着他。

“你还好吧？你看上去很紧张，”John说。Rodney做了次深呼吸，眼睛盯着枪。

“不。我是这队里的员，我会做好的，”他比自己感觉更镇定地说着。

“是的，你是。我只是说你看上去很紧张。”Sheppard冷静地坐在那里，让Rodney同时感到支持和愤怒。

“噢，真的，我记得我说，‘Rodney，你不必做这个。’”他叫到。

Sheppard微笑，“你可以做好。”他斜着头说。

“该死的，是的，我可以做好，”Rodney咕噜着，因为他在这队伍里这意味着很多，比自从到达Atlantis以后发生的其他任何事意味的都更多，他真的不想搞砸。

“你不会的。”Sheppard说道。

“什么？”Rodney对他皱眉。

“把事情搞砸，你正在想这个，是吗？”

“我有大声说出来吗？”Rodney惊慌的说。Sheppard大笑。

“没有，你不必说，你想的每件事都显在你的眼睛里。记得昨天和你一起玩纸牌的事吗？”

“我讨厌纸牌，”Rodney抱怨。

“我说得没错吧，”Sheppard笑着然后突然他的语气变了，“好了，Rodney，我们快要准备开始了。记住，你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不相信你，我也不会让你加入。只要跟紧我，明白吗，照着我说的做就行了。”

接下来的几分钟就在枪林弹雨中度过。那可能是Rodney一生中经过的最恐怖的几分钟，但是，反过来说，也是最令人兴奋的几分钟。Rodney严格遵守上校的命令，当Sheppard大叫出命令时他立刻起身，向攻过来的Wraith开火，然后跟着上校冲进废弃的神庙。他们围着被击倒的Wraith，Rodney按照Sheppard的命令抽出泰瑟枪，向倒在地上的生物开枪。Sheppard跪到它旁边，然后立刻站了起来大叫。

“这家伙带着自毁装置！快躲！”他抓着Rodney的手臂，两人起飞快的跑开，几秒钟后，巨大的爆炸声响起，Rodney觉得自己飞了起来，然后嗡的一声摔到地上，接着他马上护着自己的头，因为大片大片的看起来可能是Wraith的尸体碎掉在他身上。当尸雨结束后，Rodney朝周围看看，看到Sheppard趴在他旁边，看着他。

“你还好吧？”John的眼中带着真诚的关心，Rodney点点头，感觉仍然有点颤抖，但是高兴。

“我好。这个……这很有趣。”他嘶哑的说。Sheppard笑着看着他装腔作势，然后两个人都站了起来。Rodney注意到John拿着把击晕枪，那一定是从刚才死去的Wraith那里拿的，接着不给他一点喘息的时间，Sheppard看到Teyla，躺在战场中间，一个Wraith在她的上面手高举着，正准备进食。John光速般的冲了过去，Rodney看到用击晕枪瞄准Wraith，在它吃Teyla前的一瞬间将它击晕。

是这不受Sheppard上校的影响，可是Rodney不得不承认，在战场上这个男人清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整个冒险真是太令人激动了，他几乎不像回去Atlantis，虽然他还是很期待在Radek面前炫耀这次的任务。

Sheppard把他们的囚犯安置在城市较底下的牢笼中，然后他们都要参加一个报告会议。Rodney发现自己轻哼着进入会议室，今天真得很棒，自从来到这里以后他度过的第一个真正的好日子。感觉自己是队伍里的员真好，而且还是重要的员，那感觉真得很好。他参加了战斗，自己成功的在周围跑动，开火，人们正开始感觉他对整个探险的重要性，这真是太棒了。

他没有什么可以破坏他的好心情，但是当他进入房间看到Bates坐在那里，一切就变了。

“他在这里做什么？”Rodney质问，甚至不能假装有礼。

“Bates军士长看管这个囚犯，”Elizabeth回答，看上去对他的语气很吃惊，“所以每次关于他的简报他都必须参加。”

“为什么？该死的他更本没有参加任务，”Rodney嘟囔。Sheppard上校一手抓着他的肩，硬是将他带到一张椅子上坐下。

“都到齐了？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了，”他说着不理Rodney愤怒的眼神。

“我觉得所有事都很顺利？”Elizabeth问到，偷偷的向Rodney的方向瞄了眼。

“没有人搞砸吧？”Bates看着Rodney说道。

“你什么意思？”Rodney立即还击。

“只是我不认为让个一点军事经验都没有的人参加军事任务是个明智的行为，”Bates说道，“这次的任务和带科技性的探险任务不同，你们是出去活捉一个Wraith，没有必要让非军事人员参加。”

Rodney怒目瞪着他。该死的Bates，目前为止，加入Sheppard的队伍外出执行任务是他生中最明智的举动之一。但是该死的这个家伙想要让Elizabeth和Sheppard脑中产生怀疑，想把他赶出这队伍。

“是我叫McKay博士给我们一起去的，”Sheppard上校回答，尖锐地看着Bates，“你是在质疑我的军事决定吗？军士？”

“不，长官！只是说出我的看法，长官，特别是关于McKay博士。他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坦白说，我想最近我们都觉得他的判断力有问题。这让我觉得他是个危险人物，他的行为非常的……不可预知。让他在身边工作很危险。”

Rodney的理智已经不能决定接下来发生的事。他的情绪接管了一切。他被压抑的全部愤怒和挫折爆发了。他冲过桌子，冲向Bates，尖叫着辱骂他。Bates动也没动，当Rodney向他挥拳时他是坐在那里。拳头下压榨肉体的感觉让Rodney感到一阵心满意足，接着就被Sheppard比较强壮的手臂向后拉开，他仍然挣扎着，想要摆脱钳制，不停的失控的大叫着。

“安静，”Sheppard在他耳边嘶叫。“现在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Rodney已经失去理智了，他太生气了，无意义的在Sheppard的手臂里挣扎着，始终注意到Bates坐在那里，双臂交叠，下巴旁边有瘀青显现出来……一个自鸣得意的笑容在他嘴角浮现，该死的这是他计划好的！他知道Rodney会有怎样的反应……而Rodney就像个傻瓜一样直直的掉入这个陷阱。

Sheppard飞快的把他推出门，快得让Rodney觉得差点要撞墙了。然后放开他，只是为了能从后面抓住他的脖子，把他一路推向Elizabeth的办公室。他半推半扔的把这个仍然在不停扭动的科学家推入办公室，让后关上门，站在他面前，怒视着Rodney。Rodney也同样怒目而视，他整个身体狂暴的紧绷着。

“你刚证明了他对你的观点，你知道吗，McKay？”

“是的，该死的我知道！”Rodney向他大叫，“他是在刺激我，这就是他想要的。”

“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他想要的？看，我想几星期前我已经处理好这件事了。我认为他和他的朋友们都很清楚要尊重的对待你，他没有照做吗，McKay？如果是，我会处理他的。”

Rodney停了下来，认真的看着Sheppard。他仍然是完全确定自信任这个人，而且事实是Bates的确不像过去那样对待他，他不再不停的讽刺他，欺负他，实际上，Rodney希望他像过去一样对待他，这样反而好处理，一盘果冻就可以解决了。但是现在情况不是这样，现在Bates在追他，想要强迫他做他的sub，他怎能告诉Sheppard这些？

“McKay？”Sheppard问道。

“没有。”Rodney的嘴铭成一条线，下巴挑衅性的抬起。他是个独立的sub，他不能让个像Sheppard这样的top对他摆脱不必要追求者的隐藏兴趣。他会嘲笑他，并且让他自己去解决问题，最终他会是个笑话。

“其他的士兵呢？他们中有任何人嘲弄你吗？”

“没有。”Rodney再次摇头。他们没有，无论怎样，那天Sheppard在惩罚室对他们做的明显起作用。自那以后，士兵们对他都认人猜疑的友好，或是避开他。他们中的个，那个金发的Hicks，甚至跑到他那里，害羞的结结巴巴的道歉。

“那么，现在看起来Bates的担心是正确的。”

“你要把我踢出队伍吗？”Rodney问到他的心脏飞快的跳动着，因为这是他唯一关心的，该死的他不在意其他任何事。

“不，”Sheppard直，“但是如果你有什么事隐瞒不告诉我，我会很生气。”

正在这时候门打开了，Elizabeth冲进办公室。Rodney变得更僵硬，但是他看起来并不生气，只是看上去很担心。

“Sheppard上校，能让我们单独谈谈吗？”她说，Sheppard点点头，向她做鞠躬，让后离开。Rodney瞪圆眼睛，说实话，这个人真是可笑的守旧，现在谁还会向最高阶层的领导人鞠躬？这很奇怪，而且也很傻。他猜想着如果是他领导这个队，Sheppard会不会给他鞠躬，接着他发现自己喜欢这个想法。

“Rodney，怎么了？”Elizabeth问到，坐在自己的桌子上。Rodney叹气。

“下令训诫，然后完成它，”他说着走向门，“无论如何我已经有点习惯这样了。”

“等一下，McKay博士，”她的声音冰冷僵硬。他犹豫着一只手伸向门但是是Elizabeth，而且他还不至于失控到不理会她的话，所以他退了回来。“坐下，Rodney，”她温和的说。

“我没什么可说的，”他嘀咕着。

“我说了，坐下，”她重复。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照着她的命令做。Elizabeth Weir女士是个关系广泛的社交家，也是个受尊重的top，他所遇到的都是这些年来和她相处过的sub对她的好评。有一段时间，他也很高兴能做她的sub，但是她从没有表现出对他有这方面的兴趣，而且他真知道有太多的sub在争取她的关注，他根本没有机会。

“Rodney，你是这个探险队里地位最高，最值得尊敬的人之一，”她平静的告诉他，“然而，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你是唯一个我必须下令处罚的人。我认识你好几年了，这不像你，Rodney，有什么是困扰你吗？”

“你是指除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不值得尊敬之外吗？”他叫到她摇头。

“不是那样的，你组里的人对你的评价都很高，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的一切都不能进行到这种程度。”

“哈，”Rodney生气，无法证实这些。

“如果你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没办法帮助你，”她以温和的深褐色眼睛里充满关心。Rodney无助的看着她，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不单单是Bates的问题，而是每一件事，他甚至不能在自己的脑海中理清一切。首先是Jeannie的疏远，这很糟，当他们的父母去世后，他尽其所能的照顾她，而她却总是努力反对他——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他承认受每件事都有两面性，他是担心她的走错路，然后是他自己阴暗的性生活，或是说缺乏这些，还有他没有能力与人交流，Bates只是最近的一个Rodney无法解决的问题。Rodney是个解决问题的机器，那是他需要做的，他每天的工

作生活，只是科技术比较简单，而很复杂，他感到难以置信的挫败则是对前者他可以容易的找出解决方法，而后者他完全无能为力。

“没什么问题，”他温柔的告诉她，因为每件事都出问题，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解释给她听。她的表情僵硬了。

“不必我说你也知道，Bates要求我处罚你。”

“噢，我确信这点。”Rodney耸肩，“没有什么你可以做的吧？”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有证人在，你是无缘无故的，”她同意他的说法。Rodney记得自己被压到在工作台上，攻击者的手臂压着他的背，他的勃起摩擦着他的屁股，想着所谓无缘无故的新定义，但是Elizabeth不知道这件事，而且，如果要证人也没有任何人看到这件事，而Radek正好晚了几分钟。“然而，”Elizabeth继续到，“我打算驳回他的要求，我打算为你冒险，Rodney，我不会处罚你，我给你一次机会，只有这一次。可是……下次你再敢任何让我觉得后悔这次决定的事，甚至在你能吸口气之前，你会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惩罚室里了，明白吗？”

Rodney凝视着她，她在帮他，用她自己的方式，但是没有用，该死的，现在没有任何事可以有帮助。

“明白了，”他低声地回答，他不想成为她的麻烦，他不想谦人情，也不想别人帮助，他站起来，走向门。

“你想告诉我关于Bates的事吗？”Elizabeth问道，“你很多行为看上去都是针对他的。”

Rodney甚至没有支吾，“没有，”他没有转过身，“关于Bates，我没有任何事想要和你说。”这也差不多是事实。Rodney想他宁可崩溃死亡，也不愿意告诉他探险队的最高领导，他不能处理一个比他笨很多的人，他的骄傲不允许这样。所以他是生气的，猛地推开门离开了。

这真是他生中最好的一天，同时也是最差的一天，思索着这些，Rodney走回自己的房间，好去暗自舔舐伤口。他洗个澡，然后躺在热水里，试着放松肌肉，在长久的懒散生活后，突然那么大的运动让他浑身肌肉酸痛。他记得那兴奋的愉悦感，在外面，在Sheppard上校身边参与作战，在他旁边跟着他奔跑，拿着P-90，向每个人证明Sheppard让他加入队伍是做了正确的选择。他真的做得很好，他想他在Sheppard的眼中看到了尊敬，而且Rodney知道自己没有对Sheppard的吸引力免疫。像基地的每一个人一样他希望Sheppard认同他，希望得到这个慵懒上校的赞誉，或是得到一个他特有的阴谋者的微笑。Sheppard有办法让你觉得和他串通一气，好象你和他共享着一些特别的秘密，这感觉令人兴奋陶醉，一旦你尝到过，就会想着再次品尝。但是……现在Rodney非常确定他已经失去了这个上校对他的尊敬，他记得当Sheppard粗暴的将他推出会议室时，愤怒紧绷的身体，记得他的手压着他的脖子的感觉，记得他将他扔进Elizabeth的办室的感觉。Sheppard说不会把他踢出队伍，但是Rodney确定这个上校一定后悔一开始将他带进队伍里。

Rodney走出浴室，擦干身子，穿上短裤和T恤，然后爬上床。他躺在那里，茫然的看着天花板。他没想过能够睡着，他已经失眠几星期了，应该找Carson拿点药，但是他不想面对Carson担忧的蓝眸，和那无止境的疑问，所以他只是安静的忍受着事情慢慢的完全失控了。

Rodney躺在那里几个小时，却怎么也睡不着，最后只好放弃，起来穿好衣服，走回他心爱的实验室，至少在那里他可以沉浸在工作中。第二天早上，当他的同事到达的时候，他在那里没有刮脸，因为失眠而脾气暴躁，他看他一眼，给他空出很大的地方，明显感受他的坏心情。Rodney烦躁的甚至不想参加早上10点的高层会议，不理所有Elizabeth让他马上到会议室的无线电命令，他也忽视她让他整理出他们这会为止发现到的所有古人科技的详细目录的邮件，因为他有比坐在那里制作列表更重要的多的事情要做！

几小时后Sheppard来到实验室，随意的靠在一台监视器上。

“那么……Elizabeth在找你，”他说。

“我不难找。”Rodney回答，眼睛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

“不错……只是我认为你应该去找她，而不是她来找你。”

“噢，我很忙。”Rodney转到另一个工作台，开始运算，当中停了下来对Miko发表激烈的长篇论述，因为她挡了他道，Sheppard退缩了下。

“Bates去见过她了。”Sheppard平静的说。

“是吗？”Rodney甚至不高兴假装对此感兴趣。

“那么现在你可能不想让她生气，看上去她在尽力保护你的屁股。”

“我并不需要这些，”Rodney完全不在意的说到，“看上去我知道你是意但是我不在乎。我是这看的，我们被困在这里，我是最有机会让你们回家的人。所以Elizabeth可以按她喜欢的做，但是她不会开除我，他不能降我的级，至少不能让整个部队处于危险之中。我所希望的就是让所有人离我远点，让我一个人工作，这样每个人都会高兴。”

“不要这样想，”Sheppard回答，“看Rodney，怎么回事？你喜欢身处这种麻烦中吗？”

Rodney抬起头，在Sheppard进入实验室后，第一次真正看着他。Sheppard的淡褐色眼眸带着疑问，他看上去真的担心。“一个有趣的问题，”Rodney思索着，“实话吗？其实还挺有趣的，”他笑着。

“因为你不再关心这些？”Sheppard躬身先前，“是这样吗？你甚至不关心结果是什么？”

“我不在乎结果，是的，”Rodney点头同意，因为他厌恶想自己再次进入惩罚室，但是现在他正忙于自暴自弃，甚至不能够停止自己的反抗心理。“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不很关心这些。”

Sheppard坚定地看着他，“去见她，Rodney，”他建议。Rodney只是耸肩。

“我会的。”他回答，然后开始在实验室的一角进行一次小型核对实验，让Sheppard反射性的跳起来拔出枪，Rodney咧嘴笑。那的确是一种有趣的事，而且他还没有准备好结束。

Elizabeth给他几天时间，然后拍了两个警卫把他护送到她的办公室。她坚定地看着他，目光闪过他带着胡扎的下巴，凌乱的头发。Rodney瞪着她下巴挑战性的抬高。

“你准备好我要求的清单了吗？”她问道。

“没有。”

“有什么理由吗？”

“事实上这是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你想要除此之外的理由，我恐怕没有。”他笑着，带着让人恼火的粗鲁，完全明白自己是多么的无助。

“你有什么理由没有参加高层会议？”

“我很忙。”

“你有什么好的理由没来参加高层会议？”

“我非常忙？”他较叠着手臂，盯着她。

他做了次深呼吸，明显的在努力让自己冷静。“Bates在坚持他的诉讼，”最后她说到。

“他当然坚持，他是Bates。”Rodney再次笑着。

“你知道，我已经找不到什么理由为什么我要维护你，Rodney，”她简洁的说，虽然他觉得自己看到一丝伤害从她眼中闪过，而他对此感到悔恨，真的觉得抱歉。“明天早上10点到惩罚室报道这次12下拍打。现在你可以走了。”

“谢谢。”他的头带着虚假的感激微微下顷，然后转身离开。他的惩罚看起来是每次加2下，他怀疑这是她对他越来越不满的表现。Rodney甚至没有考虑即将来临的惩罚，他是自言自语的走回实验室，手指仍然坚定的按着那个自毁按钮。

Coming Home

Part Four: Escalation(1)

第二天Rodney第个访客是Bates军士，他很早就到了，那时候还只有Rodney一个人在实验室里。

“我给你个建议，”Bates笑着对他说。

Rodney挑眉，“另一个？因为我对上一个的反应相当好，”他嘲弄，突然发觉在某些方面他还真是缺乏同情心。

“你会喜欢这的，来吧，顺从我，Rodney……”

“如果我没弄错，这就是上次的那个建议，”Rodney打断他。“不要说什么这是个新建议。”

“来服从我，我就撤销投诉。”Bates说道。Rodney盯着他看了会儿，然后突然笑起来。

“噢，这很好。我就直说吧，傻瓜。你就算我同意做你的sub，将会得到许多迷人的回报，不止这些，我记得，事实上你许诺要打我屁股，然后你会让我走出……哦，是的，打我屁股，看起来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区别，白痴。”

“只是个建议，”Bates笑着。“你最终会屈服的，Rodney。”

“为什么你会那么做？”

“因为我会让你生活在痛苦之中，直到你屈服。待会儿见吧，我想是10点左右吧。”Bates嘲弄的对他敬了个礼，然后离开了。

Rodney看着他离开，脑中一片空白。可能Bates是对的，事实上，屈服可能是更简单的事，明显要轻松多了，他所要做的只是说“好”，然后他现在的悲惨生活就可以结束了。当然他可能把自己投入另一种痛苦生活之中，但是老实说，Rodney不确定自己会在意这些。

然而，他灵魂深处天生的固执却不允许。如果他现在屈服了，Bates就赢了，此外，老实说，他觉得他只要一想象跪在Bates面前的情景就会吐，更别说是把这个男人的阴J含在嘴里了，这真是他不敢想象的事情。

10点差5分，Rodney有了第二个访客。他正离开实验室去训练室，就看到Sheppard上校在门外逛荡。他不理他继续走，可是Sheppard跟在他身边。

“需要我帮忙吗，上校？”他问道。

“只是想你可能需要个伴，”Sheppard回答。

“不，不需要。”Rodney简洁的说。

“好吧，不管怎么样，你有伴了。”

Rodney叹气。

“你知道Elizabeth真想帮你。”Sheppard边走边说着。

“是的，我知道。”Rodney点点头。

“为什么不让她帮你？”

“因为那不是什么大事，”Rodney耸耸肩，走进升降机，“没什么问题的，上校。”Sheppard走到他旁边，靠在墙上。

“我觉得那是个问题，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我觉得那是会引起伤害的大问题，”他柔和的说。

Rodney眨眨眼睛是这样吗？他的内心已经麻木了，不想再多说什么，打开了门，没说一句话就走了出去，直直的走到走廊尽头，打开着的门。渐渐接近那扇门，他的胃开始绞起来，Sheppard是对的，那是伤害，就像第一次一样深深的伤害着他。Rodney把这种情绪压下去，让自己再次感到麻木，他们到达门边，Sheppard停了下来。

“进来享受今天的娱乐活动吧，上校，”Rodney轻蔑的说道。Sheppard摇头。

“这次不进去了，”他温柔的回答。

“真是让人吃惊啊，上次你来看了，”Rodney挑衅道，感到一阵痛苦穿过全身，阴冷而又刺痛，“我看见你了。”

“我知道，但是这次不了，”Sheppard坚定地回答。

“为什么不进去？”

“因为现在你是我队伍里的人。”Sheppard轻拍他的手臂。Rodney觉得内心有东西打破了麻木感，消失了。他茫然的看着Sheppard。该死的这个男人让他注意到一些他现在不需要注意的事。

“我会等着，”Sheppard告诉他。然后就笔直的站在门外，就像个门卫一样。Rodney不明白这代表了什么，他没有时间去想这些，因为已经是早上10点了，他看过很多恶志电影，知道如果不准时出席惩罚会发生什么。

Carson称这是个戏剧院，现在Rodney是相当的赞成他的说法。在被迫参与公开训诫之前，他从来对此不感兴趣，不管是作为见证者还是被罚者，就像咖啡出租车，公开训诫就那样简简单单的存在着，可是又有不同，因为那从来没有像咖啡出租车那样进入他的日常生活。他只参与过一次，那是他的母亲坚持要他和他的妹妹陪同她，一起见证一个当地教师因为酒后驾驶而接受惩罚，因为他母亲是当事人，但是Rodney猜想她只是暗暗希望他父亲有一天也会得到相同的惩罚。

Rodney觉得整个过程都让人厌恶，所以他就在那里看了一本量子物理学的课本，还在旁边空白的地方针对书上的错误写下了语气强烈的批注。另一方面，Jeannie却被吓坏了，Rodney不得不带她去公园，给她买了个冰激凌，这才让她安静下来。他的妈妈，就像往常一样，从来不管他们，而且她比Rodney更能忍受Jeannie的哭泣声，她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等Rodney去处理，直到他把开心心的下巴上沾着巧克力浆的Jeannie从公园里带回家，她才出来。

Rodney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会和那个丢脸的老师一样处在相同的位置上。作为个sub，他乐意将身体献给自己选择的top，为预先计划好的，谨慎讨论过的愉悦性爱，奉献自己。但是该死的，俯身在一群带着嘲讽的士兵和植物学部门的科学家面前，被自己的属下拍打，和情欲一点关系也没有。

Rodney走进房间的时候狠狠地瞪了士兵们一眼，可是却让他们更大声的嘲笑他。现在他多希望Sheppard在这个房间了，因为现在的气氛比以前丑恶多了，他知道这是因为Sheppard不在，没有人能用一声警告的咳嗽声，或是挑起眉头让他们安静下来。

Peter站在刑架旁边，看上去很担心，明显被房间里的气氛弄得坐立不安。Rodney深吸一口气，然后向他走过去。

“我们可以省略那些关于我的权利的述说吗？”他问，“因为我已经听过两次了，事实上我都能向你背出来了，而我在午饭前还有3个不同的连接系统要从新校准，我实在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些废话上。”

“噢……好吧，”Peter耸耸肩，“只是……我想如果有人问你，你会说我已经说过了吧。”

Rodney转动了下眼睛，“无所谓，”他咕噜。抬头扫了一眼，看到Elizabeth坐在那里，脸色苍白而又冷漠，和往常一样靠在椅背上。她的脸上带着冰冷的面具，没有任何情绪，但是和他对上的眼睛里，再次让他感觉到其中深深的悲痛，他希望自己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但是现在他不确定自己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Rodney的手移到裤子上，解开扣子，然后走向架子，趴上去。当他趴好，才一下子拉下裤和内裤，他打算让那些混蛋满意的看他赤裸的肌肤，虽然一些人能够清楚地看他的脸，而这可能更糟糕。

Rodney将脸转到一边，就看到Bates，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他没有加入到嘲讽的行列，也没有笑，相反，他的脸上一片严肃而苍白。Rodney感到一阵颤抖，他明白他是以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享受着。

现在Rodney更想念Sheppard了，以前他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过去的惩罚过程中，他总是凝视着Sheppard深褐色的眼眸，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但是那让他镇定下来。现在他觉得一片茫然，闭上眼睛，掩上从胃底升上来的不稳定感。

几秒钟后第一下拍打时，他反射性的睁开眼睛，尽管他已经尽全力不要有任何反应。Rodney不喜善意的色情的拍打，而且曾经有个top为了自己的娱乐喜欢狠狠的伤害他，但是至少他有选择的余地，他可以用一个字来停止那些。但是这和那些不同，他没有任何的选择权利，这是简单的为了伤害，真正伤害。这是带着爱意的，由他信任的人传递的亲密的行为，这是惩罚，简单明了的痛苦。

第二下拍打，Rodney咬着嘴唇，紧紧地抓住刑架的把手，感到自己手掌开始出汗。这是刻意的他发现自己再次探索着观众席上Bates。Bates专心的看着，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的享受着Rodney的痛苦。

Rodney想他应该感谢Elizabeth只命令用桨，她有一整套工具，从桨到藤条，还有，Rodney恐惧的想着没有人会愿意接受的长鞭，但是现在他觉得有任何感激之情，12下感觉上突然变得遥无止境，而且他猜想如果他试着逃跑会发生什么。刑架上有限制工具，但是作为对他的尊敬，他没有用。如果他试着逃跑，Elizabeth可能会派两个卫兵追上他，把他押回来接受处罚。Rodney知道无论如

何他是会逃走的，在某些方面，这次的惩罚是他应得的，不是因为他对Bates，而是因为他对Elizabeth的行为。而且，既然他不可能私下地向她道歉，那么他至少能接受惩罚，毕竟是他太过了。

8下过去了，他的屁股比他想象的更痛。他听着Peter报出每一下拍打，奋力的保持安静，他会给他的观众满意地反应。他坚持着，努力保持不动，移开眼睛，趴在那里就像砧板上的死肉。虽然他的内心在尖叫，为耻辱和疼痛大叫。他喜欢这个耻辱的sub，他喜欢top让他进入一种境界，让他闭嘴接受所有加筑在他身上的一切，完全沉浸在支配者的性爱咒符之中。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安静真的困难得多。

Peter挥下第九下时，Rodney咽下一声嚎叫，还有三下……三下。他看到Bates在椅子上移动着，手放在腹股处，偷偷的摩擦那里。Rodney吞下喉咙中迅速升起的胆汁，他带着因为疼痛而模糊的意识发誓，他一定要向Bates讨回公道来。

最后一下比他想象的痛得多，他猜想他的身体已经到了可以忍受的边缘，他知道那一下是警告他不要再逼Elizabeth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即使他知道他还是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停止走向自毁灭的道路。

然后，终于，结束了。Rodney深吸了口气，然后撑起自己。他的手颤抖着拉起裤子，扣好，虽然他想尽快离开，但是他的腿像带了铅锤，他的身体不能让他像过去两次一样冲出房间。

他对Peter咕噜些什么，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那不是Grodin的错，他是作为Elizabeth的仆人遵从命令，然后他慢慢的走向门口，吃惊的感到自己是多么的虚弱。他走到门口，脸上带着因为痛苦和羞辱的晕红，不明所以的安心的看到Sheppard仍然站在那里，仍然是原来的姿势，手背在背后。

“还好吗？”听到门打开，Sheppard转过身，挑起眉问道。

“你认为呢？”Rodney挤出着从他身边走过。他的腿仍然不能顺利的走动，而且他的意识慢慢模糊。

“等等！”Sheppard伸出手抓住他的手肘，让他站稳。Rodney想把他推开，可是他不知道如果现在这么做，他是不是还能站直，所以他靠向他强壮可靠的身体，让他扶着他走向升降机。

“看上去很糟糕，”Sheppard评论道。Rodney闭上眼睛，靠在墙上。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只比上次多2下，上次他没有的度过了，但是现在，他感觉好像在晕船，所有的东西都在旋转，让他站不住。升降机的门打开了，Sheppard再次伸手到他的肘下，Rodney斜视着走廊。

“这是去我实验室的路。”

“是的，这是去医务室的路。”

“噢，我想去医务室，”Rodney尖叫，“我要去实验室。”

“我不管你想怎样，”Sheppard冷冷的说，“我们要去医务室。”

Rodney考虑要争论，但是他真的没有精力，而且，Sheppard现在的眼神就和他在外面的战场上面对wraith时样，表明着他并管一切，没有人可以争论。通常他是个懒散的人，Rodney很吃惊军队会让他做指挥官，但是看过这个男人几次经历的危机之后，他开始明白在那表面之下还有更多他不了解的事物存在。

他们摇晃着通过走廊向医务室，当他们快到的时候，Rodney感到相当痛苦，甚至没注意到Sheppard拉开他的手臂，让他的勾住他的肩，然后他的手臂环住Rodney的腰，拖着他走完后面的路。

他只是朦胧的注意到Carson站起来，吃惊的看着Sheppard帮他带进医务室。

“我的天，发生了什么？把他放到床上，”Carson命令到，“Rodney？坚持住。”

“哎哟，哎哟，哎哟！”Rodney大叫，当Sheppard让他坐在一张床上时让他的疼痛的屁股更加痛了。

“放松，伙计，”Carson斥责，帮Rodney侧身让他更舒服，“很糟糕吗？”他看了Sheppard一眼。

“我不知道，我在外面等着，”他摊开手说到，“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惩罚造成的，在那之前他看上去就很苍白了。”

“啊，我想我大概知道了……”Carson的蓝眼观察着他，“Rodney，你上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孩子？”

Rodney试着回忆，“不知道，”最后他发牢骚的说着，显然他病了，但是他知道那很怪异。他真的知道自己上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他的生活除了食物，咖啡和工作就没有其他的了。

“该死的，Rodney。你知道你太长时间不吃东西会发生什么，”Carson骂道，把Sheppard推开，走向他的办公桌。

“能量棒？你打算给他吃能量棒？”当Carson回来，塞了点甜甜的脆脆的东西在他嘴里，Sheppard怀疑的问道。

“是的，他有低血糖，一点点能量棒比药物对他有帮助，”Carson笑了笑。他的手移到Rodney的肩膀，轻轻的拍着，“这不像你，Rodney，”他嘀咕着，“忘了吃饭。”

“他看上去瘦了点，”Sheppard评论。Rodney试着想了想，他确定他没有。不是说他最近照过镜子，但是他确定他和以前一样精力充沛，体格健康。

“是啊，我也注意到了，”Carson说道。Rodney皱眉，坐了起来，一只手支撑着自己，让他不用放太多重量在他疼痛的屁股上。

“不要谈论我，好像我不在这里样，”他叫到，Carson笑着扫了Sheppard一眼。

“看我告诉你能量棒不错吧。”

“真是个奇迹，”Sheppard大笑道。

“好吧，如果你们两个都结束了，我要去工作了，”Rodney嘀咕着，脚跨下床。Carson一手搭上他的肩。

“噢，我不这么想，你呢，老弟？”他摇着头说着。Rodney叹气，Carson在医务室是个完全严肃的人，所以他怀疑自己不能容易的出去，虽然如此，他仍然想试试自己的运气。

“我好了，我会去吃点东西，然后再工作。不要大惊小怪的，Carson，”他大声说，“Sheppard，告诉他，我很好，可以回去工作了。”

Sheppard摇着头，边用眼角瞄了Carson一样，“你要和Carson争论？在他的地盘？祝你好运，伙计，但是你只能靠你自己了。”

Carson略略的笑着，“来吧，Rodney，现在在我这里，我可以给你做个彻底检查。我注意到你最近看上去比较累，你睡得好吗？”

Rodney咬着嘴唇看了看Sheppard。如果他对Carson承认他失眠，那么Sheppard可能会要他离开队伍，他不想那样让Sheppard知道他有低血糖已经让他很懊恼了，这个男人一定认为他在战场上是个累赘了。

“我很好，”他抱怨着Carson的蓝眸认真地审视着他。

“嗯，不管怎样今天剩下的时间你要带在这里，我会陪着你，”他坚定地说，“我要帮你做个血液检查，叫护士到餐厅帮你那些吃的，我要看着你吃完以确保你不会再次虚脱。今天下午在我的监督下，你可以躺在这里，小睡一会儿。”

“我不累，”Rodney抱怨道。

“我不管，”Carson甜甜的笑笑，“来吧，Rodney，我今天很无聊，现在有个病人让我照顾真是不错。”

“你不是照顾，你是恐吓，”Rodney怒目而视。

Sheppard对他笑笑，“伙计，你喜欢生活在刀刃上，你知道，Rodney，你工作很努力，你需要停一停，休息一下。我会顺路去实验室，告诉Radek今天剩下的时间就由他主管实验室了。”

“不……哦，我的天哪，”Rodney呻吟着。Sheppard拍拍他的肩，然后对Carson愉快的笑了笑，就离开了医务室。Rodney带着被遗弃的感觉盯着他的背影慢慢离开，有Sheppard强大的支配感的存在，让他感觉舒服多了，他发现自己想念他。突然他注意到Carson的蓝眸正估量着盯着他。

“干吗？”Rodney大叫。

“没什么。”Carson温文的笑了笑。“我去找点东西给你吃，然后做一个彻底的检查，不管你愿不愿意，我要确认今天早上没有造成什么损伤。”

Rodney脸红晕着，盯着自己的脚。

“你知道你有朋友，Rodney，”Carson温柔地说，渐渐靠近，伸手再次轻拍Rodney的肩膀，“关心你是否吃饭，是否睡觉，是否又惹了麻烦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烦恼的事，你知道你可以跟我说，对吗？”

Rodney抬头看着Carson，突然他觉得喉咙一阵干涩，好像快要精力耗尽了。

“你是对的，”最后他咕噜到，“我觉得有点累。”然后他趴在床上，把脸压在枕头里这样他就可以不用再看到Carson带着关切的眼睛了。

~*~

John走向实验室，走到Radek的工作台边。这个捷克科学家紧张的抬起头，带着一贯的不安推了推眼镜。

“我只是想告诉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由你管理了。”John告诉他。

“为什么？你对Rodney做了什么？”Radek关切的尖叫到。

“他在医务室。”John说道，Radek嘶哑的用捷克语咕噜着，即使像John这样的人也不熟悉这种语言，只知道应该是一些感叹词，“有什么问题吗？”他皱着眉问到。

“不，不……没问题，只是为什么你们都坚持要毁掉这里最好的一个头脑……”他爆出一个John听不明白单词，John注意到房里的一些人正在注意他们的谈话。

“你有时间吗？或许我们可以去餐厅，吃些炸圈饼？”他早就注意到炸圈饼是这个科学家的最爱。Radek耸耸肩，跟着John走到空荡的餐厅，他们可以有些私人的交谈。

“我不是说容易和他一起工作，事实是很难，”Radek说着坐到一张桌边。John拿着炸圈饼和咖啡在他对面坐下。“但是天才就是天才，他是脾气不好，他也老是希望我们做一些我们能力不及的事情，或者这是他显示自己比我们聪明的种方式……但是不管怎样，在我和他一起工作的一年里，我所作出的成就比我过去的生还多。”

“噢，那很好。”John吮了口咖啡，看着Radek思索着，“他手下的人都这么想吗？我注意到他们都没有参加他的公开训诫。”

“我们不会参加的！”Radek看起来对这问题感到很愤怒。“当你和他起工作时，你只会敬佩他的聪明才智，我们没有人想要去见证外面所谓的公正。”

“你不赞同Elizabeth对他的处罚？”John皱着眉问到。Radek叹了口气。

“Elizabeth女士明智，我很尊重她。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我不赞同她的做法。不过在这件事上我总是和权威人士不一致，”他苍白的笑笑，“战前，我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行动主义者，”他嘀咕着，“我自己也经历过许多这样的惩罚。”

“你是个激进分子，”John靠着椅背，审视着打量着Radek，Radek裂齿笑着。

“是的我是。”他同意他的说法，然后笑容慢慢退却，他再次担忧起来，“Rodney到底怎么样了？你说他在医务室？”

“他没事，他只是忘了吃东西。”John答道。

“Rodney忘了吃饭？这显然不可能。”Radek悲痛的摇着头。“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他眼光闪烁着说道。John突然意识到Radek有多了解Rodney，然后一阵愤恨从他心里一闪而过。

“你是top吗，Radek？”他干脆地问道。

“什么？”Radek紧张的再次推推眼镜，“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真是个好问题。John努力寻找答案，“我只是想你看上去很关心Rodney，所以我想……”

“不不……不要想那里去上校。”Radek打断他看上去有点生气，“我不是top。”

“噢，好的。”John再次向后靠着不明所以的松了口气。

“我也不是sub，”Radek说道。

John皱眉，“你是switch？”

“不是。”Radek看起来有点不安，“我从不做这些，对这些没感觉。我对这些没兴趣。”

“真的？”John有点震惊，但是他尽量隐藏自己的反应。

“而且……我对Rodney没有那方面的兴趣，因为他是男的。”

John一片茫然的盯着他，Radek脸上一阵红晕。他向前靠靠，轻声耳语。

“我是异性恋者。”

John尽可能的保持面无表情，因为Radek只想和女人睡和他点关系也没有，而且面对任何问题他都能保持镇定。他从来没有真正遇到过异性恋者，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有过相当庞大的异性恋运动，让大家也逐渐接受了异性恋。

“你是异性恋？”他笑了笑，“老实说，Radek，不像以前，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

“的确，但是即使如此，”Radek答道，“我不太谈论这个，这和我的工作没什么关系，而且我曾经因此被歧视过，所以我宁可保密我的私生活。”

“异性恋，而且对SM没兴趣？伙计，你还真是强！”John大笑道，“那你到底能在哪里遇到同类人，Radek？”

“我们有俱乐部，”Radek答道，“现在比过去方便多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自己无法顺应传统没有支配或是顺从的喜好。”

“Atlantis有其他这样的人吗？”John好奇的问，Radek再次答道。

“不是很多，但是总有些。我想要求Elizabeth允许我们搞个小小的交流，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了解了。”

“我想这是个好主意，”John点头，“我保证我会帮你解决任何你所遇到的负面问题。好了我不再多说这些了。你在房里怎样是你自己的私事，不是为我做的，我不以这和我有任何关系。”

Radek微笑着看起来放松多了。

“你和Rodney工作很亲近，”John转会原来的话题，“有没有什么我们应该知道的？”

Radek想了会儿，不安的答道，“我想你问错人了。”

“我已经问过Rodney了，但是他的嘴像蚌一样撬不开，”John叹息。

“我不是说Rodney，”Radek平静的说，“我想你想知道Rodney有什么问题，你应该先查查Bates军士。”

“Bates？”John皱眉，“我想我已经解决Bates了，该死，Rodney自己告诉我Bates没找他麻烦。”

“可能吧，如果Rodney这么说，但是Rodney是个骄傲的人，可能是我遇到的最骄傲的个，我想他不会希望一个像你这样的top知道他的问题对吧？”

“你是说你知道什么却不告诉我？”John询问，Radek变得紧张起来。

“这是Rodney的事，”最后他说，“我只能说这些。”

John考虑了会儿，但是Radek看起来要仅比嘴紧，明显不会再告诉他什么了。John叹息着。

“好吧，就这样吧，”仍然不知道Rodney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他没有责任去找出这些，毕竟他没兴趣让这个男人做他的sub，绝对没有，唯一让他关心Rodney的理由是他的队伍了，而且他总是留心关注自己队伍里的人。

John走回办公室为今天发生的事感到一阵不安。不知道什么Rodney McKay苍白疲劳的样子一直在他的脑海中徘徊，这个科学家看起来越来越空洞，而且完全失控，John猜想着Rodney到底在想些什么，就他所知的，这显然是Rodney McKay一贯的行为作风，他只能猜测让这个如此自傲的人一次又一次趴在刑架上是多么的痛苦。

他记得Rodney蹒跚的走着，记得他怎么倒在他身上，记得他温暖的身体靠在他身上，也记得他蓝色眼眸中混合着痛苦和警戒性的绝望。John握紧拳头，然后坐回他的椅子，一拳敲响无线电。

“Bates军士，我要见你，现在，”他简略的大声道。

Coming Home

Part Four: Escalation(2)

几分钟后当Bates到达，他像过去一样整洁自律，和这个城市里总是头发蓬乱，衣着脏乱，总是制造混乱的科学家们完全相反。Bates的一举一动都体现着个职业军人等待阅兵似的表现，锃亮的靴子，每一寸都在发光。John看着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打算从这次的会见中得到点什么。

“Bates军士，我在考虑McKay博士在简报室攻击你的事，”John慎重的说，“看起来……有点角色混乱，毕竟McKay博士主要的攻击方式是他尖刻言语，”John说着，小心的审视着Bates，“所以我在想，是否是知道什么让他那样爆发。”

Bates皱眉，“长官，你是指？”他问到。

“我想你们两个最近有没有吵架，或是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仇恨。我记得在果冻事件之后我已经把自己的态度表明得很清楚。”

Bates摇头，“我想不出这事，长官，实际上，那次餐厅里的果冻事件之后我很少见到McKay博士，我们的工作生活都没什么交集。”

John靠着椅子，审视着他一句话也没说，想要以威压让他不安。几分钟后，Bates看起来开始感觉不舒服。

“长官，为什么这问？”最后他问到，“是McKay博士投诉我吗？”

“没有，”John慢慢地说，“你为什么认为他会投诉你？”

“没什么原因，长官，只是你好象认为我们有什么问题。”

“那么你们之间有问题吗？”John挑眉。

“我没什么问题，长官，”Bates回答，而他说话时稍稍转动的眼睛暗示着John，如果这有什么问题，那都是McKay原因，和Bates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么，你想不出自己可能说了些什么，或是做了些什么让他几天前打了你？”John进一步问到。

“没有，除了那次会议上你听到的，长官。老实说，我不认为McKay博士能很好的处理外出任务的压力。只要看他的仪表，他真是一堆垃圾的人。”Bates阴险的笑了笑，“再说毕竟他是个科学家，不是军人，对于我们外出任务所面对的一切，他没有受过任何训练。”

“你怎么看他？”John平静的问，“说说你的想法，军士，就私下说说。”

“好吧，我们身处另一个星系，而且我们遭遇了一些相当恐怖的外星生物，长官。我想说的是很多人可能很难处理这些，而且当McKay博士情绪稳定的时候是不会袭击我的，可能他需要放松一下。你必须承认看着我们的科学主管，这个探险队的第二指挥官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上一次训诫室，这件好事就私底下说……我觉得他快崩溃了，长官。”

“是吗？”John沉思了会儿。Rodney的确是有点绝望，但是崩溃？事实上，比起Rodney在城里的操行，John觉得对他在外面面对可怕外星生物时的表现有信心多了。在外面，Rodney勇敢，忠诚，轻松，甚至有点开心果的感觉，只有到Atlantis，他才开始恼火的。

“是的，长官。老实说，我不是有意敌对他，但是我想他是不是需要心理治疗。我的意思是看他在简报室袭击我的样子，真是很极端。你知道，那里，我从来不说什么针对个人的抨击，我最先思考的总是任务的安全和这里我们要保护的人，长官。”Bates坚定的点头，John准确地明白他的意思。

“你认为McKay博士是个累赘？”

Bates犹豫了一下，“怎么说，没有人能否认他很聪明，长官，但是是的……我认为他是个累赘。如果是我，我会让他休息几星期，让他没有压力，这对他好，也对探险队好。”

“我明白了，军士，我清楚地注意到你和McKay博士之间的彼此厌恶。现在，如果你对我说谎，军士，我保证那不会是件好事，但是如果你说的是事实，那么就一切安好。现在我只问你一次，那天训诫室里我打倒你们让你们清楚地明白McKay博士值得你们最大的尊敬后，你有没有再胁迫过他？”

Bates的嘴抿成一条强硬的曲线，“没有，长官，”他几乎是大叫道，“我一直遵守命令，长官，而且你已经把你的态度表明得很清楚了，长官。”

“那么很好，军士，我会印证你的话的。解散，”John说道，看着Bates离开，感觉自己好像没得到什么，总是觉得自己好像遗漏了什么。他再次轻拍耳麦，叫Hicks下士到他的办公室。Bates是个很难解决的人，但是Hicks呢？嗯，他是个孩子，一个相当温顺的孩子。

几分钟后Hicks站在他的桌前，John靠着椅背坐着，审视着他。他没有他的稍息，在他的目光下，这个金发的孩子开始脸红了。

“下士，我有个问题要问你，而且我想要个诚实的答案，”John告诉他。Hicks的脸更红了，当他回答时声音嘶哑。

“我永远会诚实的面对你的，长官。”他眼中带着渴望说道。John记起当他跪着，低着头，完全顺从时的样子是多么的可爱。是的，这个孩子不可能欺骗他，即使他想要骗他，John都可以眼看出来。

“我想你下班以后会和一些好友一起活动吧，像Krettman，Bates，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对吗？”

“是的，长官，”Hicks点头，但是看起来有点担心，明显不知道John想说些什么。

“最近你有看到McKay博士被人欺负吗？”John问道。Hicks的脸微红，看起来有点尴尬。

“没有，长官，”他低声道，“我为以前对待McKay博士的方式感到抱歉，我没意识到事情发展的过分了，我只是……参与了，但是我现在已经了解那时候自己是多么的愚蠢。”

“那Bates呢？最近你有看到他找McKay博士麻烦吗？”John进一步问到。Hicks激烈的摇头。

“没有，长官！事实上，自从那天你，嗯，在训诫室上我们明白了你的态度以后，我几乎没见他们两个有什么交谈，长官。”Hicks满脸激动的晕红着，“Bates也不让别人多说什么，他对每个用嘲笑眼神看McKay博士的人都怒目而视，甚至有人私下说些McKay的坏话他都会生气，我看见过他差点因为这个和人打架。”

“好的，谢谢，下士，”John叹息，他让这个孩子离开，坐在椅子上，感觉彻底的丧气。现在明显没有什么答案，除非他接受Bates说法，Rodney是快崩溃了。Bates和Hicks的说法一致，虽然他不能完全相信Bates，但是他可以用生命打赌，Hicks说的绝对是真的。

尽管Bates的行为让他困惑，这个人刚才还用一种最微妙的方式明确的敌对Rodney，诋毁他，说他精神状态有问题，暗示要让他退出工作……可是Hicks坚持Bates不但不在私下说Rodney的坏话，而且他还无法忍受任何人说他的坏话，这真是矛盾。

John叹息着，可能在什么地方有明确的答案，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答案明显在躲避他。除了监视状况之外，他实在没什么好做的了，希望如果真有什么答案的话，会自动跳进他的脑子了，因为现在他什么都不知道。

~*~

Rodney在医务室度过了个让人惊讶的好时光。Carson不是很忙，或者他是忙，可是他掌握好了工作量。他陪着Rodney一起吃了顿轻松的饭，不像医生和病人，更像两个好朋友一起分享一些美好时光。Carson一直说着些小笑话，完全没有提到他的训诫，这让Rodney非常感激。

Rodney仍然有点低血糖后的晕或，下午当Carson让他小睡一会儿时他没有反抗。实际上，能够好好睡一觉感觉很好，在他失眠之前他都没有注意到缺乏睡眠是多么痛苦。通常Rodney是不可能白天睡得着觉的，但是Carson坐在他旁边，看着一些文件，感觉奇异的很舒服，当他模糊的醒来时发觉自己已经睡了5个小时。

他应该清楚Carson是会让事情就这么过去的。Rodney吃了晚饭，带着满满的胃和几小时的睡眠，他感觉好了很多，这时Carson探过身去，用他那聪明的蓝眸盯着他，开始那些尖锐的质问。

“那么，你失眠有多久了，伙计？”他问到。Rodney退缩了下，他知道当Carson开始叫他伙计时，就准没好事。

“这没什么，我不需要那么多睡眠，”他回答。Carson微笑着，带着点top意味的严厉的微笑，摆明着他不会让Rodney用这样的回答来敷衍了事。Rodney叹气。

“过去的几个星期，压力很大，”他承认，“我必须让发电机运行，我想做一些测试看看这个城市的运转模式，那些复杂的实验你是不会懂的。”Carson笑着，完全不为Rodney对于他智商的中伤感到不高兴。

“你有没有晚上躺着睡不着，担心些什么事，Rodney？”Carson问道。Rodney茫然地看着他，想着Jeannie, 想着Bates, 以及不知道为什么不停出现在脑海里的Sheppard上校。“Wraith？”Carson加了一句，Rodney嗤之以鼻。

“没有，Carson, 我可以发誓我从来不会晚上躺着睡不着担心Wraith的事，”他真诚地说。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会想！”Carson大叫到，“那些虫子都让我神经过敏，如果你因为这些胡思乱想是很正常的事。”

“噢, 我不会，”Rodney坚定地回答。

“那么你躺着都想些什么？”Carson进一步问到。Rodney觉得他的手开始不安的抽搐。

“只是……我想Sheppard把我赶出他的队伍，”Rodney为自己说得感到惊讶。Carson的眼中闪过了然。

“那么你为什么以他会这么做？”Carson平静得问到。

“在我打Bates之前，他说了些有没有的，”Rodney停顿了一下，“伙计，你不知道那种感觉是多么的差。”

“啊，Bates, 我忘了想什么时候轮到他，”Carson咕噜着，“他找你麻烦吗，Rodney？如果是，这里有很多人可以处理这件事。”

“我完全能够自己处理Bates军士的事情，谢谢你的关心，Carson！”Rodney嘟囔，“不要跟着帮我不要像对个傻瓜一样对我，我可能有很多确定，但是愚蠢绝对不是其中之一。”

Carson仔细的看着他，“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Rodney，”他温柔的说。Rodney考虑着要不要告诉他，但是他突然想起早上Bates坐在那里看他受罚时的情形，他记起Bates摩擦着自己，基于他的痛苦和羞耻达到高潮。该死的，即使他只能做最后一件事，他也一定要向这个混蛋讨回公道。

“没有，”Rodney说道，坚定的绷紧下巴向上台着，“Bates不是问题，他完全不是问题。”

最后，7点左右，Carson在命令他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回实验室工作后，就放了他。Rodney接受这个命令，因为他已经决定不管怎么样都要去一个地方。几分钟后，他来到一扇门前，犹豫着为将要做的事感到全身僵硬，他已经受够了被不断的压迫折磨，是时候开始回击了。

门锁着，但这难不到Rodney。他只敲了一下门，没有理会，直接用自己对这座城市的了解把门打开了，然后走进去。房间里一片漆黑，但是Rodney没有打开灯。他只是关上门，然后走进去坐下。

他心脏狂跳着，但是他把腿翘在桌子上，假装很镇定……然后等待着军队的工作有着严谨的时间表，他知道Bates不久就会回来。确实，Bates10分钟后回来了，他没有开灯，只是开始扯松领口。

“嗨，Bates，”Rodney温和地说。

Bates马上转到一边，拿出武器。Rodney扭曲的咯咯笑着，靠着椅背打开墙上的灯，让房间明亮。Bates看着他脸上充满着吃惊的表情，这让Rodney很高兴，他开心的咧嘴笑。

“你是怎么进来的？”Bates质问，“我出去的时候把门锁了。”

“噢，我知道这座城市的后门，”Rodney告诉他，“我知道这里所有的一切，包括怎么通过一些简单的装置。所以，你要小心，不要惹怒这样的我。”

Bates盯着他，然后他的脸上也露出了大大的笑容，“你不会做什么的，你很软弱，Rodney。”

“想要用你的生命打赌吗？”Rodney险恶的问到，Bates的嘴抿成一线。

“不要吓唬我，男孩，”他怒骂，“你只是个失控的sub，你需要个严厉得top把你拉回来。”然后他脸上的表情改变了，他露出一个扭曲的笑容，“你来这里一定有动机，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这点，现在告诉我，你想要我给你什么，Rodney。”

Rodney把腿从桌子上放下来，努力克服内心升起的恐惧。突然‘攻击是最好的防御，去他的房间，让他不安’的策略不像想象的那么好，而且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进入Bates的房间，如果这军官打算做些肮脏的事，周围都没有其他人。

“我告诉过你，”Bates用低沉柔软的语气说着，“我告诉过你，你会来这里的，我知道你不可能逃得开。现在，跪下，男孩，在我干你之前，我要好好的打你一顿。”说着他的手移到皮带上，Rodney站了起来，紧张的慢慢向门口移动。

“我可不怎么认为，”他嘶哑的叫到，然后想要威严的离开，于是就大步走向门口。当他接近门口的时候，Bates冲到他身边，抓住他的手臂，把他转过来。

“我说了，跪下！”Bates硬是把Rodney压向地板。Rodney一拳打向Bates的胃，脱离他的钳制，试图再次逃跑，可是Bates马上绊倒了他。

Rodney疯狂的胡乱在地板上挣扎着，想要再次逃跑，但是Bates紧紧的压住他。“很好，”Bates嘶哑的叫到，“跪下，那才是你的位置。”他抓着Rodney的头发，把他的头抬起来，然后手指拂过Rodney的嘴唇，“噢，真是适合kou交的嘴唇……我会好好运用的，”Bates低语到。

“你敢把阴J放进我嘴里，我就会把它咬下来，”Rodney咆哮着无望的在Bates的钳制下挣扎着。Bates的眼神明摆着他不想冒这险但是Rodney仍然能够感觉到他的硬挺抵着他的脸颊，这让他感到恶心反胃，同时也明白这让Bates兴奋。“今天我看见了，你这个变态，”Rodney说道，“当我被惩罚时，我看见你……摩擦自己……”

“我能说什么？”Bates笑着，“你爬在刑架上露出屁股的样子，让我硬了。这是你来这里的原因吗，Rodney？那也让你兴奋吗？”

“让我走，”Rodney嘶哑的叫到。一秒钟后，他吃惊得看到Bates照做了。Rodney摔倒在地然后飞快的爬起来。Bates看着他，仍然笑着，他的眼睛慢慢掠过Rodney的身体，好像把他的衣服扒光。

“你真是个讨人厌的sub，我会让你求我的，Rodney。总有一天，你会求我让你吸我的阴J。如果你想，今天也可以。你想要吗，Rodney，它已经为你硬起来了。”Bates的手移到裤子前面，隔着裤子抚摸着自己的阴J。

“如果你现在求我，我会让你吸我的这。可能是让你闭上你那牢骚不断的嘴的好方法。”

Rodney向后退到门边，Bates跟着他，眼中闪着黑暗的光芒，“你知道Sheppard上校对你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质疑吗，Rodney？”他突然用甜蜜的声音说到，“我今天见过他。我打赌你不久就会被强制休息，而我另一个猜测则是，如果你想要回你的工作，唯一的方法就是顺从我。”

“什么？”Rodney惊骇的喘息。

“是的，是的。稍早Sheppard和我有过一次舒适愉悦的小会。我告诉他你是个累赘，而他同意了我的说法。如果你继续行为疯狂，我会要求他为了你的安全把你禁制在你的房间……而且我会志愿做警卫的安排工作。我会保证你安全的，Rodney，只要你是我的男孩。如果你合作，我会让你搬进我的房间，把我的调教项环带在你的脖子上。一旦每个人都知道我是你的top，一旦你在这里度过几个星期，漂亮的，驯服的，温顺的被绑在床上，然后我会帮你赢回你的工作。我甚至会帮助你好好工作，只要你做个好sub，让我干你那柔软的屁股。我听说你得kou交技术很好，我期待着不久就能亲实地感受一下。”

他隔着裤子爱抚着自己的阴J，Rodney背靠着门，胸口充满着恐惧和厌恶。他摸索着门锁，感觉到门在他身后打开，就跌跌撞撞的进走廊。

“很快的，Rodney！”Bates在他身后叫到。

Rodney冲回自己的房间，跑进浴室然后把Carson让他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噢，该死，”把呕吐物都弄进马桶后，他躺在冰冷的浴室地板上对自己咕噜着，“你该死，你真该死，McKay。”

接下来的几天Rodney尽可能的处理好各种情绪问题。他把自己埋在工作里。他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注视着他们从Ancient庙宇中拓印下来的复本。这些是用Ancient语言写的，而且是用Ancient数字代码写的。这很不寻常，就为这个原因，Rodney非常确信在Atlantis只有他可以破译这些。

Elizabeth路过时，为他的工作着迷，有那么会儿，他们感觉就像过去一起工作一样。当Rodney用超快速度的解释，为什么这些代码那么令人激动后，Elizabeth微笑着看着他积极的工作，然后问了些甚至是Rodney都不得不承认的相当有智慧的问题。

4天后，他冲进她的办公室，打断了她和Sheppard正在进行的会议，耀武扬威的把他的笔记本扔在她的桌上。

“找到了！”他兴奋的说着，在房间里跳跃着，几乎不能自制。Sheppard笑着看着他。

“真的，我真喜欢和你玩牌，”他说道。

Rodney也对他笑，“我会输得很惨，但是，作为个能够翻译1万年前古Ancient数字代码的超级天才，在这一点上，我是个完全的赢家，其他所有人都输了，”他高兴的宣布。Sheppard转动着眼睛，仍然咧嘴笑着。Elizabeth阅读着他放在她面前的数据，她着迷的睁大眼睛。Rodney甚至不能克制嘴里逸出的吱喳声。

“这些是有ZPM的星球列表？”她问到。

“是的！ZPM！”Rodney的手开心的不受控制的舞动着。“当然，这些数据有1万年的历史，谁知道ZPM是不是还在那里，但是，至少我们有方向了，而且看这里有3个，3个潜在的ZPM！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他绕着办公室旋转着，没有停顿的向Sheppard上校说出了最后那句询问。Sheppard伸手搭在他的肩头。

“等一下，McKay……在你启动飞船之前，让我们先看下资料，”他笑着，仍然搭着Rodney的肩膀，倾伸向前阅读笔记本上的资料。Rodney深吸一口气，从他刚才高度兴奋的状态上冷静下来。真是太棒了！ZPM！可能这发现能够帮助他在这里得到应有的尊重。

“那么，我们从来没有去过这些中任何一个星球，从最上面的开始怎么样？”Sheppard建议，“RGT-9650。”

“很好，太棒了！”Rodney从Sheppard的手下划开，跳起来冲向门口。

“噢……不是现在，Rodney，”Sheppard用他那开心的懒洋洋的声音说到，“我们需要准备一下。”

“不错，”Elizabeth慢慢的点头，“而且，我想我们不可能正好看到个ZPM放在星门边上，所以你们需要寻找一段时间，那就意味着你们需要补给，我还建议你们带上一队士兵帮你们守住后方。这很重要，绝对不能搞砸。”

“是，”Sheppard认真恼火的慢慢的点头，明显正在考虑整个任务所需要的一切。Rodney叹气。

“那么明天？”

“早上6点。”Sheppard再次对他咧嘴笑，“做得好，Rodney！”Rodney感觉一股自豪从里到外的温暖了他。他漫步回实验室，就像走在空中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这探险里。

RGT-9650上到处都是茂密的森林，但是幸好当他们穿过星门时，还是充满阳光的时候。Rodney判定时间是刚过中午，这样在天黑之前他们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观察一下周围。Rodney在星门边的路标石碑上找到了一些通向另一个荒废神殿的指引，这就节省了他们搜索的时间。

唯一的问题是一些大型的蝙蝠类的动物不断的隔几分钟就攻击他们一次。那些动物并不是很危险，但是它们会抓伤人家的头和脖子，这让神殿的探测变得很困难。Sheppard和他的队员忙于向它们开火，把它们吓跑，让Rodney和他的科学家队伍不受打扰的研究被那些动物破坏了的Ancient神殿。

一只蝙蝠差点咬了Rodney的耳朵，为此Rodney整整叫喊吵闹了10分钟，Sheppard最后呼叫了后援。半小时后，另一对士兵穿过星门，Rodney僵硬的看到Bates带领着他们走过来。

Bates几乎不看他眼在众人面前他总是一丝不苟的，每一分都表现着个职业军人的风范，向Sheppard敬礼，然后命令手下的人散开，随时准备向那些蝙蝠开火。

Rodney放松了下来，Bates不可能在这里对他做什么的，而且他太兴奋了，因为这里可能有个ZPM，都没空注意Bates。

时间慢慢过去，队伍慢慢展开，遗迹很大，大部分墙上的雕刻是一些宗教内容，而且都很新，不可能使Ancients刻上去的。但是Rodney确信如果他们继续寻找，一定能找到些什么的。

夜幕降临时，他们听到星门那里传来噪音声，于是Sheppard带了一小队士兵去侦查。Rodney沿着一些古老的石阶向下走进一间小房间，用手电筒的微弱光线在房间中摸索着。

“找到什么了吗？”一个声音在他后面问道。

“还没有。这间房间可能是给一些高层人物用的，可能用于加冠仪式，或是做书记工作用的，因此比起我们在主房间看到的掩饰类的雕刻，这里的墙上更有机会发现一些秘密纪录，”Rodney心不在焉的说道。然后他僵硬了，因为他认出了那个声音。一只手臂从背后环上他的腰，接着感觉到嘴唇压上了他的脖子。

“我今下午都想和你单独相处，”Bates对着他耳朵低语。Rodney想要推开他，结果反而弄掉了自己的手电筒，让整个房间一下子一片黑暗。Bates大笑，“真是个傻瓜。我真是吃惊Sheppard竟然会允许你单独行动。”

“放开我，”Rodney严厉的说道，在Bates钳制中挣扎着。他是个身材高大的人，可是Bates是个受过训练的士兵，他结实强壮的肌肉根本是不Rodney柔弱的身体可以对抗的。

“你在挑逗我”Bates说，“你不停的俯身去查看那些在你脚下的雕刻，而我不停的想着最后当我的手抓住你那丰满的屁股，狠狠地不断的干你时会多么的美好。”

“我告诉过你那是不可能的，”Rodney嘶哑的声，“我说得还不够明白吗？”

“你是那种必须被强迫的sub，”Bates坚定地告诉他，他的唇再次刷过Rodney的项背，让他颤抖，“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当我坚硬的阴J冲进你屁股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时你会知道的。”

“那么就做啊”Rodney生气地说，“你不停的威胁我，有本事你就直接做啊。为什么不做，Bates？”

“我想强迫得到你那样就不好玩了。不，我要看到当你屈服于我时的眼神。我要享受你的乞求，四肢着地的。”

“我会乞求的”Rodney傲慢的说，“如果在等待我的同意那么你就有的等了，因为那永远不可能。”

“噢，你的”Bates温柔的说，“Sheppard早就认为你很疯狂，而且像你这样的行事方式一直持续下去，不要多久你就会再次搞砸，然后我就会坚持要求他们把你监禁起来，有你在已经不安全了。我已经都计划好了，Rodney，我会等着。等待也是种享受，等着无处可逃，只能爬上我的床。我可以想象你的羞耻，可以预见你四肢着地爬到我面前，请求我带你离开那悲惨的生活，请求我干你的样子。”

Rodney站在那里，麻木的凝视着黑暗。他想着，如果给Bates他想要的事情会怎么样呢？

“我是个讨人厌的sub，你马上就会厌倦我的，”他疲倦的说。Bates收紧环在他腰季的手臂，Rodney感到他半勃起的阴J挤进他的臀缝。

“我会调教好你的，”Bates保证，“我收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鞭子，我保证不久我会彻底的鞭打你。”说着他伸出舌头舔着Rodney的颈背，唾液弄脏了他的皮肤。“很快，Rodney，”Bates允诺，“还有几天，最多一星期，你就是我的了。”突然外面的主房间里一阵骚乱。Bates马上来了身体，然后Rodney听到他跑进神殿的深处。

Rodney站在那里，试着集中精力。他伸手用袖子擦着自己的颈背，感觉真是脏，然后他感到自己的怒火飞快上升，狂怒的他忍不住一拳打向墙壁。瞬间疼痛侵袭了他，让他发出一声无声的呻吟，但是这至少让他不再去想Bates舔他脖子的事。然后他听到阶梯上从主房间过来的脚步声，一秒钟后，手电筒的光线出现在他眼前。

“McKay？”Sheppard的声音，“我们必去离开这里，快点，有艘wraith的飞船在外面。”手电筒的光芒靠近了，Rodney看到Sheppard焦急的淡褐色眼睛。“有人和你在一起吗？”Sheppard问道。

Rodney想都没想就摇了摇头，但是他知道，即使他好好考虑过他也会给出同样的答案。

“没有，没有其他人，我一个人下来的。”

“那我们快走。”Sheppard带着他到主房间，非常焦急地推着他前进。主房间已经空了，太阳也差不多下山了，遗迹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比起下午现在这里的感觉十倍的诡异。

“很好，你找到他了，”Ford跑了过来，“我已经让所有科学家穿过星门了，上校。”

“好点，过人数了吗？”Sheppard问到，开始跑出房间，跑回森林。

“所有人都到了，除了Bates，长官，”Ford回答。

Sheppard停了一下，向后看了眼神殿，“你在那里看到过他吗？”他问Rodney。

Rodney再次摇头，回头紧张的看了眼神殿，希望Bates不要出现。“没有，当第一次发出警报时，我看他离开了，上校，他一定是自己回星门了。”

“你确定？”Sheppard皱眉。

Rodney点头。谎话已经说出口了，不肯能现在收回了，“确定。”

Sheppard打开无线电，“Bates军士……”他呼叫，但是正在那时候一艘wraith飞船在他们头上尖声飞过。“跑！”Sheppard命令，把Rodney推出光束经过的路线。在战斗中，他们和Ford分开了，就只有他们两个曲折的飞奔穿越森林。

Rodney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脏飞快的跳动着，他感激地想着，幸好Sheppard看出去认路，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方向了。Sheppard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不停的推着他。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空旷地，Rodney看到星门就在前面，但是一艘wraith飞船在上面回旋着。

“冲过星门，我会掩护你！我会射击飞船，让它离开，”Sheppard叫到，Rodney犹豫着，“照做！”Sheppard命令。

“那你呢？”Rodney气喘吁吁的问道，手撑着膝盖，在那么困难的地形跑了那么久，他有点支持不住。

“我跟着的。”Sheppard说道。

“我们一起跑，”Rodney建议，不想Sheppard待在后面被Wraith抓住。

“不行！”Sheppard大叫，压下头顶上飞船尖啸声，“跑！”

Rodney想了会儿，然后摇头，“一起。”他抬起下巴倔强的说，Sheppard生气的看着他。最后，他抓起Rodney的手臂，他们一起冲了出去。

到星门有很短的距离，但是对于Rodney却好像他们跑了数英里的路，Sheppard不停的向空中猛烈的射击着。在一艘wraith飞船快要冲到他们面前时，他们终于到达了星门，飞船的光束扫荡着地面

，Sheppard把他推过星门，然后跟着他翻身滚进，终于他们在一片混乱中一起到达了星门的另一边。

Coming Home

Part Five: The Training Collar(1)

John站起来，伸手把Rodney也拉了起来。

“关上护罩，”Rodney说着，咧嘴笑。

“当我们在外面时，你应该学会遵守命令，”John眼睛转向他，对他说。

“嘿，我们都安全回来了，而且如果我们按照你说的方法作，很可能你现在已经在一艘wraith的飞船肚子里了，”Rodney的蓝眼闪着光彩的说道，John不爽的摇头。

“你无药可救了，”他边转向Teyla边小声嘀咕了句。

“Ford顺利回来了吗？”他问，她点点头。

“比你早到分钟，上校，每个人都到了，除了Bates军士。”

“Bates？”John飞快的转身望向Rodney，“我记得刚才我发出警报之后，你看到Bates跑向星门。”Rodney睁着大大的蓝眼无辜的看着他。

“我想我看见过他，”他耸耸肩，“可能我看错了。”

“噢，该死的，Rodney！这是你在那里说的话！你说你确定看他离开了。”

“我有说过吗？我想我是说我确信他离开了，但是不能保证，”Rodney说着，从睫毛底下瞄了John一眼。John见过许多女性sub的谎言，所以他看就是怎么回事，努力的压下怒火，他咆哮到。

“很好，现在我必须去把他带回来。”

“或者你可以把他留在那里，他是个大人……”Rodney开始反对言论。

“我不会把自己人抛下的！”John大叫到，“现在不会，永远都不会，不管是什么理由。现在你，待在这里，不准动，不准去任何地方，不准做任何事，直到我回来。我有话要和你说。”

John拿出枪，转身走向星门，当他正要穿过星门时，吃惊的看着Rodney抓住他的手臂。

“不……不，不，不，”Rodney带着惊慌的说，“你不能一个人过去！那里有wraith的飞船！”

“所以我才要一个人去，”John生气的咬牙切齿。

“等等，不要，这是我想要的……”Rodney咬着嘴唇。John用力地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到一边。

“你想要什么，McKay博士？让Bates被Wraith抓住？让Bates死在那里？那是你想要的？”

Rodney摇着头，蓝眸中带着惊骇，“不，不是那样，也不是我想要的，”他小声说，“我只是想……看，让我和你一起过去，我们可以一起找到他。”

“不，你是个累赘，”John说道，Rodney退后几步，脸上带着种怪异的崩溃，John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但是现在没时间去考虑，没再说什么，他转身穿过星门。

天已经黑了，但是这个星球有3个月亮给他足够的光线，他看到个身影潜伏在树林边缘，紧张的注视着星门上方巡视着的wraith飞船。

“Bates！”John大叫着压下盘旋在空中飞船的轰鸣声，“快跑，我来掩护你。”Bates点点头，开始飞奔，John则选好位置对飞船开火，迫使飞船离开，让飞船的光束扫不到他们。Bates跑得很快，几秒钟后他们就一起冲过星门。

Rodney仍然在原地徘徊着一脸的担忧，当他看到John穿过星门时，马上跑了过去，“噢，感谢上帝，上校。”

“你跟我来，”John嘶声道，抓住Rodney的手臂，推着他上楼，来到Elizabeth的办公室他用力把Rodney甩进门然后在他身后锁上门，接着转到Rodney面前。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质问道。Elizabeth震惊的站立起来。

“John，发生什么事了？Teyla刚才无线电通知我每个人都安全回来了。”

“是的，如果是因为McKay，”John大声说道，“我尽力让自己明白这件事，McKay，但是你是不是蓄意的对我说谎，以至让个人差点死在那里？”

Rodney想了会儿，然后他露出个厌世的笑容，倔强的抬起下巴。

“是的，你知道，我想是这回事。”他说道。

“该死！”John厌恶的转身。

“Rodney，我不相信，”Elizabeth认真的盯着Rodney。

“那是Bates，”John告诉她，“因为Rodney告诉我们他看他离开了，所以被我们留在后面的是Bates。”

“噢，好吧，现在我有点相信了，”Elizabeth叹息，“但是Rodney，你真的那么做了吗？打仗是一回事，但是把人留下让他被wraith抓住可是完全另一回事。我真的很难相信你会做这种事。”

“我想让他被抓，”Rodney叫到。“我只是想吓吓他，我跟Sheppard上校说了，我要去把他弄回来，但是他不让我去。”

“嗯，至少有点意义，”Elizabeth说着，深褐色的眼睛带着尖锐的愤怒，“这次你做得太过分了，Rodney，我真的对你感到失望。”Rodney站直身体，蓝眸中显示着彻底的无所谓，“你为什么做这种事？”Elizabeth问道。

John被Rodney眼中闪过的阴影震动了，他皱着眉，这有些事情让他心烦意乱，但是却又说不出是什么。Rodney看着Elizabeth，然后侧头看了一眼John，好像在探索什么，又好像在恳求着什么。有一瞬间，John觉得他在Rodney眼中看到了答案，可是会儿就消失了，然后Rodney只是耸耸肩，没有回答。

“Rodney，”Elizabeth警告道。正在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接着Bates军士走了进来，他甚至没有看Rodney一眼，只是立正行礼。

“女士，长官，我刚听说McKay博士故意策划把我留在那里，”他用脆弱的声音说到，“我觉得和McKay博士一起工作不再安全了，我要求让他离职。”

Elizabeth叹着气坐下，John同情地看着她。这无疑是个大麻烦。

“军士，McKay博士是这探险队的主要成员，他的专业知识是我们非常需要的，那些专业知识可以救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她疲倦的说。

“在他对我的生命并不尊重的情况下，请原谅我无法对此表示安心，”Bates说。

Elizabeth深深吸了口气，“好吧，我会考虑的。Rodney，因为你没有辩护，请在今晚8点到训诫室报道接受20下拍打。”John看着Rodney，但是他脸上没有闪过任何情绪。“同时，从现在开始你暂时停职，”她说到这次Rodney立刻有了反应，但是不是John预想中的羞愤，而是种类似于扭曲了的绝望的放弃。“Zelenka会接手你的工作，直到我考虑好这件事，”她加了一句。

Rodney紧绷的点点头，无言的接受她的指示，John感到疑惑，像Mckay这样聪明好辩的人怎么就这样无声的接受这些呢。他从Bates身边走过，Bates边侧身让开路，边对他嘀咕了一句，那只是一个词，John站得太远没能听清楚，但是听起来Bates好像是说“今晚”。Rodney畏缩了下，他转身看向Elizabeth，张了张要说什么，但是她给他个生硬表情，他只能再次闭嘴，然后无言的离开了办公室，消沉而又挫败。Elizabeth让Bates离开后，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

“真是难看啊，”她咕噜到。

“是啊，”John靠着墙，试着找出隐藏在深处的不安感的原因，事情感觉上不像他们眼见的那样，有点……“Elizabeth，”他突然说了让自己都感到惊讶的话，“你能让我执行今晚的训诫吗？”

Elizabeth皱眉，“官面上来说Rodney不属于军队的管辖范围，”她说到。

“我知道，”John点头，“但是……至今为止我们所做得都没用，而且现在的情况正在失去控制。现在，我们现在困在这里，就像我说的，Rodney是我们生还的唯一希望，我们不能忽视这点，甚至我们可以忽略他故意把一个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还有就是……我想我们要为他现在的行为负一些责任。”

她挑起眉头，对他点点头，示意他继续。

“记得他第一次受惩罚，就是那次果冻事件，”她再次点头，“我做了些调查，我想整件事比我们了解的要复杂得多，很抱歉我没有告诉你，我想我已经处理好了，可是没想到事情会升级到这种程度。可是为那件事惩罚Rodney，我觉得有种伤害了他感觉。”John平静的说，“他是个骄傲的人，为此他感到极度的羞辱，绝望，然后就是对一切无所谓了。所以，我觉得有种我们亏欠了他感觉。”

“我不敢想象我们对Rodney做了这些，”Elizabeth眼中带着沮丧。

“我不认为是我们做了这些，至少不是全部。明显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发生在他身上，而且在我们惩罚他之前，他已经有点失控了，只是我想我们做得没有帮助到他，反而是把他进一步推向极端。”

“你是建议我们这次不惩罚他？”她问道，“因为我真的不认为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不能宽恕他今天下午所做的，而且Bates肯定会到处宣扬这件事，如果他不被处罚，这会发生动乱的。”

“不，我同意你的看法，他必须被惩罚。不管什么状况，都不能把人留在外面，任凭wraith摆布，”John坚定地说。

“那你为什么认为你代替Peter执行惩罚会对他有帮助？”Elizabeth问。

“我只是想稍微打破现在的状况，”John耸肩，“他有点习惯常规的训诫了，那对他没用，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所以我想我们要用其他的方法震动他。还有，我喜欢Rodney，他是我队伍里的人，而且他看起来很重视这点，所以我想如果我惩罚他会更有效果。”

“那么，好吧，”Elizabeth叹气，“我想对于他，任何可能都值得尝试一下。”

John写完任务报告后，到餐厅里吃了点东西，然后到Lorne少校的办公室给他个重要的指令，接着回到自己的房间，洗了个澡，换下他的野战服，穿上他平时的衣着，黑色皮裤，黑色T恤。穿上日常的衣服让他感觉舒服多了，这些衣服就像第二层皮肤一样舒适，现在他正需要这些。要执行对Rodney的惩罚，让他感到紧张，这很怪异，因为他早就习惯于训诫手下的人了，虽然这次有所不同，这次的情形比较复杂，他不想让情况变得更糟糕。最后，根据多年top的经验，他决定要好好注意Rodney，仔细观察，聆听，他清楚自己该怎么做，可是绝大部分还是取决于Rondey。

John提前10分钟到了训诫室，他把那架推到一边，放了张椅子面对他，把房间弄成他想要的样子以后，就找了张椅子坐下等着。像John知道的那样，Rodney准时8点出现，他在门口犹豫着，吃惊的眨着眼睛。

“发生什么事了？”他看了眼空着的椅子，“我那些可爱的观众呢？”他厌恶的询问着。

“嗯……今天我不想任何人来这里，”John说。Rodney疑惑的盯着他。

“到底为什么？”他问到。John等待着。

“进来，Rodney，还有关上门，”他说到。

“我不明白，”Rodney站在那里，蓝眸中带着困惑，“他们为什么不来？我希望是因为他们都太爱戴我了，所以不想来，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他忧郁而又痛苦的笑了笑，John对他感到一阵怜悯。

“进来，Rodney，”他用更加温和的语气再次说道。

Rodney咬着嘴唇照做，John招手让他过去，“过来，坐下，”他说着，拍拍刚才他放在那里面对他的椅子。

“坐下？这是……今晚我要被惩罚吗？”Rodney问到，“如果是我想回自己的房间，今天是很漫长的一天，而且我真的跑了太长一段路了。”

“你正在受惩罚，Rodney，”John告诉他，“所以你不能离开。”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Rodney的脸上露出几近可笑的惊骇，John挑眉，猜想着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噢，我的天，请告诉我不是你要执行这次的训诫，”他嘶叫到。John给他一个扭曲的笑容。

“是我。”他说。

“为什么？”Rodney问到，“你不是说‘现在你是我队伍里的人’吗？”

“最主要的原因是你撒谎的对象是我，而且你是在外面在我的指挥下对我撒谎，”John回答。

Rodney看着他那对蓝眸中仍然带着惊慌，“但是我是军人！”他抗议，“你没有权力……而且Elizabeth也没有权力下这样的命令！”

“有些事必须改变，”John坚定地告诉他，“明显以前的程序没有用，现在应该做些新的尝试。”

“我不喜欢这样，”Rodney嘟囔到。

“就是要这样的效果，”John回答道，“现在，过来，坐下。”

Rodney大声地叹气，“噢，天，真是越来越糟了，是不是还要先来个说教什么的？”

“不是，我只是想和你谈谈。”John摇头。

“看吧，这些话对任何人来说多不是什么好的征兆，”Rodney扭曲着脸，但是最后他还是走了过去，在John对面坐下。

“你和Bates发生了什么？”John直接的问道。Rodney立刻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坐下，McKay，还没结束，”John用最强硬的命令语气说道。Rodney犹豫着他背部的肌肉僵硬紧绷着然后他叹了口气，转身走回椅子。

“和Bates没有发生什么，”他平静的说，“我只是不喜欢那个人。”

“好吧，”John慢慢点点头，“有很多人我不喜欢，可是我不会把他们当成wraith的食物。”

“噢，可能是因我高尚吧，”Rodney耸肩。

“或者是你有些更多的理由不喜欢他而我不知道这些理由，”John施压，Rodney瞪着他不说话。John叹气。

“你有想过要找个top吗，Rodney？”他问到接着自己也吃惊怎么会问这问题。Rodney生气的脸红。

“我需要该死的top！”他叫到“我从来不找top！我最不想的就是一些像你在周围命令我，我喜欢单身。”

“我只是想那可能可以让你情绪稳定些。”

“噢，是的，因为性爱，是吧？”Rodney对他大叫，“该死的和你无关，上校，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我都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现在，要么惩罚我，要么让我走！”

“对不起，”John平静的说，“那个问题是过分了，我只是在想你为什么那么不开心。”

Rodney瞪着他蓝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John深吸了口气，“你不开心，Rodney，”他温柔的说，“我不是在说你对Bates的行为，但是看着你和Elizabeth最近的相处，我知道那不像你，因为Carson一直在称赞你，而Radek认为自己比不上你。”

“他这么说？”Rodney看起来很吃惊“噢，当然我是天才。和我起工作一定让他感到羞愧了。”

John咽下笑声，“我想是的，Rodney，”他低估，“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那么不开心？”

Rodney再次张开双大大的蓝眸盯着他有一瞬间，John想可能有突破，因为有一瞬间Rodney看起来很信任他会回答他……但是转瞬间，大门再次关上，警戒再次回到Rodney的眼中。

“哈，很好，上校，你是不是在什么领导培训班里学了些情感把戏，嗯？”Rodney双手交叉环在胸口问到。

“对不起，”John简单的说，Rodney皱眉，有点手足无措。

“什么？”

“对不起，我应该早就为上次的果冻事件对你道歉。我做了些调查，知道他有点挑衅。我想我应该让你知道我对那件事感到抱歉，就像我过去告诉过你，我教训过那些有嫌疑的人了。”

“那是次公开训诫，一个公开的道歉应该更合理，”Rodney轻轻的说。John低着头。

“你是对的，我没想到这点，对不起。我不是你的敌人，Rodney，我喜欢你，而且我很高兴你能在我的队伍里。”

“真的？”Rodney马上脸上发光，但是会儿就消沉下去了，“噢，我想现在很难了，因为我现在被停职了。”

“希望不会很久，”John说道。

“好吧……”Rodney紧绷着露出个扭曲的笑容，“可能不久，如果我做些……权宜之计，可能就不会很久。可是那值得吗？为了我的工作值得那样做吗？我想那是我现在想要弄清楚的事。”

“什么意思？”John皱眉，想着Rodney到底在说些什么，“你说的权宜之计是什么意思？”

“那没什么，无论如何今晚就会结束的，”Rodney耸耸肩，“现在，你打算惩罚我吗，上校？我想Elizabeth说20下。”他站起来走向刑架。“这看起来被推开了，”他伸手要移动刑架。

“让它去，我把它推过去的，我们不用老方法做，”John告诉他。

Rodney震惊的转过身，“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次是不同的做法，”John坚定地说，“现在，松开你的裤子，爬到我的膝上。”

“什么？”Rodney问到看起来被彻底吓呆了，“噢，拜托，上校！决不！”

“刑架没起作用，我们要做点不同的尝试。”

“那不合规定！”Rodney叫到，“你不可以强迫我，上校！”

John瞪着他，“不要叫，McKay，我不接受你的指控。我们独自在这里，一个完全不同的星系，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渡过一切困难。现在，你要么趴在我的膝上，接受我用手给你的拍打，要么，你可以等到明天，我会让Elizabeth安排，Peter会用藤条鞭打你的屁股，在那些嘲弄的观众面前，你选哪个？”

“藤条？”Rodney咬着嘴唇。

“是的，用藤条，20下，因为如果Bates想他可以以蓄意谋杀提出指控，Elizabeth想要阻止这一切，所以这是她对我说的，你是接受我的要求，还是等到明天接受一些更痛苦的事，随你。”

John坐着等待着Rodney思考着十分钟慢慢的嘀嗒而过，当他在那里衡量轻重的时候，John看着他脸上复杂的表情，最后，他的肩头顺从的耷拉下来，他屈服了。

“这是错误，”Rodney最后说，手爬上皮带，走向他。

“不，这不同平时，但是错误，”John说道。

“你为什么这么做？”Rodney痛苦的站在那里，John忍不住感到一阵同情。他知道对Rodney来说很难接受，趴在膝上的拍打是很亲密的行为，是爱人、父母，或是很好朋友才能这么做，虽然仍然是惩罚，但却显示着信任和情感。而Rodney很难相信任何人。很明显他内心正在努力挣扎着这次是不寻常的，司法训诫是非私人性质的事，一贯是使用工具执行的，但是John并不想用桨或是皮带，他不为了用那些可以影响Rodney现在的心境，而他真的希望在事情进一步升级之前，可以改变Rodney，他们需要Rodney，不能就这么放弃他。

“因为最近你过得很痛苦，”John温和而坚定地说，“因为我想帮你。”

Rodney眼中带着强烈的情绪，无助的看着John。John也看着他，希望得到他的信任。最后，Rodney退让了，他低下头，松开裤子，然后趴在John的膝上。因为现在的情形，他有点笨拙，但是是个熟练的sub，一会儿就摆好了位置。John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这对Rodney来说很难，但是没有意识到这对他来说也同样困难，毕竟亲密举动是对双方而言的。John伸手想要把Rodney的裤子，连同短裤一起拉下来，只露出Rodney的屁股，直到这时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多么巨大的错误。

司法训诫是非私人进行的，是有原因的，而John晚了整整1分钟才想起来。他是有丰富经验的top，他经常进行趴在膝上的拍打，但是是对爱人，还有几次，是他手下的年轻人，需要严格的训诫，而本质上是需要帮助。他想过把这次的拍打归为后面那种，也想过他应该很简单就能扮演那个他认为Rodney现在需要的，带着关切的严厉的角色，但是实际上他被一股强烈的情感冲击到了，让他大吃一惊。

这感觉不对，但是他打算扮演的那个拯救Rodney的角色，而是他觉得自己做了想要做的事，而且是他想要做的事情，不是惩罚Rodney，而是得到他、拥有他、掌握他、碰触他、占有他……Rodney的重量压在他的大腿上，John想要伸手抚摸他的背，就像对待爱人那样，在拍打之前让他温和平静下来。当Rodney指控他想要强迫他时，他感到被侮辱了，可是现在，他突然对自己所处的位子感到不舒服。他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他甚至不想看到Rodney的屁股，因为他不能确定能不能控制自己不要去爱抚他，而对于Rodney，那绝对是乘人之危。

John深吸了一口气，试着集中精力。他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几个星期前，他刚否决了让Rodney做他的sub的想法。这人是麻烦，虽然是个可爱的麻烦，但是仍然是麻烦，而且John从来想过让这样个多刺的、傲慢的、固执的科学做他的伴侣，不管他那双眼睛有多蓝，或是他的屁股有过丰满圆润。John努力和这些陌生的、新鲜的、几乎彻底无法反抗的情绪抵抗了会儿，试着控制住自己。现在不是时候想这些，地方也不对。他努力回忆着今天下午Rodney欺骗他的情形。他喜欢Rodney，也同情他，但是早些时候他的谎言差点杀了个人，而且不是个其他人，是个John手下的人。John觉得自己的下巴紧绷起来，平时他是个相当懒散的人，隐藏了一些狂暴的本能，而他的个重要原则就是绝对不能把任何人留在后面。Rodney的谎言可以置Bates于死地，不管是怎样的情况，就为了这个理由，Rodney也必须被惩罚。

John举起手，然后重重的落在Rodney的屁股上。他努力不去想Rodney屁股上因此产生的迷人的粉色痕迹，或是Rodney是怎样的紧紧压在他腿上接受拍打，以及他的屁股在拍打下微微颤动的样子。他只是伸手压住Rodney的腰，另一只手再一次严厉的拍下。然后再一次，不停的猛烈的拍打着，不让Rodney在每次拍打后有时间恢复。他希望突破，希望看到Rodney发泄出来，因此他没有打算20下就停下，必须到他看到Rodney有回应为止。

有节奏的拍打持续着，不久John就没有数数了，但是Rodney明显没这样想，因为几秒钟后，他重重的喘了口气，试着从John膝上撑起自己。John把他压回去，Rodney开始慌张的挣扎起来。

“20了！”他控诉，“Elizabeth说20下的！”

“但是我这么说，”John告诉他，“我只是说你必须接受我用手给你的拍打，但是没有说多少下，所以我们要继续下去，直到有我满意的结果为止。”

“不，该死的你！”Rodney想要从John的膝上离开，可是John根本不是他可以匹敌的，他的手臂更牢固的压制住Rodney的身体，再次开始拍打。

“因为你的谎言，一个人差点死了，Rodney，”John冰冷的说道，边快速的不断的在他朝上的屁股上送下严厉的拍打。

Rodney趴在那里看起来几乎吓晕了，然后他开始生气的咕哝，这是John第一次看到他在惩罚中有反应。John记得Rodney在过去的训诫中是多么的安静，让观看者极其无聊，他知道很好，这是他想从Rodney身上看到的反应，不管怎样得反应都好。

Coming Home

Part Five: The Training Collar(2)

Rodney诅咒叫喊了几分钟，直到最终他明白不管他叫喊John多少次，他都不会停止。然后他再次安静下来，John几乎以为他到达了个平静接受一切的状态，但是当他看了眼Rodney的脸，却见到他带着满脸压抑情绪的皱着脸，那些情绪正是John想要打破的。所以他拉近Rodney，再次开始拍打。这次他特意在Rodney屁股上有节奏的不断拍打同一点，他知道有多痛，知道Rodney要忍受这些有多难。

Rodney开始呻吟，一种狂怒的低沉的声音从他喉咙深处发出，他不停的狂叫了几分钟，John都不能确认他是否会突破，他希望会，因为现在Rodney的屁股上已经有个很红的印记，看起来非常痛，但是John知道他必须继续，不管会有多痛。过了几乎一世纪一样，呻吟开始变为呜咽。那是种柔软的悲哀的声音，哀伤的几乎让John停了下来，但是他知道如果他想让Rodney发泄出来，他必须继续下去，而且要比刚才更严厉。他换了个地方继续开始不停的拍打同一点，然后呜咽声变得更绝望了。当John再次看Rodney的脸，他看到眼泪从他的脸颊上流下来。Rodney将脸埋在手臂里，想要隐藏自己的反应，可是John看到，他知道自己成功了。他停了下来，决定抛开所有的规章制度，他伸手轻轻的抚摸Rodney的背。Rodney急促的喘气着，John知道他情绪上的冲击一定比他刚刚接受的拍打更厉害。Rodney的屁股上升起两块深红色的印记，一边屁股一块，John想可能，只是可能，这次的训诫可能有所突破了。

他伸手轻轻的把Rodney的裤子拉起来，但是Rodney并没有从他的膝上离开，他只是趴在那里，身体静静的抽搐着，John始终轻抚着他的背，轻轻的安抚着他，就像对待一个接受了一次严厉拍打的sub一样，感觉不再像是正式训诫，而是私人的，亲密的拍打。虽然John是计划着这么做的，但是他仍然吃惊，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对他的冲击有多大。今晚他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本能行事，努力以他知道的最好的方式来突破Rodney，而且他希望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现在感觉上一切都是正确的，他正确地了解了Rodney，做了最好的选择。John没有说话，Rodney也没有，他只是趴在那里，静静的，伤心的呜咽着，John则坐在那里，轻轻的抚摸着他，安慰着他。然后，最终，像是过了好几个小时样，Rodney的哭泣声慢慢轻了下来，他仍然静静的趴在那里，没有移动。John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这取决于Rodney，不是他。他会按照Rodney的希望做出回应。最终，Rodney笨拙的滑下John的膝，颤抖着站起来。John伸手扶住他，Rodney则给他个苍白的笑容，他的脸上带着水滞，眼中还含着水光，潮湿的睫毛显示惊人的黑色，他看起来像个孩子一样。

“谢谢你，上校，”Rodney轻柔的低声说，“我想……可能，你知道自己的技术很好。”

John挖苦的摇摇头，“我需要你的回应，”他温柔的说，“以前你从没有回应过，这次必须有所不同，不然做了也没用。”

“是的，想要白吃，”Rodney说着，努力用颤抖着的手指拉上拉链，“我应该选择20下藤条，那更容易承受。可是，很糟糕，而我却错在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情况下接受了你的提议。”

“对不起，”John低着头，看着Rodney最后终于处理好他的拉链，然后摸索着皮带，“你做得很好，”John告诉他，想要更多地了解他，想要他们之间的连线不要中断，因为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所有的事，现在他们之间所有的事都不同了，再也不会和过去一样。

“你也做得很好，”Rodney用一种似笑似哭的声音回答。

“这里。”John不能再忍受看着他摸索自己的皮带了，他伸手把Rodney的手推开，帮他扣上皮带。Rodney朦胧的站在那里，伸出一只手放在John的肩头，可能是为了保持平衡，也可能是出于本能。John弄好他的皮带，抬头发现Rodney的蓝眸靠得很近，他有很多事想说，可是却不知道怎么开口，而Rodney也没有说话，他只是用他那双模糊的，带着泪痕的蓝眸看着他。John猜想他们都知道这里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而且虽然他们都不想就这样结束，可是他们也都不知道怎么继续。最后，Rodney清了清嗓子。

“现在我知道了，”他低声说，越过John的肩膀看了眼空着的椅子。

“知道什么？”

“为什么这里没人，是你叫他们不要来的。”

“噢，是的，我叫Lorne少校跟他们说的。”John低头。

“嗯，为这一点，谢谢你。”Rodney低下头，“我宁可死也不想让那些傻子见证刚才发生的事。”

“没什么大不的，Rodney，只是个需要发泄一下，需要好好的发泄一下而已，”John告诉他。他想，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在想，想要抓住Rodney，紧紧地拥抱他。

“不，不要低估你自己，比较你突破了我彻底的，”Rodney温顺的回答，“现在……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交谈，如果你愿意说，”John说，“我不是为了自己的消遣才那么做的，我想成为你的朋友，Rodney，如果你信任我。”

Rodney凝视着他很久，然后，最后，他用袖子擦了擦脸，转身离开，“谢谢……但是……我想现在我真的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

John不同意这点，他认为Rodney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单独待一会儿，但是他不是Rodney的top，他不能掌控他，不能安抚他，不能做现在所有他本能想要做的事情，他只能无能为力的看着Rodney对他陌生的形式化的微点头，然后转身，慢慢走出房间，在他们分享了刚才的一切后，这是绝对错误的。

John跌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努力喘息着他完全不知道怎么这么强烈……明白一次例行公事的训诫怎么会释放出这些情绪，而且他仍然不清楚这些情绪意味着什么。Rodney给他带来的一些感觉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无可参照的他能够感觉内心深处有些什么，他对自己的下属有很强的保护欲望，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对sub们也都很温柔宠爱，但是他从来没有像这次的感觉这么强烈，像莽撞的跳过深渊，结果在空中下沉，不知道会在那里着陆。Rodney引起的这种感觉到惊愕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拍打Rodney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让他迷惑的感觉？

他在脑中一次又一次的回顾着刚才的事，想要明白自己的感受，但是最后仍然是一片空白，以及感到刚才让Rodney离开他是绝对错误。还有一些事让他心烦意乱，有关刚才他们的谈话，他现在还不明白。Rodney说要做一些权宜之计，一些可以挽回他工作的事，John思考着他到底指的是什么，他不喜欢Rodney说那些时暗淡的表情。

John站了起来，他不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但是他知道刚才让Rodney离开是错误的。John跑到走廊直冲升降机，走进升降机后，他犹豫着，Rodney会去哪里呢？Elizabeth是让他停职了，但是那会阻止他去实验室吗？他说过有点累了，他会就这样会自己的房间吗？John考虑了会儿，然后决定按本能行事，去实验室应该是实验室，Rodney是被停职了，但是他会去拿他的电脑，还有所有他需要的东西，不然就只能无所事事，闲得发慌的等待难以预测的未来了。

通向实验室的走廊黑漆漆的，这很正常，因为现在很晚了，城市着这一部分只有在工作的时间才提供能源。John想他可能弄错了，Rodney可能已经回自己的房间了，然后他看到实验室的门半开着，里面亮着一盏灯。John大步走到门边向里看去，Rodney一定是刚到，因为他正像John预想的那样抓着他的电脑和一些各种各样的零零碎碎的设备，慢慢的移动着，小心不要碰到他刺痛的屁股，他仍是一脸迷蒙的表情，好像他不是在那里，他的意识在其他什么地方。John以前看过很多sub有着这样的表情，他知道Rodney现在还没有清醒，仍然处在猛烈拍打后的朦胧中，他需要的是有人抓住他的手臂，把他送上床，看护他，John很乐意来做这个工作，他几乎要把门推开进去时，一个声音让他大吃一惊。

“我一直在等你。”

Rodney僵住了，背上的肌肉紧绷，而John停了下来，一只手仍然伸在外面，想看是谁在说话。从他站的地方看到任何人不过从半开着的门缝看到整个房间的。Rodney明显也没有注意到有人在，不过他现在完全不在状态，没发现有人在也不以吃惊。John听到椅子刮擦地板的声音，然后一个人进入他的视线。

Bates。

John深吸一口气，站在原地。Bates到底在这里干嘛？为什么他要等Rodney？Hicks告诉他那次果冻事件之后他们两个几乎都不说话。Bates走向Rodney，John看到他带着个小小的金属盒子。John皱眉，这感觉越来越怪异。

Rodney终于很慢很慢的转过身，John在他眼中看到一种厌倦的放弃。

“戏演得很好，军士，”Rodney讽刺的点着头，“看起来你赢了。”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Bates露出一个紧绷的笑容，走到Rodney面前停下来。近得都侵占到了Rodney的私人空间。John紧张起来。

“还没，”Bates说道，“直到你颤抖着爬跪在我面前才算完，Rodney。”

Rodney深吸一口气，慢慢向后退，直到背抵到墙。Bates跟着他，仍然侵占着他的空间。John考虑是否要进去阻止一下，但是他又好奇事情会怎么发展。

“我还没决定，”Rodney回答，“我……你需要给我点时间。”

Bates摇头，“不能再给你时间了，必须今晚决定。”

“为什么？”Rodney问道，John听着他完全绝望的语气皱起眉，“为什么一定要今晚？”

“因为。”Bates把盒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向前伏下身，双手撑在Rodney头两边的墙上，把他围在那里，有力地把他钉在墙上。John再次紧张起来，事情看起来开始变得丑陋了。“我的权利被掠夺了，”Bates嘶哑的说，John必须集中精才能听到他在说什么。“今晚，我正等着看你丰满的屁股被鞭打，但是，该死的Sheppard上校命令我们不得靠近。现在，因为你今天想要杀了我，我认为这是你欠我的，而我决定今晚就要你还。我那里有藤条等着你，Rodney，就在我的房间。我会让你的屁股染上红色的瑰纹，然后我会狠狠干你……我还帮你准备了皮鞭带，今晚你不能出来，Rodney，以后也不行。从现在起，你是我的，你不能出来，直到我说可以，而我会好好确认你是否赚到。”

John被Rodney脸上的表情惊呆了，厌恶，害怕，绝望……John感到自己紧握拳头，这是性爱有戏吗？他思考着，努力压下汹涌上升的怒气，这是Rodney想要的吗？看起来不像啊。

Rodney闭上眼睛，然后再次睁开，看起来已经作了决定。他倔强的抬起下巴，John紧张的等待他的回答。

“不，”Rodney坚定地说，“答案仍然是不，Bates。回答一直是不，也永远是不。所以，做你该死的相做得去吧，毁了我的事业，让我的生活处于痛苦之中吧，但是我不会顺从你的，现在不会，永远不会。”

John感到一阵愉悦穿过他全身，感谢上帝，感谢Rodney的固执倔强！在工作时这让他人愤怒，但这也让他不容易被随意摆布。

Bates咧嘴笑着摇头。“你不是那个意思，你只是想玩得更艰难点。”他退后几步，打开桌子上的盒子。“这个，我带给你的，”他说着，从盒子里拿出一个东西，举起来给Rodney看。John伸长脖子看是什么，然后生气的嘶嘶低叫一声。“这是我的调教项环，”Bates说，然后举起手，项环上带着的链条在他手指间叮当作响。这不是普通的调教项环，实际上是种特别的项环，John不禁吃惊看着Rodney看到项环时脸色尽退。Bates拿出来的项环是驯狗用的索套项圈，就像用在狂暴的狗身上来让它安静下来的那种。几年前曾经有人提出要让这种项环非法化，可是没有成功，John从来没有看到任何可靠的top用这种项环。这种项环是很恶毒的，使用错误，绷得太紧，就会致死。“上面有我的标记，”Bates说着，把项环拿到Rodney的眼前，手指轻抚银色的标签。“上面写着‘T.Bates的所有物’。你看，Rodney，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你是我的，我会让你日夜都带着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你是属于谁的。”

Rodney的喉咙里发出咕咕声，John看到他眼中完全是惊恐。现在，一切都能够理解了，那次攻击，那个说Bates已经离开星球的谎言，John想着这件事持续有多久了，想着都有要上吐的感觉。

“低下你的头，Rodney，”Bates说，“为我低下你的头，我就可以帮你戴上我的项环。”

“不，”Rodney摇头，“我告诉过你，不，fuck you（实在不知道怎么翻），Bates。”

Bates露出个扭曲的微笑，“不，你才是被干的人，Rodney，不停的狠狠地干你那丰满的屁股，直到你尖叫。现在，低头，戴上我的项环，那么我明天会去Elizabeth那里，告诉她我好好想过了，我意识到那只是个误会，你是个好人，应该可以继续工作。”

John感到内心一阵发寒，他终于知道事情发展得多严重了，Bates计划了这一切，而且这一定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John猜测着，Bates趁Rodney单独的时候把他找出来，像这样威胁他有多少次了？Bates用Elizabeth，甚至是John，来做这些卑鄙的事有多少次了，要求他们处罚Rodney，用他们来设计那些肮脏的圈套的？Rodney袭击Bates并不是无缘无故，精神失控，那是个被绝望压到角落里看不到希望的人的，合情合理的反击。

Rodney低声道，“我一直认为给我项环时一定是浪漫一刻，我不是个浪漫的人，但是我还是有些像爱的幻想，如果我允许一个top把他的项环给我戴上，那将是种爱的表现，而不是勒索。”

“勒索真是个丑恶的词汇，”Bates嘶声到，“我只是要回我应得的，低下你的头，现在！”他伸手抓住Rodney的肩膀，把他压制住，同时想要把他的项环戴在Rodney的脖子上。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触碰Rodney，John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他内心深处破碎了他甚至没注意到自己在做什么就进了房间，冲向他们，从后面把Bates抓住，把他从Rodney身边拉开，他把Bates扔出去飞过半个房间，然后才注意到Bates笨拙的掉在个工作台上时，脸上露出的震惊，然后Bates翻身爬起来。John没有给他喘息的时间，他带着从所谓有的愤怒冲到Bates摔倒的地方，用那个项环的锁链环住他，然后满足的用他的拳头对上Bates的下巴，一下，两下，三下……

“当个sub说不的时候，”John喘着一次又一次的痛打在Bates的脸上，“他意思就是不。”

“该死的你在干什么？”Bates喘着气，努力举起手挡住那些愤怒的拳头，“这和你无关，上校，这是私事。”

“噢，是吗？可是从我站的地方看这更像是压迫威胁，”John大叫到再次把Bates扔过房间，满意地看到他砰的一声摔在地板上。

“他是没有主人的sub！”Bates抗议到，看到John再次走向他，手脚并用的努力爬开，“他是单身，这没有人想要他，我是在帮他！”

“他说不！”John叫到，他愤怒的眼前一片血色模糊，都快看不清楚东西了，他唯一相做的就是抓住Bates，用他的拳头狠狠地，不停的揍他，他注意到他们现在就想陈词滥调的老电影一样，两个top为个没有项环的sub争执，这是他生中从来没有过的，他从来没有过现在的感觉，他知道有人碰了Rodney，有人不顾Rodney的意愿想要把他的项环戴在Rodney身上，这让他真的真得很生气。

“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正慢慢自我孤立，你看他，他完全就是一堆粪！看他！”Bates大叫，仍然趴伏在地上。John注意到Rodney逃到一边，脸色苍白，眼睛瞪得大大的，震惊得看着发生的一切，他从地上捡起一个东西跑过来，从John面前穿过，直指Bates。John听到一声叮当响，然后就知道Rodney把项环套在Bates的脖子上，然后恶意的收紧锁链。Bates扼死的喘息着，手伸到脖子上，想要松开项环。

“是啊，看他。”Rodney恨恨得说到，一脸厌恶的向下看着Bates，“转过来，接受这个项环感觉怎么样，啊，嗯，Bates？现在，上校……他是你的人，你来处理他吧，”Rodney大声说，把窒息的锁链提给John。John拿着锁链，稍稍放松，Bates跪在那里，抓着喉咙拼命的喘息着。Rodney最后瞪了他一眼，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

John想跟他，但是首先他要解决Bates的问题。Bates现在一片狼藉，他的下巴瘀伤，一只眼睛闭着，血顺着脸滴在衣服上。John一手抓着锁链，一手伸出再次打他，Bates晃动着移开。John把他拉回来，Bates伸手互住脸，John想再打他，但是这人已经没有任何防御力了，他知道已经够了。

“该死，”Bates死声到，“你没有权力干涉，上校，这是个性爱游戏……他几乎就是我的……”

“不，他不是，而且如果这是个游戏，那么你们中只有个扮演的成功，”John喘着，“现在站起来，去医务室，‘下士’。是的，你听到了，你被降职了。从现在起你出于处罚中，我要知道你每天每个小时在哪里。现在立即执行。”

他从Bates的脖子上解开项环，然后拿起来，“至于这些，你现在知道了有多危险。”他转身把项环重重的丢向墙壁。项环破碎，然后掉在地上，碎片在地上堆成一堆。“告诉我，Bates，你想让基地里的sub都认为我们top是恶名昭著吗？如果是这样，你该死的成功了。”

John连通无线电，叫来两个士兵，让他们护送Bates去医务室。

“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单独待着，”几分钟后他们到达时，John向他们指示，“Beckett医生结束后，你们可以护送他回他的房间，然后在外面守着。明天早上八点，他要想Lorne少校汇报，你们要护送他过去。”

“你错了，上校，”Bates边走出房间，边气喘得说，“我胜任我的工作，在这里你找不到适合的人来取代我。”

“噢，我想我们能够处理这些，”John斥鼻，然后厌恶的转身。

他站在房间里，手搭在屁股上，重重的呼吸着，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仍然感到生气，他想用拳头攻击，想要去破坏，去痛击，去毁灭。这些困扰这不像他，平时他都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现在有些状况让他不能自控。他不知道怎么自己会有这样的反应。以前他也遇到过一些很滥的top，甚至还私下的处理过一二个这样的top，但是没有人像这样影响到他。他闭上眼睛，仍然能看到Bates逼近Rodney，碰触Rodney，把他钉在墙上，想要把项环戴在他身上。一股强烈的反胃感在他体内盘旋，让John吃惊。他弯下身，忍不住呕吐在实验室的地板上。他觉得好像被自己的情感吸没了。这些情感正在吞噬他，掏空他。以前他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行为反常得让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部分他想跟上Rodney，看看他是否一切安好，但是这个天生的sub，他没有权力支配他。而他黑暗的那一部分则想要跟上Bates，抓住他，亲手杀了他。而这让他极度困扰，忍不住开始发抖，全然不确定能否控制住自己。

最后，他蹒跚的走向门口，从口袋里拿出口香糖，嚼着把嘴里呕吐的味道驱散。他需要去看看Rodney。这是类似一种自然反应，他彻底无助的顺从情绪的指引。这对他来说真是个全新的体验。他大声敲着Rodney的房门，然后等着。他听到里面有声响，可是没应门。

“是我，Rodney！”他大声道，“Sheppard。”他再次敲门。这次门开了，Rodney就站在那里，警惕的看着他。“我只是……”John突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他的眼睛探索者Rodney的身体，划过他的脖子，Bates想把项环戴上去的脖子。他压下又一股恶心的感觉，“只是想确认你是否安好，”John努力说出这些。Rodney的眼睛中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

“我好，你还真会装腔作势啊。”他怀恨的低语到。

“你为什么不说出来？”John生气的反击，“你为什么不来找我，或是Elizabeth，该死的，甚至Carson，告诉我们他直以来都对你做了些什么？”

Rodney的眼中带着温怒以及……羞愧？“我是这个基地的第二指挥官。我不是……那些……那些刚刚意识到自己是sub的愚蠢的孩子，我必须会处理那些多余的迟钝的top。我……这些……，”他摇着头，“我应该有能力处理这些，”他低声到。

“你需要定有这个能力，”Sheppard叹气，想起Radek说Rodney是个多么骄傲的人。他忍不住贪婪的用眼睛吞噬着Rodney，想要碰触他，想要得到他，想要占有他。肾上腺素仍然飞快的运作着，他是在一个sub面前和另一个top战斗获胜的top……他血液中一些古老的因素冒出来，想要把他的奖品带回床，咬他，标记他，吻他，干他，完全的占有他，那样就没人质疑他是属于谁的了，就再也不会有人敢碰触他了。

“如果你想要感谢你，那么……谢谢，”Rodney粗鲁的嘀咕。

“我要你该死的感谢，”John大声说。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Rodney的下巴以那熟悉的方式抬高，John真想抓住他，吻上那不老实的嘴，虽然他知道那不可行。今晚Rodney刚击退了个讨厌的top，他显然没有任何情绪去接受另一个top的示好。John的胃渴求的收缩着，但是他控制住自己，知道现在不是向Rodney要求什么的时候。他努力压制住自己的情绪，向Rodney点点头。

“像我刚才说的，我只是想知道你还好吗。”

“我刚才说过，我很好，”Rodney简略的他向他点点头。

“我会对Elizabeth说的，”John温柔的说，眼睛没办法从Rodney身上移开，“关于停职。我们需要谈谈发生了些什么。我会安排明天的会议。”

“我想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Rodney大声说。

“你太倔强了，”John大声叫回去，“这已经超出你想要的范围了，Rodney。Elizabeth要适当的做好她的工作，就必须知道这些。”

“好，很好，随你。现在我可以上床睡觉了吗？”

John努力不去想Rodney赤裸的躺在床上，手腕上带着对漂亮的手铐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明天见。”他花了每一分力量把自己拉离门口，沿着走廊，离开Rodney。

当他走进廊道，他开始飞奔，直到他跑到西南角的栏杆，站在磅礴的大雨中，看着一片黑暗的大海。他站在那里很久很久，沉重的呼吸着，他的黑发潮湿如墨，但是他的情绪仍像刚才一样强烈紧张。最后，他逼着自己再一次奔跑，飞快的狂奔，压迫着他的身体，让他什么都不能想，除了自己的心跳，大风吹在他脸上的刺痛，以及打在身上的大雨。他不停的跑着，跑着，希望能脱自己的情绪，希望被这Atlantis的黑夜吞噬。

Coming Home

Part Five: The Training Collar(2)

Rodney诅咒叫喊了几分钟，直到最终他明白不管他叫喊John多少次，他都不会停止。然后他再次安静下来。John几乎以为他到达了个平静接受一切的状态，但是当他看了眼Rodney的脸，却见他带着满脸压抑情绪的皱着脸，那些情绪正是John想要打破的。所以他拉近Rodney，再次开始拍打。这次他特意在Rodney屁股上有节奏的不断拍打同一点，他知道这有多痛，知道Rodney要忍受这些有多难。

Rodney开始呻吟，一种狂怒的，低沉的声音从他喉咙深处发出，他不停的狂叫了几分钟，John都不能确认他是否会突破，他希望会，因为现在Rodney的屁股上已经有个很红的印记，看起来非常痛，但是John知道他必须继续，不管会有多痛。过了几乎一世纪一样，呻吟开始变为呜咽。那是种柔软的悲哀的声音，哀伤的几乎让John停了下来，但是他知道如果他想让Rodney发泄出来，他必须继续下去，而且要比刚才更严厉，他换了个地方继续开始不停的拍打同一点，然后呜咽声变得更绝望了。当John再次看Rodney的脸，他看到眼泪从他的脸颊上流下来。Rodney将脸埋在手臂里，想要隐藏自己的反应，可是John看到，他知道自己成功了。他停了下来，决定抛开所有的规章制度，他伸手轻轻的抚摸Rodney的背。Rodney急促的喘气着，John知道他情绪上的冲击一定比他刚刚接受的拍打更厉害。Rodney的屁股上升起两块深红色的印记，一边屁股一块，John想可能，只是可能，这次的训诫可能有所突破了。

他伸手轻轻的把Rodney的裤子拉起来，但是Rodney并没有从他的膝上离开，他只是趴在那里，身体静静的抽搐着，John始终轻抚着他的背，轻轻的安抚着他就像对待一个接受了一次严厉拍打的sub一样这感觉不再像是正式训诫，而是私人的，亲密的拍打。虽然John是计划着这么做的，但是他仍然吃惊的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对他的冲击有多大。今晚他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本能行事，努力以他知道的最好的方式来突破Rodney，而且他希望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现在感觉上一切都是正确的，他正确地了解了Rodney，做了最好的选择。John没有说话，Rodney也没有，他只是趴在那里，静静的，伤心的呜咽着，John则坐在那里，轻轻的抚摸着他，安慰着他。然后，最终，像是过了好几个小时样，Rodney的哭泣声慢慢轻了下来，他仍然静静的趴在那里没有移动。John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这取决于Rodney，不是他会按照Rodney的希望做出回应。最终，Rodney笨拙的滑下John的膝，颤抖着站起来。John伸手扶住他，Rodney则给他个苍白的笑容，他的脸上带着水滞，眼中还含着水光，潮湿的睫毛显示惊人的黑色，让他看起来像个孩子一样。

“谢谢你，上校，”Rodney轻柔的低声说，“我想……可能，你知道自己的技术很好。”

John挖苦的摇摇头，“我需要看你的回应，”他温柔的说，“以前你从没有回应过，这次必须有所不同，不然做了也没用。”

“是的，想想我是个白吃，”Rodney说着，努力用颤抖着的手指拉上拉链，“我应该选择20下藤条，那更容易承受。可是我很卑鄙，而我却错在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情况下接受了你的提议。”

“对不起，”John低着头，他看着Rodney最后终于处理好他的拉链，然后摸索着皮带，“你做得很好，”John告诉他，想要更多地了解他，想要他们之间的连线不要中断，因为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所有的事，现在他们之间所有的事都不同了，再也不会和过去一样了。

“你也做得很好，”Rodney用一种似笑似哭的声音回答。

“这里。”John不能再忍受看着他摸索自己的皮带了，他伸手把Rodney的手推开，帮他扣上皮带。Rodney朦胧的站在那里，伸出一只手放在John的肩头，可能是为了保持平衡，也可能是出于本能。John弄好他的皮带，抬头发现Rodney的蓝眸靠得很近，他有很多事想说，可是却不知道怎么开口，而Rodney也没有说话，他只是用他那双模糊的，带着泪痕的蓝眸看着他。John猜想他们都知道这里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而且虽然他们都不想就这样结束，可是他们也都不知道怎么继续。最后，Rodney清了清嗓子。

“现在我知道了，”他低声说，越过John的肩膀看了眼空着的椅子。

“知道什么？”

“为什么这里没人。是你叫他们不要来的。”

“噢，是的，我叫Lorne少校跟他们说的。”John低头。

“嗯，为这一点，谢谢你。”Rodney低下头，“我宁可死也不想让那些傻子见证刚才发生的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Rodney，只是个人需要发泄一下，需要好好的发泄一下而已，”John告诉他。他想，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在想，想要抓住Rodney，紧紧地拥抱他。

“不，不要低估你自己，上校。你突破了我彻底的，”Rodney温顺的回答，“现在……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了。”

“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交谈，如果你愿意说，”John说，“我不是为了自己的消遣才那么做的，我想成为你的朋友，Rodney，如果你信任我。”

Rodney凝视着他很久，然后，最后，他用袖子擦了擦脸，转身离开，“谢谢……但是……我想现在我真的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

John不同意这点，他认为Rodney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单独待一会儿，但是他是Rodney的top，他不能掌控他，不能安抚他，不能做现在所有他本能想要做的事情。他只能无能为力的看着看着Rodney对他陌生的，形式化的微点头，然后转身，慢慢走出房间，在他们分享了刚才的一切后，这是绝对错误的。

John跌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努力喘息着他完全不知道感觉这么强烈……不明白一次例行公事的训诫怎么会释放出这些情绪，而且他仍然清楚这些情绪意味着什么。Rodney给他带来的一些感觉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无可参照的他能够感觉内心深处有些什么，他对自己的下属有很强的保护欲望，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对sub们也都很温柔宠爱，但是他从来没有像这次的感觉这么强烈。像莽撞的跳过深渊，结果在空中下沉，不知道会在那里着陆。Rodney引起的这种感到惊愕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拍打Rodney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让他这样感觉？

他在脑中一次又一次的回顾着刚才的事，想要明白自己的感受，但是最后仍然是一片空白，以及感到刚才让Rodney离开他是绝对错误。还有一些事让他心烦意乱，有关刚才他的谈话，他现在还不明白。Rodney说要做一些权宜之计，一些可以挽回他工作的事，John思考着到底指的是什么，他不喜欢Rodney说那些时暗淡的表情。

John站了起来他不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但是他知道刚才让Rodney离开是错误的。John跑到走廊直冲升降机，走进升降机后，他犹豫着Rodney会去哪里呢？Elizabeth是让他停职了，但是那会阻止他去实验室吗？他说过有点累了，他会就这样回自己的房间吗？John考虑了会儿，然后决定按本能行事。去实验室应该是实验室，Rodney是被停职了，但是他会去拿他的电脑，还有所有他需要的东西，不然就只能无所事事，闲得发慌的等待难以预测的未来了。

通向实验室的走廊黑漆漆的，这很正常，因为现在很晚了，城市着这一部分只有在工作的时间才提供能源。John想他可能弄错了，Rodney可能已经回自己的房间了，然后他看到实验室的门半开着，里面亮着一盏灯。John大步走到门边向里看去，Rodney一定是刚到，因为他正像John预想的那样抓着他的电脑和一些各种各样的零零碎碎的设备，慢慢的移动着，小心不要碰到他刺痛的屁股。他仍是一脸迷蒙的表情，好像他不是在那里，他的意识在其他什么地方。John以前看过很多sub有着这样的表情，他知道Rodney现在还没清醒，仍然处在猛烈拍打后的朦胧中。他需要的是有人抓住他的手臂，把他送上床，看护他。John很乐意来做这个工作。他几乎要把门推开进去时，一个声音让他大吃一惊。

“我一直在等你。”

Rodney僵住了，背上的肌肉紧绷，而John停了下来，一只手仍然伸在外面，想着是谁在说话。从他站的地方看不到任何人，不过从半开着的门是不可能看到整个房间的。Rodney明显也没有注意到有人在，不过他现在完全不在状态，没发现有人在。John吃惊。John听到椅子刮擦地板的声音，然后一个人进入他的视线。

Bates。

John深吸一口气，站在原地。Bates到底在这里干嘛？为什么他要等Rodney？Hicks告诉他那次果冻事件之后他们两个几乎都不说话。Bates走向Rodney，John看到他带着个小小的金属盒子。John皱眉，这感觉越来越怪异。

Rodney终于很慢很慢的转过身，John在他眼中看到一种厌倦的放弃。

“戏演得很好，年轻，”Rodney讽刺的点着头，“看起来你赢了。”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Bates露出一个紧绷的笑容，走到Rodney面前停下来，近得都侵占到了Rodney的私人空间。John紧张起来。

“还没，”Bates说道，“直到你颤抖着爬跪在我面前才算完，Rodney。”

Rodney深吸一口气，慢慢向后退，直到背抵到墙。Bates跟着他，仍然侵占着他的空间。John考虑是否要进去阻止一下，但是他又好奇事情会怎么发展。

“我还没决定，”Rodney回答，“我……你需要给我点时间。”

Bates摇头，“不能再给你时间了，必须今晚决定。”

“为什么？”Rodney问道，John听着他完全绝望的语气皱起眉，“为什么一定要今晚？”

“因为。”Bates把盒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向前伏下身，双手撑在Rodney头两边的墙上，把他围在那里，有力地把他钉在墙上。John再次紧张起来，事情看起来开始变得糟糕了。“我的权利被掠夺了，”Bates嘶哑的说，John必须集中精神才能听到他在说什么。“今晚，我正等着看你丰满的屁股被鞭打，但是，该死的Sheppard上校命令我们不得靠近。现在，因为你今天想要杀了我，我认为这是你欠我的，而我决定今晚就要你还。我那里有藤条等着你，Rodney，就在我的房间。我会让你的屁股染上红色的瑰纹，然后我会狠狠干你……我还帮你准备了束缚带，今晚你不能出来，Rodney，以后也不行。从现在起，你是我的，你不能出来，直到我说可以，而我会好好确认你是否赚到。”

John被Rodney脸上的表情惊呆了，厌恶，害怕，绝望……John感到自己紧握拳头，这是性爱有戏吗？他思考着，努力压下汹涌上升的怒气。这是Rodney想要的吗？看起来不像啊。

Rodney闭上眼睛，然后再次睁开，看起来已经作了决定。他倔强的抬起下巴，John紧张的等待他的回答。

“不，”Rodney坚定地说，“答案仍然是不，Bates。回答一直是不，也永远是不。所以，做你该死的相做得去吧，毁了我的事业，让我的生活处于痛苦之中吧，但是我不会顺从你的，现在不会，永远不会。”

John感到一阵愉悦穿过他全身，感谢上帝，感谢Rodney的固执倔强！在工作时这样他以愤怒，但这也使他不容易被随意摆布。

Bates咧嘴笑着摇头。“你不是那意思，你只是想玩得更艰难点。”他退后几步，打开桌子上的盒子。“这个，我带给你的，”他说着，从盒子里拿出一个东西，举起来给Rodney看。John伸长脖子看是什么，然后生气的嘶嘶低叫一声。“这是我的调教项环，”Bates说，然后举起手，项环上带着的链条在他手指间叮当作响。这是普通的调教项环，实际上是种特别的项环，John感到吃惊看着Rodney看到项环时脸色尽退。Bates拿出来的项环是驯狗用的索套项圈，就像用在狂暴的狗身上来让它安静下来的那种。几年前曾经有人提出要让这种项环非法化，可是没成功，John从没有看到任何可靠的top用这种项环。这种项环是很恶毒的，使用错误，绷得太紧，就会致死。“上面有我的标记，”Bates说着，把项环拿到Rodney的眼前，手指轻抚银色的标签，“上面写着‘T.Bates的所有物’。你看，Rodney，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你是我的，我会让你日夜都带着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你是属于谁的。”

Rodney的喉咙里发出咕咕声，John看他眼中完全是惊恐。现在，一切都能够理解了，那次攻击，那个说Bates已经离开星球的谎言，John想着这件事持续有多久了，想着都有要让的感觉。

“低下你的头，Rodney，”Bates说，“为我低下你的头，我就可以帮你戴上我的项环。”

“不，”Rodney摇头，“我告诉过你，不，fuck you（实在不知道怎么翻），Bates。”

Bates露出个扭曲的微笑，“不你才是被干的人，Rodney，不停的狠狠地干你那丰满的屁股，直到你尖叫。现在，低头，戴上我的项环，那么我明天会去Elizabeth那里，告诉她我好好想过了，我意识到那只是个误会，你是个好人，应该可以继续工作。”

John感到内心一阵发寒，他终于知道事情发展得多严重了，Bates计划了这一切，而且这一定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John猜测着，Bates趁Rodney单独的时候把他找出来，像这样威胁他有多少次了？Bates用Elizabeth，甚至是John，来做这些卑鄙的事有多少次了，要求他们处罚Rodney，用他们来设计那些肮脏的圈套的？Rodney袭击Bates并不是无缘无故，精神失控，那是个被绝望压到角落里看到希望的人的，合情合理的反击。

Rodney低声道，“我一直认为给我项环时一定是浪漫一刻，我不是个浪漫的人，但是我还是有些像女孩的幻想，如果我允许一个top把他的项环给我戴上，那将是种爱的表现，而不是勒索。”

“勒索真是个丑恶的词汇，”Bates嘶声到，“我只是要回我应得的，低下你的头，现在！”他伸手抓住Rodney的肩膀，把他压制住，同时想要把他的项环戴在Rodney的脖子上。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触碰Rodney，John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他内心深处破碎了他甚至没注意到自己在做什么就进房间，冲向他们，从后面把Bates抓住，把他从Rodney身边拉开，他把Bates扔出去飞过半个房间，然后才注意到Bates笨拙的掉在个工作台上时，脸上露出的震惊，然后Bates翻身爬起来，John没有给他喘息的时间，他带着从所谓有的愤怒冲到Bates摔倒的地方，用那个项环的锁链环住他，然后满足的用他的拳头对上Bates的下巴，一下，两下，三下……

“当个sub说不的时候，”John咆哮着一次又一次的痛打在Bates的脸上，“他的意思就是不。”

“该死的你在干什么？”Bates喘着气，努力举起手挡住那些愤怒的拳头，“这和你无关，上校，这是私事。”

“噢，是吗？可是从我站的地方看这更像是压迫威胁，”John大叫到，再次把Bates扔过房间，满意地看到他砰的一声摔在地板上。

“他是没有主人的sub！”Bates抗议到，看到John再次走向他，手脚并用的努力爬开，“他是单身，这里没人想要他，我是在帮他！”

“他说不！”John叫到，他愤怒的眼前一片血色模糊，都快看不清楚东西了，他唯一相做的就是抓住Bates，用他的拳头狠狠地，不停的揍他，他注意到他们现在就想陈词滥调的老电影一样，两个top为个没有项环的sub争执，这是他生中从来没有过的，他从来没有过现在的感觉，他知道有人碰了Rodney，有人不顾Rodney的意愿想要把他的项环戴在Rodney身上，这让他真的真得很生气。

“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正慢慢自我孤立，你看看他，他完全就是一堆垃圾！看看他！”Bates大叫，仍然趴伏在地上。John注意到Rodney逃到一边，脸色苍白，眼睛瞪得大大的，震惊得看着发生的一切，他从地上捡起一个东西跑过来，从John面前穿过，直指Bates。John听到一声叮当响，然后就知道Rodney把项环套在Bates的脖子上，然后恶意的收紧锁链。Bates扼死的喘息着，手伸到脖子上，想要松开项环。

“是啊，看着他，”Rodney恨恨得说到，一脸厌恶的向下看着Bates，“转过来，接受这个项环感觉怎么样，啊，嗯，Bates？现在，上校……他是你的人，你来处理他吧，”Rodney大声说，把窒息的锁链提给John。John拿着锁链，稍稍放松，Bates跪在那里，抓着喉咙拼命的喘息着。Rodney最后瞪了他一眼，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

John想跟上他，但是首先他要解决Bates的问题。Bates现在一片狼藉，他的下巴瘀伤，一只眼睛闭着，血顺着脸滴在衣服上。John一手抓着锁链，一手伸出再次打他，Bates晃动着移开。John把他拉回来，Bates伸手互住脸，John想再打他，但是这人已经没有任何防御力了，他知道已经够了。

“该死，”Bates死声到，“你没有权力干涉，上校，这是个性爱游戏……他几乎就是我的……”

“不，他不是，而且如果这是个游戏，那么你们中只有个扮演的成功，”John咆哮着，“现在站起来，去医务室，‘下士’。是的，你听到了，你被降职了。从现在起你出于处罚中，我要知道你每天每个小时在哪里。现在立即执行。”

他从Bates的脖子上解开项环，然后拿起来，“至于这些，你现在知道了有多危险。”他转身把项环重重的丢向墙壁。项环破碎，然后掉在地上，碎片在地上堆成一堆。“告诉我，Bates，你想让基地里的sub都认为我们top是恶名昭著吗？如果是这样，你该死的成功了。”

John连通线电，叫来两个士兵，让他们护送Bates去医务室。

“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单独待着，”几分钟后他们到达时，John向他们指示，“Beckett医生结束后，你们可以护送他到他的房间，然后在外面守着。明天早上八点，他要想Lorne少校汇报，你们要护送他过去。”

“你错了，上校，”Bates边走出房间，边气喘得说，“我胜任我的工作，在这里你找不到适合的人来取代我。”

“噢，我想我们能够处理这些，”John斥鼻，然后厌恶的转身。

他站在房间里，手搭在屁股上，重重的呼吸着，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仍然感到生气，他想用拳头攻击，想要去破坏，去痛击，去毁灭，这些跟困扰这不像他，平时他都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现在有些状况让他不能自控。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反应，以前他也遇到过一些很滥的top，甚至还私下的处理过一二个这样的top，但是没有人像这样影响到他。他闭上眼睛，仍然能看到Bates逼近Rodney，碰触Rodney，把他钉在墙上，想要把项环戴在他身上。一股强烈的反胃感在他体内盘旋，让John吃惊他弯下身，忍不住呕吐在实验室的地板上。他觉得好像被自己的情感奴役了，这些情感正在吞噬他，掏空他。以前他从来都没有过这样感觉，行为反常得让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部分的他想要跟上Rodney，看看是否一切安好，但是这人是他的sub，他没有权力支配他，而他黑暗的那一部分则想要跟上Bates，抓住他，亲手杀了他，而这让他极度困扰，忍不住开始发抖，全然不确定能否控制住自己。

最后，他蹒跚的走向门口，从口袋里拿出口香糖，咀嚼着把嘴里呕吐的味道驱散。他需要去看看Rodney。这是类似一种自然反应，他彻底无助的顺从情绪的指引，这对他来说真是个全新的体验。他大声敲着Rodney的房门，然后等着他听到里面有声响，可是没应门。

“是我，Rodney！”他大声道，“Sheppard。”他再次敲门，这次门开了，Rodney就站在那里，警惕的看着他。“我只是……”John突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他的眼睛探索着Rodney的身体，划过他的脖子，Bates想把项环戴上去的脖子，他压下又一股恶心的感觉。“只是想确认你是否安好，”John努力说出这些。Rodney的眼睛中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

“我很好，你还真会装腔作势啊。”他怀恨的低语到。

“你为什么不说出来？”John生气的反击，“你为什么不来找我，或是Elizabeth，该死的，甚至Carson，告诉我他们以来都对你做了些什么？”

Rodney的眼中带着温怒以及……羞愧？“我是这个基地的第二指挥官。我不是……那些……那些刚刚意识到自己是sub的愚蠢的孩子，我必须会处理那些多余的迟钝的top。我……这些……，”他摇着头，“我应该有能力处理这些，”他低声到。

“你需要定有这个能力，”Sheppard叹气，想起Radek说Rodney是个多么骄傲的人。他忍不住贪婪的用眼睛吞噬着Rodney，想要碰触他，想要得到他，想要占有他。肾上腺素仍然飞快的运作着，他是在一个sub面前和另一个top战斗获胜的top……他血液中一些古老的因素冒出来，想要把他的奖品带回床，咬他，标记他，吻他，干他，完全的占有他。那样就没人质疑他是属于谁的了，就再也不会有人敢碰触他了。

“如果你想要感谢你，那么……谢谢，”Rodney粗鲁的嘀咕。

“我要你该死的感谢，”John大声说。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Rodney的下巴以那熟悉的方式抬高，John真想抓住他，吻上那不老实的嘴，虽然他知道那不可行。今晚Rodney刚击退了个讨厌的top，他还没有任何情绪去接受另一个top的示好。John的胃渴求的收缩着，但是他控制住自己，知道现在不是向Rodney要求什么的时候。他努力压制住自己的情绪，向Rodney点点头。

“像我刚才说的，我只是想知道你还好吗。”

“我刚才说过，我很好，”Rodney简略的他向他点点头。

“我会对Elizabeth说的，”John温柔的说，眼睛没办法从Rodney身上移开，“关于停职。我们需要谈谈发生了些什么。我会安排明天的会议。”

“我想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Rodney大声说。

“你太倔强了，”John大声叫回去，“这已经超出你想要的范围了，Rodney。Elizabeth要适当的做好她的工作，就必须知道这些。”

“好，好，随你。现在我可以上床睡觉了吗？”

John努力不去想Rodney赤裸的躺在床上，手腕上带着对称的手铐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明天见。”他花了每一分力量把自己拉离门口，沿着走廊，离开Rodney。

当他走到廊道尽头，他开始飞奔，直到他跑到西南角的栏杆，站在磅礴的大雨中，看着一片黑暗的大海。他站在那里很久很久，沉重的呼吸着，他的黑发潮湿如墨，但是他的情绪仍像刚才一样强烈紧张。最后，他逼着自己再一次奔跑，飞快的狂奔，压迫着他的身体，让他什么都不能想，除了自己的心跳，大风吹在他脸上的刺痛，以及打在身上的大雨。他不停的跑着，跑着，希望摆脱自己的情绪，希望被这Atlantis的黑夜吞噬。

Coming Home

Part Six: The Commitment Collar(2)

他们穿过星门，John立刻打开无线电，“Rodney？”他叫到。这个星球正是夜晚，树木被狂风暴雨吹得不停摇摆，让整个地方看起来有点可怕。无线电里传来嘟嘟声，但是没有回答。

“听起来像是……”Carson皱着眉，仔细听声音。

“听起来像是有人想要回答，但是信号不良，是的，就是这样。”John说道。

“Rodney？”他再次叫到。回答是另一声电磁干扰声，应该是有人回答了。John拿出生命感应器，但是看到屏幕上都是重叠在一起的模糊不清的绿点。

“电磁干扰！”Carson压过风雨声叫到。

“是啊，那我们只能一步一步来了，”John也大叫着，拿出口袋里的几张纸。这并不足以指明路线，John想Rodney肯定把最主要的相关资料带在身上了，但是他至少可以确定大致方向。他们在暴风雨中边走边跑，John每走几步就打开无线电联系一下。差不多走了2里路，John听了下来，听到无线电里传来模糊的声音。

“Rodney？”

电磁声。然后，模糊的，“……遗迹，我们……东面……该死……哎呦，哎呦……”

“Rodney？！”John压下树林中的风声大叫着。

“肯定是他，”Carson说，“听上去他的无线电有问题。”

“或是有什么干扰了信号，可能我们靠近点就能听清楚了，”John回答，“听上去他像是告诉我们要向废墟的东面走。”

“可能，我们只能继续前进了，”Carson紧随其后。他们转身朝东，John继续开着无线电，信号就像他们推测的那样越来越强了。

“Rodney？说话，伙计，说话，”John大叫着，试着在狂风中听清楚声音。他可不想刚陷入爱河，还没来得及亲吻他就失去他！绝对不能那样！

“……上校……找到了……然后……该死……摔倒……很黑……该死……”

“你带了枪吗？”John对着无线电大吼，希望Rodney能清楚地听到他说什么，“如果带了，朝天上开枪，别打到自己。”

他们停下来等着，几秒钟后，远处传来一声模糊的声响。John朝着声音飞奔起来，心脏在胸中狂跳着。他跳过地上的树干，避开张牙舞爪的树枝，以最快的速度跑了，担心Rodney会不会是受伤躺在哪里了。他停顿了下，再次打开无线电，但是这次他听到的回答不是从无线电里发出的，他听到Rodney的声音就在附近，叫着救助。几秒钟后Carson追上他，他们打开手电，四周搜索着。

“这里，”声音听起来相当近，John转身，手电照到个泥泞的身影倒在一条小沟里。John的心一阵颤动，他匆忙跑向Rodney。他半跑半滑的滑下小沟，身上沾满了泥土和树叶，留下Carson在后面远远的跟着。

John到达沟底，接着跑向Rodney，Rodney正躺在的树下，一手抓着脚踝，他一边脸上带着一片污泥，前额上有个大伤口，还渗着血。John猛地停在他身边，突然意识到尽管他身体的每个神经末梢都在尖叫着要去抱住Rodney，要去吻他，但是Rodney不知道他有怎样的感觉，如果他那么做了，Rodney可能会极度恐惧。所以John选择尽量做能让Rodney感觉舒服点的事。

“该死的，怎么回事？”他斥责道，“你是在找麻烦吗？”

“我没有找麻烦，没有，”Rodney回答，声音虽然有点虚弱，但是很开心，“我在找ZPM，而且……请看……”他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笑容，从背包里拉出一样东西，“当当当！”

“你找到了？你找到ZPM了？”John伸手亲密的抚乱Rodney的头发，努力不要想现在自己有多想要吻他。

“正确。我好像看了笔记，你知道，突然ZPM的地址就跳到我的脑子里，所以我必须来这里，找到它。如果不是那些愚蠢的臭蟑螂袭击我，让我摔下这个山沟，我会很顺利地回去。我的无线电在摔下来的时候有点摔坏了，还有……哦！”Rodney嚎叫了一声，因为Carson来到他们身边，并开始检查他明显受伤的脚踝。

“是严重扭伤，老弟，我想没有骨折，”Carson说。“虽然我很想打开你的脑子看看你在想些什么，你到底在想些什么，Rodney，像那样突然消失？”说着他起身察看Rodney额头上的伤。

“我想我可以带回去一个ZPM，”Rodney生气地说，“我们需要这个来升起城市的防护罩，来防御那些恐怖的，吃人的妖怪。”

“什么！难道你不可以等到早上，然后集合队伍一起出来找吗？”Carson皱着眉问道，边在Rodney额头的伤口上贴上纱布。

Rodney耸耸肩，叛逆的盯着地面。“我被停止了，记得吗？我不知道自己还是队伍中的员吗，而且让其他任何人来带这回去我都不放心。”他嘀咕着，侧头示意着ZPM。

John倾身向前，“你仍然在队伍里，Rodney，”他在Rodney耳边说，“但是如果你想继续留在队伍里，那么我们真的要好好谈谈一些基础规则，其中一条就是无论你去哪里，都必须和我一起。”

他觉得内心有点抽搐，如果他可以在他的脖子上带上项环，加上锁链，那么他就可以确认这个男人不可能再次离开他去其他地方了。

“哈。”Rodney只是对他做了个鬼脸。John一手搭上他的肩，Rodney仍然是一脸挑衅。

“我说真的，Rodney。不要因为这个惹怒我，”他警告道。Rodney看着他，忽然一阵恐慌从他眼中掠过，John知道他们都想到昨晚他执行的那次惩罚。接着John微笑着柔和的说，“看你平安我很高兴，Rodney，”他伸手，拇指温柔扶过Rodney的脸颊，拂下上面的泥污，“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去吧。”

他看着Carson，弄完了Rodney的额头，现在正忙于给他扭伤的脚踝上绷带。

“他可以动吗？”John问道。

“嗯，我们不可能把飞船开进这里的树林，而用手推床会花太长时间回去，他的头受到了撞击，我要尽快给他的头做完整的检查，他的伤看起来真的很糟糕，”Carson回答，“所以我想我们扶着他回星门相对而言是个稍好一点的方式。”

“那么好吧，”John看着Rodney，在Carson简洁的说出他的伤势情况后，他比刚才更苍白了。“Rodney，保持清醒，”他命令到Rodney眨了眨眼睛点点头，然后John温柔的扶住他的手臂，让他安心下来。

他一手抱住Rodney的腰，把他拉起来，然后拉起Rodney的手臂，让他环在自己肩上。Rodney不能把太多重量压在脚踝上，而且虽然Carson对他额头上的伤作了紧急处理，但是血仍然渗透了纱布，他浑身颤抖着，苍白的脸上满是汗水，他不能顺利地走路，他们必须支撑住他的重量。John收紧抱着他腰身的手臂，保护他不让他摔倒，Carson走到另一边扶住他这是一次漫长而又缓慢的旅程，John有点心虚的享受着Rodney温暖的身体靠在他身上，闻着他身上的味道是如此的亲近。

John再次感到那股陌生的强烈保护欲充满他全身，温暖的从心扉深处慢慢盈满全身。上帝啊，他想要这个男人为了保护他，他愿意面对任何危险，愿意和这个荒凉的星系里所有的怪物搏斗，只为待在他身边。早些时候，当他想到他们可能失去他时……John立刻把这个想法抛开，偷偷用拇指轻抚Rodney的手。我要你，一个声音在他内心响起。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一次又一次在他脑海中重复着，在回星门的一路上，不停的像咒语一样重复着。

当他们穿过星门时，Elizabeth正带着疑问在旁边等着他们，接着是一阵争执，因为Carson强烈坚持要立刻送Rodney去医务室，而Rodney却同样强烈坚持要先把ZPM装起来。

“Radek可以安装，”John指出。

“这是我的ZPM！”Rodney大叫，像抱孩子一样把ZPM紧紧抱在胸前，“我来安装！”他倔强的抬起下巴，John刚想开口叫他别做傻事，就看到Rodney的眼神，他停了下来。那是Rodney的骄傲，在过去的24小时里他已经暴露了太多软弱，稍稍的延迟治疗，是否就可以让Rodney找回一些他失去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扶他下楼，”他对Carson说，忽视医生的抗议。Rodney给了他个带着惊讶的感谢的微笑，他们彼此对视了会儿，然后John再次拉起Rodney的手臂，让他钩上他的肩膀，接着开始移动。

Carson跑到他们前面，挡住道路，“你以为自己在干什么，上校！”他抗议到，“Rodney的头伤的很严重！”

“我们已经在暴风雨中扶着他走了三英里路了！”John大声道，“再走5分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噢，那么现在你是医生了，老弟？”Carson愤怒的说。

“拜托，Carson。”John恳求的看着他，“和我们一起，跟着他一旦他好了就马上带他去医务室，但是请先让他做好这件事。”

Carson考虑了会儿，他的眼睛忧虑的掠过Rodney受伤的额头。John咬着嘴唇，他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危及Rodney的生命，同时他又觉得他们已经忽视Rodney的请求够久的了，而这很重要！

“好吧，”最后Carson说道，“但是如果他的情况恶化，我就要立刻带他去医务室，到时不准有任何争辩。”

“成交，”John说着，感谢地对他点点头。

Elizabeth跟在他们后面，要求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John什么也没说，只是帮着Rodney走向能源发动器，让他坐到边上的椅子上。Rodney只花了几分钟就装好了ZPM，然后他靠在椅子上，给了John一个胜利的微笑，接着按下一个按钮……可是什么都没发生。

“噢，该死，”Rodney叹气。

“Rodney？”John看着ZPM，然后扭头看Rodney。Rodney看上去整个人都蜷缩了起来，先前胜利的喜悦从他身上消退，让他下子消沉了。

“没有能源。”Rodney痛苦的轻笑，“干枯了，可能几千年前就枯竭了，上帝啊，我真是个彻底的白痴。”

“你不可能预先知道的，老弟，”Carson怜悯地说。Rodney的蓝眸中毫无生气，John能感觉到他受到多大的打击。房间里一片寂静，大家都在慢慢消化这最新的情况，接着Rodney合上眼睛，整个人在椅子上晃动着。John飞快的跑过去，在Rodney摔下来之前抱住了他，他紧紧地抱住Rodney，让他慢慢滑到地板上，Carson则用无线电呼叫手推床。

“John，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他们等待医疗队时，Elizabeth质问，“为什么你们没有我的许可就出去了？Rodney怎么会受伤？为什么Bates‘下士’会来我的办公室投诉你为争夺一个sub，打了他还降了他的职？”

John专注的扶着Rodney的头，几乎没有注意到她说了什么。Rodney身体冰凉，在Atlantis明亮的灯光下，John看见他头上的伤比他想象的糟糕的多了，他觉得内脏一阵扭曲，让他想吐。Carson在旁边安抚着，但是在送Rodney到医务室之前，他也做不了什么更多的了。

“John？”医疗队到达后，马上围着Rodney展开治疗工作，Elizabeth便把他拉到一边，“我希望你现在就到我的办公室。我要一个解释，最好是个好一点的解释！Carson，一旦你完成Rodney的治疗，我要一个完整全面的医疗报告，”她说完就转身离开，她身体的每条曲线都尖叫着她的愤怒。

John看着她离开，然后无助的看向Rodney，因为他被送到相反的方向。Carson轻拍他的手臂。

“去告诉她发生了些什么，John，”他说，“现在你帮不了Rodney，而且我需要空间来治疗他，我在努力工作时不喜欢病人的伴侣在旁边碍手碍脚的。”

“他不是我的伴侣，”John叹息着，目光仍然渴求的跟随着手推床。

“现在还不是，”Carson笑着再次轻拍他的手臂，“我会好好照顾他的，去吧，”他命令，然后就跟着医疗队离开了。

Elizabeth怒视着John跟在她后面走进办公室，关上门，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对不起，”他首先说道，想要降低她的怒气。“我知道整件事看起来很疯狂，我很抱歉没有让你知道事情的状况，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情况会升级到这种地步。”

“解释。”她坐在她的桌子上，期待的看着他。“为什么Rodney会受伤？他出了什么事？还有Bates怎么也混到这些事里来了？”

听到Bates的名字，John觉得自己下颚紧绷起来，“Bates是催化剂，”他说到一边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他说昨天晚上你狠狠地打了他，而我不得不说他看起来的确不怎么好。你真的那样对待他吗，John？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举动！”她眼中闪烁的怒火。

“虽然我很敬重你，但是怎样训诫我的人是我的事，”John大声对她说。

“训诫是回事，如果需要，可以命令惩罚他，可是他这样子让我震惊，里面一定有些其他的什么，”她也大声说道。“他说你降他的职是因为一些私事，和他的工作无关，是因为你们为一个没有项环的sub争执。”

“所以他来你这里哭诉？”John摇着头。“嗨，他是很会哭诉的人，他直那样对你哭诉，以后也会。”

“你还没给我真正的答案！”Elizabeth反击道。

“他在要你！要我们！自从我们到这里以来，他直在要我们！”John生气地告诉她，“可能我告诉你那个问题中的sub是谁，你就会了解。那个他所说的sub，那个他所说的我们为他争斗的sub，是Rodney。”

Elizabeth震惊凝视着John，皱着眉，然后她摇头。

“Rodney？他甚至讨厌Rodney。这两个人不合已经好几个星期了。”

“不，事实上是Bates已经折磨Rodney好几个星期了，背地里，在关着的门后面，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他有一个那种容易窒息的项环，就是那种曾经想用法定禁用的，我昨晚看他想要让Rodney带上那个项环。如果Rodney同意Bates就会很善良的，帮助他赢回他的工作。”

“什么？”Elizabeth整个惊呆了。对此John并不感到惊讶。辱虐性的top在他们的社会中并不常见，受部分遗传基因的影响，一开始就会确定top的身份，同时也会他们对自己的sub产生强烈的保护欲和关爱。John不知道为什么Bates会有这种错误的发展，但是有些人是他不能染指的。

“这就能解释Rodney最近的行为了。Bates是内因，而Rodney只是外在表现，而我们看到了外表，没看到内在，所以我们并不明白他们是怎么了。我不认为这一切都是Bates的问题，但是就像我说的，他是催化剂，”John告诉她。

“所以你打了Bates一顿，还降了他的级？”Elizabeth挑眉道。John耸肩，他不在意她不赞成他的做法，Bates该打，而John很高兴自己来执行。

“不错，我是这么做了。”

“很好，”Elizabeth真诚的低声说，John吃惊的抬头。“我不认同辱虐性的top，”Elizabeth解释道，露出一个僵硬的微笑，“特别是涉及到的sub是Rodney。另外，就像你说的，怎么训诫你的人是你的事，上校。我不想干涉你的工作。我想说的是，我们独在这个星系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试着忍受Bates。同时我也要指出，我们需要最能干的人，而Bates的工作一直很有效率。”

“我会找人代替他的职位，”John说。

“你有人选了吗？”

John想到Hicks,很热心,很认真,乐于学习,更多,他对他过去几星期的工作印象深刻。“是的,有个很有潜力的人。”他说。

“还有Rodney……他和我的距离远了,”她叹气到,“我觉得我让他失望了。”

“他没有告诉我们整件事,”John对她说,“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有相同的感觉。”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说说他现在的情况,以及你不经过我同意就出去的事,”她说,“我知道最近我们的关系有点混乱,但是Rodney是这探险生死攸关的人,同时对我来说也是特别的存在,John,所以我希望你对他现在的状况有个很好的解释。”

John被她的强烈语气震惊了。可能是因为Rodney吧,他想对于那些只注意到Rodney的暴躁,讽刺和傲慢的人来说,是无法体会的事。实际上这个基地上的最强硬的几个top都很保护Rodney,虽然他确定Rodney肯定不会因此对他们产生感谢之情。John点点头,深吸一口气,“好的。”他说到接着就开始述说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

几小时后,Rodney醒过来,眨了眨眼睛,想着自己到底在哪里。他受伤了,头撞痛了,脚踝扭动着隐隐作痛,还有点恶心,屁股也很痛。他想着这都是怎么回事……然后过去24小时的记忆回来了,让他轻轻的呻吟出声。他甚至不确定过去几天里那些令人不愉快的羞辱性的事都是怎么开始的。虽然他疼痛的屁股很好的提醒着他所有的一切。该死,他真的因为一次简单的拍打就崩溃,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吗?他的骄傲真的不希望他那样。然后,是Sheppard比如他人Bates那调教项环下救出来,让他脱离那屈辱的境遇……再然后,摔下那悬崖的山沟,让自己受伤了,让他觉得整个身体像是被卡车辗过一样。然而他身上的疼痛并不算什么,因为他真正的伤痛在内心深处。那个ZPM,他确信那个可以让他赢回一些他前几个星期渐渐失去的尊敬。失望的痛苦掏空了他的心扉,他所做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错的,现在他真是疲于面对这一切了。

“嗨,你醒了。”Carson亲切地看着他,“傻瓜,”他善意的加了句。Rodney露出一个苍白的笑容。

“是啊。”他说到。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等到你好了后,为你昨天晚上的表演彻底的给你一顿拍打,”Carson说道,但是他宠腻的眼神,他搭在Rodney肩上可靠的大手,都盖过了他严厉的话语。Rodney眨了眨眼,突然像有个top能密切关注着他没有真正体验过,因为他太傲慢,太聪明,也太独立了,无法融入top们想要支配他的任何尝试。他想如果能够真正的信任一个人,被他完全支配一定是很美好的。但是信任对他来说真是太困难了。但是现在,他真的希望有个人可以依靠,可以让他沉沦在他的怀抱中,让他来照顾他。他真的太累了。

“噢,我确定该来的惩罚不久就会到的。”他咕哝,他完全没有经过允许就偷偷跑出去,让Carson和Sheppard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跟在他后面。他都不能想象Elizabeth现在有多生气,如果他

能够找回个能用的ZPM，如果他不那么傻得让自己受伤，那么可能她对他的怒火就会稍微小一点。他是希望她不要再让Sheppard上校来处理这件事。他知道自己还能不能面对Sheppard有方法剖开表面让他面对自己，这比惩罚的疼痛伤害更深。

Carson同情的看着他，他的手轻抚着Rodney的手臂，“你觉得怎么样，Rodney？”他问，“你让我们吓坏了，老弟。你头上有个可怕的伤口，我已经缝合了，可是我想这两天你留在这里，再观察一段时间。”

“噢，上帝。”Rodney想要坐起来，却一阵晕眩，不得不再次躺下来。Carson摇摇头。

“不能突然移动，你需要休息几天。”

“不能用电脑？”Rodney渴望的问。

“你在想些什么啊，老弟？”Carson瞪了他眼。

“我觉得当你很专横的时候就会叫我老弟，”Rodney反击到。

“是的，老弟，”Carson笑着说，“这样你才能记得这是我的医务室，在这里我管一切。我知道你是个多糟糕的病人而我不想你在那里问问不乐或是抱怨不停。”

“我没有问问不乐，也没有抱怨，我只是说出我正当的，合情合理的要求……”Rodney刚想开始他那滔滔不绝的言论，就看到Carson极端严厉的眼神，他不想冒险犯难，“噢，别介意，”他对着枕头叹了口气，“我会躺在这里，无聊的过日子的。”

“很好，”Carson露出大大的笑容，“虽然我不认为你真的会那么无聊，有一大群人等着见你呢。”

Rodney皱眉，他想那些人来看他一定是想看看这个整个基地里最悲惨的人，只要他被惩罚，一半以上的人会很高兴得来嘲笑他，他真的不认为那会是件好事。

“谁会来？”他怀疑的问。

“首先是Sheppard上校。”Carson高兴的说，然后不等Rodney有任何回应就直接离开了。Rodney看着他离开，要和Sheppard谈话，他觉得不安，但是看起来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因为几分钟后Sheppard就直接走了进来，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把长腿搁在床垫上。他看起来很累，他的头发一团乱，好像他直在不停的抓头。

“你觉得怎么样，Rodney？”他问。

“糟透了，”Rodney大声道。

“你看起来还真是一堆垃圾，”Sheppard对他说，“噢，这个，Telya送来的。”他拉出一个包，放在Rodney旁边的床上，Rodney疑惑的看着包。

“什么东西？”他问。

“我想是一些Athosian的樱桃，”Sheppard继续，“应该是他们习惯用来送给病人的礼物吧。”

“我没有生病，我只是摔下山沟而已，”Rodney诡辩到。

“是啊，你可别再继续摔了，”Sheppard给他个别扭的微笑。

“下次当我半夜在外面找ZPM，并被一群蝙蝠攻击时，我会努力不摔下沟的。”

“那对你来说不太可能，Rodney，”Sheppard摇着头说，Rodney只能反抗的冷眼相对，因为Sheppard是对的。“但是由于你总是发出一些不可信的豪言壮语，我想我最好教你怎么正确开枪，那样你就可以学着自己解决空中飞来飞去的蝙蝠，而且不摔进附近的沟里。”

Rodney瞪着他，但是却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花不需要的时间和这个懒散的上校待在一起让他觉得不舒服，但同时他又很高兴Sheppard认同他的努力。

“别以为真的还有下一次，”Sheppard严厉的说，“因为从现在开始，如果你再一次不经过允许就跑出去，或是你做一些傻事，例如我们外出任务时，你自己一个人跑开了，那么我昨晚给你的惩罚就是前车之鉴了，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Rodney咕哝，觉得自己脸上一阵潮热。他真的不想回忆昨晚的一切，还有他趴在Sheppard腿上是怎样的感觉。那太亲密，太亲近了，让他觉得不舒服。

“我还真想和你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呢，”Sheppard说着，身体向前倾。

“我想，”Rodney回答。

“真倔强。”Sheppard继续，“听着，我不打算为了惩罚你而道歉，因为我认为那是你应得的，我永远不会把人留在后面，虽然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对我撒谎，但是千万不要再这么做了，Rodney。但是……”他伸出手，好像要碰触Rodney的手臂，但是马上他又把手缩了回去，他的眼中带着挣扎，“我真的为你和Bates之间发生的事感到抱歉。我真希望你能早点把事情告诉我们，由于他把你的生活搞得如此痛苦，让你一次一次接受惩罚，我觉得很不安。”

Rodney的视线透过Sheppard的肩膀定在点上，他真希望Sheppard进来后能够冷淡生疏的慰问一下，或是大声指责他不经允许就私自出外，这都比道歉容易接受的多了。

“我应该可以解决他的，”他咕哝，“我不是个孩子，上校，我不需要保护。你不知道当你冲进来时，那个该死的top手下把我救出来时，我有多生气。我不能想象我是那种sub。我觉得自己就像掉进那里地板，电影里的陷阱一样，这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战栗着“弄得好像是个冷酷却又性感的恶棍，但实际上他是个暴徒，一个愚蠢，无能的暴徒。”

Sheppard大笑，Rodney烦躁的看着他。 Sheppard摇着头，说，“抱歉，我只是刚刚知道真正让你生气的事，不是Bates想要强迫你戴上他的项环，而是他聪明的安排了这一切的发生，”他笑着，“他做了计划，一个几乎成功的计划，而你则是这个才那么生气。”

Rodney眯着眼睛看着他。“你是要我告诉你，你待太久了吗？还是你自己已经明白这点了？”他努瞪他。John再次大笑。

“明白了，清楚明白了，”他说着，把脚放下来，站了起来。他倾身向前，有那么一秒钟，Rodney吃惊得看到他眼神中的热切，“晚上我会再来，”他说，“很高兴你没事，Rodney。”伸手温柔的拂过Rodney的手臂，眼睛一只凝视着Rodney的脸，Rodney觉得自己脖子后面的毛发都竖起来了，颤抖着，疑惑自己的反应。然后，Sheppard转身离开。

“他没有几乎成功，”当Sheppard走到门口时，Rodney平静的说。Sheppard转头看他，“答案永远是不。”Rodney说着，下巴固执的抬起。

热烈的情绪在Sheppard的眼中蔓延，他对他点点头，“我知道，Rodney，”他温柔的说，然后离开了。

Rodney合上眼睛想要睡觉，可是觉自己关不了灯，就这能躺在那里回忆自己笨拙而又放松的趴在Sheppard的腿上。他觉得自己好像不断地往下掉了好久，然后Sheppard出现了，抓住他，把他压在他的膝上，打破Rodney铸成已久的所有的障碍和围墙。

他瞌睡着不料梦中确不停的重复过去24小时发生的事，就像Sheppard仍然在干扰着他一样，让他的脑中一片混乱。他仍然能看到当Sheppard抓住Bates，把他扔过房间时，Bates脸上的吃惊表情。仍然能够感到那个调教项环在他脖子上的冰冷感觉，还有当Bates把他压在墙上，强迫他服从时，Bates眼中的阴冷和饥渴。接着他在黑夜中迷失方向，躺在沟底，Sheppard无处不在的出现了，来到他身边，询问他是否受伤，把他脸上的泥土拂下对着他慵懒的微笑。那时他褐色眼睛里的表情和平时完全不用，好像他平时直带着面具，没有人知道藏在后面的是什么。那后面会藏着什么呢，Rodney兴奋的想着，在病床上辗转反侧。哪个才是真正的John Sheppard？是那个有点酷酷的，有点冷漠的，流露着从容的吸引力，让Rodney本能的不信任的人，还是那个刚刚抚着他的手臂，带着强烈的危险气息，徘徊在猛烈的，黑暗的，热情边缘，让Rodney颤抖，甚至惊恐的人？Rodney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最后，他筋疲力尽的烦躁的睡着了。

Coming Home

Part Seven: Rodney's Stalker (1)

Rodney醒来时经常晚的时候，他发现病床边着来者转的着脑 Rodney模糊的眼 Elizabeth对他笑关笔记放到边

“觉得怎吗？”她道，伸手轻轻按着他

“好多了。”他努力坐起来，她拿了个枕头垫在他身后。他觉得有点喘，接着Elizabeth就靠到床沿，他喝完剩下的水，然后重新躺回去。

“Sheppard上校跟所有人都告诉我了，”她说。

Rodney叹气，“所以的事？”他呻吟着。

她笑笑。“所有的事。”她严肃地说，“你和我必须谈一谈我们之间的问题，Rodney。”

“希望我知道怎么做，”他喃喃道。“我猜测我以后一切都会好的……但是……你和我对自己做的事都感到吃惊。不知道到底是在干什么，每件事……感觉都变得乱七糟。”

她思索着看着他，然后点点头。“问题能解决的。”

“好的。你打算为了昨晚我做出的事叫Sheppard惩罚我吗？”他疲惫急切的道。

“那有用吗？”她挑眉。

“如果是Sheppard执行，可能有用吧，”他诚实的回答。

“我会记住的。但是，Rodney，没有人会为了昨晚的事惩罚你，”她严肃地说着站了起来在他旁边的床上坐下。“我想，因为我们离家远了，而且这里又有很多压力让你和我都遗忘了一些重要的事。我为此感到抱歉，我只是很高兴你平安无事。”然后她伸手温柔的捧住他的头，倾身向前，柔和的亲吻他的额头。Rodney迷茫的眨眼。“请不要再那么做了，Rodney，”她说着坐回身亲切地看着他。“你对我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失去你。”

“噢，不错，”他回答，“我说，Zelenka很好。可是他没有才气，他不是个像我一样的真正的天才。”

她哈哈一笑。“大概吧！”接着她摇摇头，笑容从她脸上退却，“但是那不是我要说的。”她温柔的说，深褐色的眼中带着绝对的严肃，“快快好起来，Rodney。还有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可以来和我说。我的门一直打开着，特别是对你。”

她站起来拿她的钥匙然后离开。Rodney震惊得看着她离开。他突然发现，不管他多么努力的想要让人们离他远点，可是总是有人能够走到他身边。Carson，Sheppard，Elizabeth，甚至Radek以及一些他手下的职员。他对这里有责任，对那些关心他的人有责任，而且他真的需要停止那些蠢蛋的行为，重新作回McKay博士。不是所有烦心痛苦的事都是没有乐趣的。

Rodney再次闭上眼睛，睡着了。沉沉的无梦的身体在睡眠中慢慢恢复着。

漫长的几天过去了，当Rodney开始感觉好点时他开始让医务室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的痛苦，而Carson的训斥也从一开始的同情慢慢转变成彻底的愤怒，Rodney却已经对此免疫了。他不停的迫切的想要回去工作，恢复着这种被迫的懒散生活。

“我真同情你将来的top！”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Carson绝望的说。

“哈，这里没有个top可以控制我！”Rodney尖锐地回答。

“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差劲的病人！”

“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差劲的医生。”

“出了什么 事吗？”Sheppard 到达后，挑着眉好奇地问道。Rodney怒视 着他。Sheppard每天早上轮班 之前和每天晚上 轮班 之后都 会来看他。而Rodney不知 道为什么 。他 只能 假设 Sheppard因为惩罚 了他 而成生厌恶 感，想要弥补过 错。又或者他觉得 Rodney是个麻烦源头，他 想要盯紧 他。

“没，没有。”Carson说着，敌对的 瞪着Rodney。“Rodney刚才明确 的告 诉我，没 有个 top能够 控制 他。”

“是那 样吗？”Sheppard靠在 墙上，双手交叠 在胸前，用一种让Rodney头皮发麻，全身红晕 的眼 神看着他。他眼 睛开心 的扫过 Rodney的脸，就 像猫在捉老鼠 一样。“你要小心，不要在公共场合 发表这类的言论，”Sheppard慵懒 的说，“有些top会把它当成 一种挑战。”

“是他先开始的！”Rodney指着Carson控诉。

“是，是我，”Carson点头。“我只是告诉他，上校，我对他 将来的 top感到同情，可怜的家伙。”两个人交换了个 Rodney完全不明白的眼 神，然后 Sheppard突然大笑起来。

“噢，我确定一定有人可以 驯服 他的。”他说。

“我生病了，可是你们 却嘲笑我，这对我的康复一点 也不好。”Rodney吸气到 “只要 Carson让我回房间……”

“你只在这里 待了几天，Rodney，”Sheppard用通情达 理的声调 说着，伸手拿了 颗Rodney的Athosian的樱桃 吃。

“他不让我工作！”Rodney控诉。

“那我们 一样，你也不让我工作！”Carson大叫。

“他的 脚踝 怎么 样了？ 可以 走路吗？”Sheppard问。

Carson耸耸肩，“可以，一拐一拐的走。”

“那就好。那我 带他出去几个小时，让他在 西墙面 的码头上 走走 怎么 样？”

“那可以 让我开心 起来。”Carson说，“谢谢 你，上校。我想 一点点 温和的走路练习 对他有好 处。”

“没有人打算问我是不是想 要出去走走？”Rodney愤怒 的说。Sheppard和Carson对视一眼，然后都 摇摇 头。

“不用，”Sheppard说。

“这样的照料竟 然能够 让人康复，真是奇迹，”Rodney大声道。“先是被关在 这里 连着几天和这 个巫医在起，然后 又被迫 出去在 寒冷 的天气中散步……”

“现在是夏天，”Sheppard指出。

“管它是什么 天，”Rodney抽气道。

Sheppard裂齿 大笑着伸 出手，“来吧，Rodney，在 Carson动手杀了你之 前。”

“好吧，别管 我说 了什么 。你们 两个都 喜欢 在我生病不能 反抗 的时候来 指挥 我，”Rodney控诉着 脚慢慢 滑下床，小心翼翼 的把 脚放到 地上。站起来他的 脚踝 还是很痛他 只能破着脚走。Carson拿起一 条长衣 让他 穿上。

“嘿，你不正在反抗吗来，扶着我的手臂。”Sheppard说着伸出手臂。Rodney看着他的手臂就像是看到毒蛇一样。

“我自己可以，”他叫到伸手抓住床沿，摇摇晃晃的站着。Sheppard抓住他的手稳稳的环上自己的手臂，然后压住他的手不让他抽离。

“如果你觉得自己快要晕倒，或是累得不行了，就跟我说，”他说。Rodney怒瞪着他，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不扶任何东西走到西蒙码头，所以最后他妥协了。

能够走出医务室其实也不错，即使他真得很想去工作，而不是穿着睡袍和衣，挂在Sheppard上的手臂上，像蜗牛一样在走廊里慢慢挪动。Sheppard对他不错，一路上都在谈着飞船的事，还有最近他飞去了大陆，拜访了Athosian的新居住地的情况。

他们终于到达了西蒙码头，Rodney马上放开了Sheppard的手臂，抓住旁边的扶栏。他在实验室里待太久了，都忘了沐浴在阳光下，让微风轻拂他的头发是多么的舒适。Atlantis的夏天很美好，不太炎热，是舒服的暖和，接着他叹了口气，遥望着大海。

“这是这个城市里我最喜欢的地方，”Sheppard对他说，“我经常来这里，抛开一切琐事，只是坐着遥想。”

“这里很美，”Rodney说着，突然意识到他一直只把这座城市当成一台有问题，需要修理的机器，他从来没有去任何地方坐下遥想过。

“你到大陆上去过吗，Rodney？”Sheppard问到，抬头示意了下深蓝色的远处。Rodney摇头，“那里很漂亮，有点荒凉，但是很漂亮。我在给Athosian带去补给后，开着飞船沿着海岸线飞了一圈，找到个美丽的海滩。白色的沙子，纯蓝的海水，完美的自然，完全没有被破坏污染过。”

“你听起来像个导游，”Rodney嘀咕。

Sheppard笑道，“找一天我带你去看看。”

Rodney板着脸说，“我讨厌海滩。脚趾里会夹到沙子，头发会变得咸咸的，到处都很脏。”

“你小时候一定喜欢去海滩吧。”Sheppard侧着头，专注的看着Rodney。Rodney转身在那深蓝色的眼睛注视下感到不安。

“我不记得小时候到过海滩，”他低语，“我父母不喜欢休假，休假就意味着他们要在起很长时间。他们彼此厌恶。”

“那他们为什么在起？”Sheppard好奇的问。

“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依存关系，另外我想他们是太喜欢争斗了。他们两个都是switch，两个人都不肯为对方退让一步。他们都经陷入不停的争斗中，而且爱上了这种争斗。”

“处在这种争斗中一定挺困难的。”

“你在说笑，那是可怕。他们把我和我妹妹当成他们扭曲的婚姻游戏里的棋子。我们被不停的来来回回的送来送去就像个小卒子，天知道他们在这方面还真的高手。你的父母怎么样？”

Sheppard很吃惊Rodney会把问题丢回给他，但是他也只是随意的耸耸肩。

“我的父亲们很好他们经常带我去海滩玩，”他笑着说。微风拂过他的黑发，沐浴在一片橙色的黄昏阳光中，让他看起来无法思议的英俊。Rodney呆呆着他，这天长相特别好的人，尤其这天长相特别好又带有慵懒的吸引力，还有美好的童年的人。这真是让人气愤。但是他出来还是很好的。Sheppard很好相处，Rodney发现自己的警戒降低了一些，和Sheppard聊着天。当Carson无线电询问Sheppard他的病人在哪里，因为他们已经出来几个小时，Rodney惊讶时间竟然过得那么快。

呼吸新鲜空气让他精疲力尽。当Sheppard把他送回床时，他一沾上枕头就闭上眼睛，瞌睡起来。他隐约意识到Sheppard和Carson在谈话，但是就像拍打在岸边的浪花一样，有一阵没一阵的忽隐忽现。

“怎么样？”

“很好。不，是好极了。”

“那你没有想要限制他？”

“是的，他这种怪异的攻击方式会持续。但是即使在他最讨人厌的时候，你还是忍不住要喜欢他。”

“是啊，他就这样。那你没有改变想法？”

“不错。至今为止，你比我更了解是吗，医生。我现在的感觉比以前更强烈了，我会尽我所能的。我说，看着他，他是……”

接下来Rodney就再没有听到什么了，因为他睡着了。

能够从医务室里出来到他的实验室，看看在他不在的时候Radek都怎么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感觉真是太轻松了。可是实验室里没有发生什么混乱的事。于是他就开始纠正他底下的人的工作失误，并且尽可能大声的指出每一点在他重新开始工作的第一天上午10点之前，他几乎指责过了手下的每一个人，这让他感觉好多了。

到吃午饭的时候他吃惊的看到Sheppard出现在他的实验室，问他是否要去餐厅吃饭。

“我打算一边工作一边吃个三明治就可以了，”Rodney简洁的说。

“这是你重新开始工作的第一天，你应该适当的休息一下，”Sheppard对他说。Rodney大声的叹气。

“噢，好吧，我猜是Carson让你来盯着我的吧，”他呆呆。Sheppard只是笑着耸耸肩，Rodney就认定自己的猜测没错，所以当晚餐时Sheppard再次出现，他也就没怎么吃惊了。

“晚餐？”Sheppard问道。

“你真的不需要来盯着我吃饭，我一直都记得要吃东西，”Rodney转动着眼睛对他说到。“去告诉Caron我很好，不需要保姆。”

Sheppard笑着说，“你我都很清楚你总是记得要吃饭的，而且我要你现在就去吃饭，因为我希望你等一下在靶场昏倒。”

Rodney皱着眉问。“什么？”

“靶场。今晚我要给你上第一堂战斗课。”

“你什么时候告诉过我这件事？”Rodney大声叫到。

“我刚告诉你了。”

“不行，我不能离开。我不在实验室乱了天了，我手下那些无能的人几乎搞砸了我要他们做的每一件事。这个城市现在能够安然依旧真是个奇迹。”

“这是你第一天回来工作，你不能一直工作到半夜，”Sheppard坚决的对他说，“Carson说你必须工作的轻松点。”

“Carson知道我会忽略他这类的言论。”

“他可能知道但是我不，”Sheppard耸耸肩，“在我看来如果他说要你轻松点工作，你就应该那么做。去靶场是让你放松一下的好机会，而且，你需要练习。现在离开你的脑袋，我们走吧，我都快饿死了。”

Rodney站在那里，完全慌了手脚，“你是认真的，是吗？”他问道。Sheppard只是微笑着。“如果我说不呢？”Rodney眯起眼睛说。

“你不会想要那样做的。”Sheppard简洁的回答，仍然微笑着。

Rodney叹着气投降了。“有些top就不能把他们的统治欲望留在卧室里，”他对自己嘀咕着走向门口。Sheppard轻哼一声，好像听到了他的咕哝，然后当Rodney走到他身边时，他手搭上他的肩，陪着他出门。

Rodney对枪没什么兴趣，此外他害怕会在慌乱中射到自己。他不得不承认（只对他自己，不对Sheppard说）John Sheppard是个好老师。他先解释枪是怎么运作的（让Rodney吃惊的发现自己竟然知道了那讨厌的枪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是怎样拿枪，怎样在移动中装弹。最后他给了Rodney一把手枪，让他射击。

“不对，不是那样，要这样。”Sheppard走到他身后，伸手把住Rodney举着枪的手，和他一起握着枪。Rodney可以感到Sheppard的呼吸拂过他边的脸颊，他的身子紧紧地贴着他的臀背。Rodney发觉自己很平静，呼吸也慢了下来。他想要集中精神听Sheppard在说什么，可是所有的思绪好像都远离了他。他觉得很平静，很安心……好像失在自己的世界之中。这是他一直最渴望的平静，他希望这种平静一直持续下去。接着Sheppard握住他的手，用低沉，催眠似的声调鼓舞他。然后Rodney发现自己向着靶子开枪，迅速的一枪接一枪，而且每一枪都打到了靶心，把纸质的靶子都打烂了。

“哇哦，”Sheppard在他耳边低语，让Rodney感到一阵潮热，“看起来你一直瞒着我们啊，McKay。”

“这是我做的？不可能！哦，我的上帝啊，真的是我做的！”Sheppard松开手，Rodney就蹦蹦跳跳的兴奋的冲向靶子。“这里，看，天才，外加神枪手！”他兴奋的大叫，高兴的东蹦西跳。

“再来一次。”Sheppard笑看着他说道。

Rodney站好位子，朝Sheppard换好的新靶子开枪，然而接下来的几枪都是郁闷的没打中靶子，虽然有一枪命中了靶子的边框。

“刚才一定是侥幸，”Rodney沮丧的叹气。“该死！我一直想做一点酷的事。不是说加速理论和天体科学不酷，但是，好吧，你知道没有其他人会认为这些很酷，但是射击真的很酷。如果在学校的时候我会射击，我就不用老是躲在看台底下，和那些老是聚集在起的科学俱乐部的白痴们在起。”

“你经常躲在看台底下？”Sheppard感到好玩的挑起眉。

“在那里做实验！”Rodney解释道好像没有刚才那么沮丧了，“我几乎是在看台底下完成了分解原子实验。有一次……”

“我们再试一次，怎么样？”Sheppard说，“这次……”他感觉到Rodney身后紧贴着他的背，他的手滑过Rodney的手臂，紧握住他的手，“慢慢的开枪。想象你正跪在地上，正在取悦一个完美性感的top，而且你想因为动作太快让他生气，所以你只是慢慢来一步一步的……”当Sheppard用他那惯有的懒洋洋的声调在Rodney耳边说这些时，Rodney觉得喉咙一阵干渴。他是他怀中的俘虏，这种感觉让他静下来，再次让他感到那种温暖的平静。他照指示扳动扳机，就像刚才一样打中靶心。

“看，你做的很好，”Sheppard在他结束后说道，“不是侥幸。”

“不是，”Rodney温柔的说。他没有心情去告诉Sheppard，如果在作战中想要他重复刚才的战绩，那么Sheppard就必须紧贴在他身后，并且不停的在他耳边低语。

晚上，当Rodney回到房间时已经很累了。可能Sheppard说的让工作轻松点是对的，在说晚安前，Sheppard坚持要送他到房间，Rodney想是因为这个男人实际上不相信他不会回实验室。当然他不信任他可能是对的，因为Rodney的确是考虑过要回实验室，但是他太累了，脑子一片糊涂。Rodney走进房间，左右摇着头来减轻脖子的疼痛，接着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样子。上星期伤的额头依然有个粉红色的伤痕，伤痕已经慢慢变色，但仍然显眼着他。突然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看过自己的样子了。

他走近镜子，有点犹豫的审视自己的样子。他的头发太长了，发稍还有点油，可能是稍早他吃了个果酱面包圈后，直接用手爬了头发的关系。发稍粘在一起让他看起来很蓬乱。他好几天不高兴修脸了，只是尽量不让胡须长长，所以下巴的胡茬子。他的衣服很干净，也没有异味，但是他只是拿到什么就穿什么，也没多看。结果就是他穿着一件超大的T恤和一条松松垮垮的在腰裤，让他看起来有点像个流浪汉，整套衣服都比他大一码。Rodney拉起衣服，看着自己的胃，好像比以前扁了点，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正常吃饭，他的衣服当然会是挂在他身上。

“伙计，你看起来真糟糕，”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低声道他考虑着翻翻看自己有没有小一点的衣服，或是到Atlantis繁荣的黑市上看看有没有小码的衣服可以交换，而且他可以在那里把头发理一理，但是马上他停止了这种想法。他记起Bates想要把项环套在他脖子时的表情，他绝对不想再吸引这里任何一个疯狂的top的注意。最好是用他尖锐的唇舌和他不修边幅的外表把他们远远的隔离。不管怎样，这个基地没有任何top会让他感兴趣，他对自己发过誓，绝对不在靠近任何军人top，而且这里没有个科学家对他有吸引力，所以可以简单的排除所有人。而且他也看不出把自己弄得好看点有什么好处。他举起手臂，摆出好像握着把枪的动作，回忆着John Sheppard的手滑过他的手臂的感觉他的身体紧紧贴着他让Rodney几乎可以听到他的心跳声。他猜测着John Sheppard会是怎样的top呢？接着他马上把这种想法驱散。

“无法想象的英俊，记得吗？”他对自己说到“肯定是自恋的很，这种人会让你在镜子前面为他们口交，可以让他们看着自己高潮的样子。而且他会让你每天早上为他梳理头发。可能他已经有个专职做那个的sub了。一个梳头专用sub，头发的仆人。为着单一的任务，每天早上把凌乱的头发整理的完美无瑕，奉献所有一切。还会因为任何一步没有按照指示做，而被狠狠的拍打一顿。你在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吗？为什么？是的，我是。真是个傻瓜。”

他离开镜子，脱下衣服去冲澡，想要把关于John Sheppard的一切都抛诸脑后。

几天后Rodney想如果John Sheppard不要老是出现在他眼前，那么要忘掉他的一切就容易多了。真得很奇怪，无论他到哪里，几分钟后John总会出现。从早餐开始，不管他什么时候到餐厅吃早饭，Sheppard总是在他将第一勺早饭放进嘴里之前出现。他会慢慢走进餐厅，四处看看，然后看到Rodney。接着他会走过来坐在他旁边或对面，给他个惯有的慵懒的微笑他们会聊聊天，Sheppard会问他一天的计划，而Rodney总会说他的计划对于一个纯粹的空军上校来说太复杂了，他不会懂的。Sheppard却只是笑笑说“试着让我明白”，接着就像是公牛看到红布一样，Rodney会马上发表长篇大论，用专业词汇详细的解释，想要证明Sheppard是不能跟上他的节奏。可是让他厌恶的是，事实上Sheppard总能很好的跟上他的节奏，明白他在说什么，甚至有时还会提出一些高水准的问题。最后Rodney会意识到他说太久了，然后他就会离开，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工作中忘掉Sheppard，直到午餐时Sheppard再次出现。他会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碍手碍脚的，直到Rodney同意结束工作和他起去吃午饭。甚至晚都不能避开这个男人，他好像总是知道Rodney会什么时候结束工作，而Rodney在结束工作

离开实验室时，总是会看到他悠闲的靠在实验室的门外，或是正巧从走廊的另一端走过来。事情真得很诡异，让Rodney开始局促不安。他并不是很介意这个男人的陪伴，但是他忍不住想这可能是一场恶作剧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很确定自己一定是这个笑话的主角。毕竟Sheppard是个军人。要么就是……可能Sheppard一直注意着他，以确认在那次精彩的私自出去寻找ZPM事件后他不会再次制造任何伤害事件。那让Rodney愤怒，自从他们来到这里以后他竭尽所能的想让一切变好，而事实却是自己不被信任，他恨很这种可能。第三种可能是Rodney怀疑最可能的事就是Carson要求Sheppard作他的私人健康监督，或是这么类似的监督，而Sheppard只是听从指令的跟着他，确认他每天的正常饮食，不要摔下山沟，或是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

就这样过了两个星期，一天晚上，当Sheppard来到他的实验室，斜靠在墙上，Rodney终于忍不住对他大叫。

Coming Home

Part Seven: Rodney's Stalker (2)

“已经是半夜了，”Sheppard说。

“你想说什么？”Rodney皱着眉，正在把两个极端精密的配线系统和在起。由于他几乎每半小时要喝杯咖啡，他的手指因为过量的咖啡因不停的轻微颤动着。

“我想说的是，你现在做的看起来是件非常复杂精密的工作，所以何不等到明天早上你比较清醒的时候做？”Sheppard建议到。

“我有告诉过你要怎样执行你的任务吗？没有。”Rodney强硬的说，“我有跑到你的办公室，对你的值班或是来复枪，或是那些我不明白的你每天在做的军事工作提出建议吗？没有。”

“我很欢迎你到我的办公室来走走。虽然那里没有你的实验室那么有趣，”Sheppard笑着环视了眼实验室。“没有东西会爆炸，嗯，大部分都不会。而且如果你对来复枪有任何建议，我都很想听听。”

Rodney白了他眼。“那只是个例子。我知道你每天在干些什么，但是我确定那一定很重要，而且炸掉的东西一定比我多。真是遗憾啊。哦，该死。”联结端口从他颤抖着的手中滑落在地板上。Rodney弯身把它捡起来。

“你喝多少咖啡？”Sheppard问道。Rodney凶狠的说。

“不管你的事。”

“就因为这个，你的手指才不停的抖。”

“我自己知道。谢谢你，上校！”

“好吧，我只是说。”Sheppard双手交叠在胸前，背靠在墙上。“我只是觉得如果你缩短工作时间，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健康，那么你能做好更多的工作，因为你有个清醒的大脑。而且你也不会在工作中晕倒。”

Rodney给了他个恶魔的怒视，他一直用在让他最生气的人身上。可是他更愤怒的发现，这对Sheppard没用，他只是微笑以对。Rodney暗自咕噜了些骂人的话，就继续他的联结工作。但是他突然为Sheppard的话心烦意乱，导致他的手指不小心滑过一个尖锐的金属配件。他大叫着扔开金属丝，一手抓住手指举到胸口，大滴的血滴落在地板上。

“放松，来让我看看，”Sheppard突然出现在Rodney身边，手按他的肩上说到。

“不，你已经做得够多的了，上校。如果是你在这里烦我，就不会这样。现在让开路。”Rodney走到门口，仍然抓着流血的手指举到胸口。Sheppard大步走到他旁边。“我说走开！”Rodney大叫到。“我要去医务室，在那里不需要你的帮助。让我一个人去！”Sheppard想了一会儿，然后点头，让Rodney独自去医务室。

Rodney大步走到医务室，发现只有Biro医生在那里。他怒瞪着她问。“Carson在哪里？”

“在床上吧，我想，”她回答，“现在已经是半夜了，McKay博士。你受伤了吗？我是值班医生，我能帮你吗？”

“不，你不能，”Rodney说着转身向Carson的房间走去。他敲了好几次门，Carson才出来应门，顶着凌乱的头发，睡眼迷蒙。

“Rodney？你还好吧？”

“不，我不好！”Rodney叫到。推开Carson，走进房间。“我流血了，而这都是你的错。噢。”他干脆停了下来，因为看到有人从Carson的床上滑出来伸手拿衣服。

“那我先走了，医生，”男人说着穿上裤子，然后在Carson脸颊上留下一个吻。“今晚谢谢你，还有你知道的。祝你好运，和McKay有关的事。你可能需要好运才能安然度过。”

Rodney张着嘴看着他离开，然后转向他的朋友。“Ford？你和Ford睡？”他不敢相信的问。

“不行吗？他长得挺帅的。”Carson防卫性的说。

“他是个孩子。”

“他已经成年了！而且他很可爱！”

“他非常迷恋Teyla！”

“我知道！”Carson对他大叫，脸颊生气的泛起红晕，“我该死的很清楚的知道！他没有隐瞒这件事。今晚他来我这里，想要一些单纯的娱乐，他不能允诺什么，因为他要留给Teyla，但同时他是个sub，我是个top，为什么不能玩呢？”

“你真是个荡妇，”Rodney说着转身走开。

“我有几个月没有sub了！”Carson反驳。“我很寂寞！”

“他是个军人，”Rodney大叫。

“所以？”Carson摇着头说，“只是因为你和一些军人处得不好，不代表所有的军人都是坏人。我喜欢Aiden，他是个热衷于取悦奉献的年轻人，今晚我们享受了个美好的夜晚。”

“我不想听这些。”Rodney看了眼床头几上的润滑剂，床头上挂着的捆绑手腕用的软皮带，还有掉在地上的一根相当华丽的小山羊皮鞭。

“我该死的没想要告诉你这些。”Carson说。“Rodney，你来这里干嘛？该死，你把血弄在我的床单上了？”

“噢，是的，抱歉，”Rodney咕哝，低头看他受伤的手指，还在滴血。

“给我看。”Carson坐在他旁边一点也不温柔的拉过他的手。

“噢！”Rodney哀叫。

“你知道有值班医生吧，”Carson对他说，“如果你想要更好地对待，你知道应该去哪里。”

“我要见你，因为这都是你的错，”Rodney反击道点头示意着自己流血的手指。

“我的错？这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Carson问用他娴熟温柔的技巧小心的检查Rodney的伤口，虽然他的话很冲。

“是Sheppard！你必须让他停下来”Rodney说，Carson皱眉。

“叫他停下来？你什么意思，伙计？”

“我是说你必须去告诉他让他不要再到处跟着我了。我是个大人，我能够照顾自己。我不会再摔下任何山沟了！”

“你认为……你认为我让校盯着你，以确保你不会伤到自己？”Carson茫然的问

“你没有吗？”Rodney抬起下巴说，突然觉得有点不是很确定自己的猜想。Carson温柔的笑着摇摇头。

“没有Rodney。我没有。”

“那么为什么他老是出现？”Rodney疑惑的问“无论我去哪里，他都在哦，我的上帝！你觉得他是在跟踪我吗？”

“他为什么那么做？”Carson看起来好像在拼命忍住不要兴奋过度的哈哈大笑

“我不知道但是为什么他总是在吃饭的时间遇到我，啊？当我走在走廊上他就会突然出现……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Rodney低声地，意味深长的说，因为他现在觉得这件事越来越糟糕了。

“可能他只是示好？”Carson暗示。

“为什么他要示好？”Rodney茫然的问Carson叹气。

“我不知道Rodney，但是我有个办法让你知道。”

“真的？什么办法？”Rodney好奇的倾身向前。Carson也靠近他

“你可以试着问他。”他小声说。

Rodney凝视着他几秒钟，想着到底什么意思，然后明白他被耍了。

“噢，真是谢谢你的建议，医生。哈哈，”他阴森的说，“你弄好我的手了吗？”

“没有但是这是很严重。你要到医务室去让Biro医生帮你清洗一下上绷带，然后你很快就会好了。”Carson对他说。Rodney生气的看着他

“哈。让你这个巫医在我身上动针已经够不幸的了，你现在竟然指望我让其他的那些巫医在我身上动手。”

“你马上会好的。”Carson站起来把Rodney拉下床然后把他推向门口。

“如果我死了，都是你的错，”Rodney对他说。

“那我只能忍受着良心的谴责活下去。”Carson悲哀的说。

Rodney在门口犹豫了下，“说真的，你没有让Sheppard照看我？”

“说真的，我没有。”Carson摇头。

“嗯。”Rodney叹着气离开。

“不用谢！”Carson在他后面大叫。Rodney离开时觉得自己好像听到Carson房间里传来一些盖尔语的咒骂声。

接下来几天Rodney思考着自己和Sheppard之间的状况。Sheppard看起来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第二天早饭时他突然出现了，而且坚持像以往一样坐在Rodney旁边。询问他绷着绷带的手。Rodney的手放在桌子上。每个人都能看到他的手受伤了。他趁Sheppard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瞄他。思索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Sheppard不是那么有魅力就好了，Rodney发觉自己的视线停留在他湿润的唇上。他的喉结，优雅，结实的臀上。还有让人惊讶的优雅的手。然而他没能从这些上找到他要的答案，Sheppard那慵懒而又淡漠的面具带的好的。Rodney真想再瞥一眼那面具之后的另一个男人，那个充满黑暗热情的尖锐的把Bates扔过房间的男人，那个居高临下要求苛刻，在那次惩罚中打破Rodney所有防御屏障的男人。

几天后在星球TMP-0986上他的愿望实现了。他们在追踪寻找另一个ZPM，Rodney的指示器显示他们已经接近目标了，于是他就兴奋的向前冲去。这时四周突然出现一群充满敌意的土著人。当一只箭差点Rodney的鼻子没入他身边的树干时，他马上意识到危险。他刚惊恐的转身就看到Sheppard把他压倒在地，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整个人甩到安全地区，然后边开枪，边滚到后面的斜坡下。他在Rodney上面停下来。Rodney不耐烦地想要甩开他的压制。

“怎么……？”Rodney刚开始，Sheppard就用手捂住他的嘴让Rodney瞪圆了眼睛。

“安静，别动，”Sheppard嘶声说，越过Rodney的肩头注视着敌人的状况。Rodney抬头惊慌得看着他，然后惊讶的发觉自己的身体完全不动的躺在他温暖的体重下。这种现象不是第一次发生了，Rodney猜想着。当遇到一些通常他都会像疯子一样惊慌失措的状况的时候，Sheppard是怎样让他冷静下来的。Rodney听到有人在不远处走动，他摒住呼吸，希望他们没有发现他们，然后赶快离开。Sheppard低头看他，还给了他个几乎看不出来的微笑。Rodney则回个鬼脸给他。Sheppard压在他身上很重，虽然他比Rodney瘦，可是比他高，而且他钢铁般强硬的身体让Rodney震惊。在他结实的身体下，Rodney觉得自己更加放松了，他闭上眼睛，想要集中思想调节呼吸。由于刚才的行动，Sheppard的身上散发着汗湿的气味，但是这些气味中还含着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色情的麝香的味道让Rodney想要沉浸其中，想要张开腿……Rodney反射性的睁开眼睛，惊骇自己刚才想象的画面。Sheppard的一条腿处在他的双腿之间，而且他们的腹股紧紧相贴着。Rodney可以感觉到自己硬了起来。如果他能够停止想象那些持续在脑中闪现的画面，不再想着Sheppard压倒他手放他的头两侧，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就好了，慢慢的他……

突然一声大叫在他们头上响起。Rodney抬头看到个敌人正逼近他们。Rodney几乎是松了口气，因为在他被自己越来越勃发的欲望弄得越来越窘迫之前，他们被发现了，还被尖锐的箭头指着。虽然这是他想要的场景，但是至少可以让他集中注意在救生上。而不是性爱上。Sheppard站起来把Rodney也拉了起来。并推了他把大叫着让他先跑，他会掩护他。Rodney马上飞奔离开，心跳加速，跌跌撞撞的在树林中穿梭，紧张的只能听到自己恐慌的踩在树枝上的噼啪声。脑中他意识到身后有枪声，就边跑边向后看，担心Sheppard是否安然无恙，也没有注意前面的路，接着就直直的撞上一棵树，然后摔倒在满是青苔和树枝的地上。直到到地上他才看到自己撞到的不是树，而是一个有6英尺半高，像一座山一样站在那里的男人的结实的胸膛上。男人穿着动物毛皮制成的衣服，他那绝对令人印象深刻的黑色皮带上挂着一整排刀子。看上去就是为了进身格斗而存在的

而且 他脸上大大 的笑 容也明确 显示着这是 他喜欢 的运动。Rodney害怕的想要爬开，可是这 个男人 只是对他 大笑着 露出一嘴 黄牙，然后他伸 出一只巨大的手 臂，抓住Rodney的领子，把他 拉起来，他上下的 看了Rodney一会儿，然后 露出明显的猥 亵的目光。他好 像要 伸手抚 摸Rodney的脸时，他 们身后 传来声响，于是他转而让 Rodney转身，然后把他 拉近，这样Rodney的后 背就紧贴着他 平坦 坚硬的腹部。Rodney感到尖锐 的刀锋 压在他的 喉咙 上。 与此同时Sheppard出现在他 们的视线中……然后 当他看到Rodney的处境时，他 猛地停了 下来， 重重 的喘息着。

“我……嗯……想他不友善，”Rodney尖叫。

“不能说 。”Sheppard看起来很 生气，这是 Rodney想要看到的，好 吧，是他不小心让自己变 成了人质，但是这并不都是他的 错啊。可是 Sheppard看起来 并不接受这些，他 深绿色 的眼 眸中闪烁 着极端愤怒 的火花。

“对不起！”Rodney对狂怒的Sheppard叫到 “但是 他突然出现，我就笔 直撞上了他 ”Sheppard没有看他眼 ，他 双眼紧盯 着挟持他的 人。

“让他 走，那么我 就不会 伤害你，”他说着 威胁 性的摇动手中的枪。

“嗯……喂！现 在他 才是手上有 筹码可以 讨价还价的人！”Rodney 抗议道 高大 的男人只是收紧他结实的手 臂，紧紧 地环住Rodney的身 体，并且把刀锋 进一步靠近在Rodney的脖子上。 这种感觉很 不舒服，Rodney 可以感 到刀子正压 在他的 皮肤上。他 紧张的忍受着 知道只要 锐利的刀锋 轻快的一 划就能割断 他的 喉咙 ，几秒钟内就可以结束 他的 生命。

“你想 要什么 ？”Sheppard问 高大 的男人用 Rodney听不懂的语言大叫了些什么 。“你只会这 种语言吗？ ” Sheppard询问 又是一通Rodney听不懂的话，而且说 到最后， 挟持他的 人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好 像是要强调他说的话。

“哈，”Rodney嘀咕，“杀气腾腾 ，而且没 有礼貌 。”

“他不会说 英语，Rodney，”Sheppard对他 说，“所以他不会 明白我对你说 了些什么 。当我说 ‘躲避’时 我希望你 试着用肘推他的 腹部，尽 量躲开。”

“哦，你会 杀了我！”Rodney大叫，“他的 刀压在我的喉咙 上上校 你的枪法不能 好到 能准确的打到他 而不是我 。”

“Rodney，照我说 的做，你不会 有事的 ”Sheppard咬牙 切齿地说 ，看起来 是怒火冲天了。

“不，决不 ，不行 ，绝对不行 ，”Rodney用力地说 。“为什么我们不 试着和他们谈谈 ？我确信他们都是很和蔼的人，我们之间 只是有点 误会。”他抬头希望 的看着挟持者 高大 的男人低头对他 裂口笑笑 满口的黄牙闪烁 着险恶的光芒。

“他们都不明白我们 在说些什么 ，怎么和 他们谈 ？”Sheppard对他 大叫，“我们 甚至 不知 道他 们为什么 袭击我们 ！我只知道他觉得 你是 他的午 餐，或者更恶劣的说，你是 他新的性玩具。”

Rodney艰难的吞了口口 水。 高大 的男人把他 钳制真得很 紧了， 还有他一 直对他 露出的那种意味深 长的笑 容让他 感到害怕。

“你的枪法有多 准？”他尖叫。

“该死的非常好， 现在深呼吸，准备好吗？ ”

“没有！”

正在这时一 声枪响从附近传来。挟持者扭头看向传出声音的方向。Sheppard马上借着他 分心的时候 开火，接下来Rodney意识 到的就 是，他 被重重 的压趴在地上。他边 推开尸体，边 扭动着爬出来，接着 面对面看着挟持者。现在挟持者露齿的笑 容就像恐怖的死亡面具一样戴在脸上。 前额中心 有个 大大 的洞。

“该死。枪法真是该死的非常好。 ”Rodney低声说，Sheppard也跑了过来。

“我跟你说 过。现在快走 。”Sheppard看起来仍然很 生气，他 抓着Rodney的手 臂，拖着他 返回星门。几秒钟后他们遇到了 Teyla和Ford，他 们也正疯狂 的跑向星门。

“你是 开的枪？”Sheppard问 Teyla。Teyla边跑边冷静的点点头。他 们身后 远远 的传来追赶声。Rodney扭头看到身后有一 群带着 人在追击他们，其中一些还 骑着 马，Rodney实在不知 道怎样才 能逃离他们的追赶。他 绊了一下，Sheppard紧紧 抓住他的手 臂，没让他 摔倒。这时一 骑已经 从侧面赶上了他 们，Rodney匆匆 一瞥，是一个身材高大 ，长相粗鲁 的 脸上有 疤痕的女人。她 俯身向前 ，专注 的审视着他 们，好 像在寻找什么人 。然后 另一骑逼近他们，骑着 马的是个战士，但是 马上还带 着个 矮小，丑陋 ，穿着厚厚 的黑色斗篷的男人。这个男人陀着背，手 里拿着个 球状 物。他 指着Rodney和Ford，用 Rodney不懂的语言大叫着。 伤疤女 人点点头，然后 骑马逼近Ford。可是 她甚至还 没接近Ford，就 被Teyla的战棍打下 马背。Rodney没有时 间去看她发生 了些什么 ，因为 一匹灰色高大 牡马正冲向他们，马上个 鹰钩 鼻子，瘦瘦 的男人正向 他甩动套马索，想要抓住他。 这个男人还没有接近他就倒下了， 因 为John的P-30向他开火了，把他打 飞起来。 鲜血喷洒 得到 处都是。John打飞他之后马上再次 抓住Rodney的手 臂，那些追击者也退缩了， 为他们携 带的如此强大的火力武器感到不安。

他们看 到远处的星门，就 加快了脚步 。Rodney一生中 从来没有像这样高兴 能够 穿过虫洞 ，几秒钟后他 气喘吁吁 的回到 Atlantis。直到他 们都安全了， Sheppard才放开他的手 臂。Rodney看到Ford和Teyla也都安全回来后， 松了口气，就 精疲力竭的坐在 地上。

“那到底是怎么 回事？ ”Sheppard转向Teyla问道。 Rodney畏缩了下， 看起来 John仍然很 生气。“他们为什么 攻击 我们 ？我们什么 都没做 ！”

“我想 他们是想 要我们 顺从。”Teyla说。

“什么 ？”Rodney疑惑的皱起脸。

“这也是wraith挑选食物所导致 的个 不良影响 ，一 些星球的自然秩序 被破坏了。 ”Teyla解释道。 “通常一个星球上的 sub和top的数量都差不了多 少，但有时候在次 挑选食物之 后， 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 遇到这种不寻常时期，在一 些原始星球，top就会开始狩猎 伴侣，寻找那些在挑选食物之后幸存下来的， 没有top的， 离群的sub。”

“噢，拜托，他 们怎么能 只是看我们 一眼就 知道我们 的性取 向？”Rodney嗤之以 鼻。

“他们有个 先知，”Teyla认真地对他 说。

“一个 什么 ？”Rodney转动着眼 睛。他 讨厌 这类宗教 玩意儿。

“一些地方会委任一个 先知，让他在 孩子们青春期开始的时候 凝视他们的灵魂 ，来 测定他们的取向。通常都是一个 非常平静有益的仪式，”说着他眼 中闪过一点 梦幻的色彩，“我自己 也经历过这类的仪式。”

“你是说我们 都不是自己 选择 自己 的取向？”Sheppard摇摇 头。 “看起来 那不是我能够 认同的。 ”

“每个人不是一定要遵从先知的指引，”Teyla微笑着对他说，“但是先知几乎不会出错，而且对于那些对自己取向感到困扰的人，那能帮他们下定决心。而在那个星球上，我想那些先知在滥用自己的天赋，在不经同意的情况下鉴定他人的性取向，这样那些top出外狩猎时就可以知道以谁为目标了。”

Rodney记起那个穿着黑色披风消瘦的男人，抓着球状物指示着马背上的战士，他忍不住一阵发抖。

“他们看起来的确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Ford说，“有几个人向我甩套马索，想要把我拖走，但是他们对Teyla和上校却不感兴趣。”

“但是我没有接近过什么仪式啊！”Rodney反驳。

Teyla做了个抱歉的手势，“我想他们从我们一到达那里就开始观察我们了。而有些先知用的方式会比较黑暗。一些先知甚至不用见到你，只要一件属于你的东西，或是一些你的毛发，就能说出你的取向。至于我们这次遇到的，我想他们是通过观察，而那就足够确定我们之中谁是他们的目标了。你回想一下，他们很明确的不伤害McKay博士和Ford中尉。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从队伍里的top身边分开，让他们暴露在外，不受保护，就可以抓获了。他们的箭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让我们惊恐的散开，让我们的sub容易被抓。”

Rodney颤栗的想起那个满嘴黄牙的男人对他露出的猥亵的目光。

“那么，刚才在那里的那个家伙……他想要抓住Rodney，然后把他——”Sheppard愤怒的咆哮。Rodney抬头看着他，被他的语调吓到了。

“是的，他想要让他成为他的sub。”Teyla说，“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一定会杀了我们的上校，然后占有Ford中尉和McKay博士。他们一定是些被逼得无可奈何，不顾一切的人。”她悲哀的摇摇头。

“上帝，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说过这么恶心的事！”Sheppard怒骂。“还有你……”他低头看着Rodney，然后突然伸手牢牢的抓住Rodney的手臂，把他从地板上拉起来。“你和我要去训练一下怎样从刚才那种情况下逃脱，还有当我们在外面作战时，你必须学会服从命令！”

“那个家伙用刀架着我！而你要从我头顶对他开枪，原谅我对此感到不舒服！”Rodney抗议到。

“你必须学会信任我！”Sheppard嘶声道，他手指仍然紧紧抓着Rodney的手臂，并用一种黑暗的、专制的眼光看着他。Rodney颤抖着。这就是那天晚把Bates扔过房间的那个男人，他想要再次见到的男人，但是现在当他真正面对他时，他却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地想要再次见到他。他发现当他凝视着Sheppard充满野性的眼睛时，就再次变的很平静。

“上校——”他温柔的低声说，然后——“John？你弄痛我了。”

空气中充斥着电流，Sheppard站在那里，专注的审视着他的脸，呼吸沉重，看起来好像就要爆炸了……他想干什么？Rodney一点也不明白。

“John，”他再次开口，想要唤醒Sheppard。他看起来正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无论是怎样的世界，至少明显不是个舒适的世界。慢慢的，慢慢的他的眼神慢慢恢复常态，然后他突然松开Rodney，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径直离开房间。

Rodney惊悸的看着他离开，这时Teyla来到他身后。

“你还好吗，McKay博士？”她问道，手轻轻的搭在Rodney手臂上刚才被Sheppard抓住的地方。

“我？我很好，他才不好……”Rodney摇摇头。“他到底怎么了？”

“我会去看看Sheppard上校。”Teyla说，“我想我了解他的痛苦。我猜他去野战室了，他一定需要一个练习对手。你可以向Elizabeth女士做简报吗？”

“好的，当然可以。”Rodney看着她离开，仍然为Sheppard诡异的行为困惑的摇着头。

Coming Home

Part Eight: The Beach(1)

Rodney做完简报后，就回房间洗个澡。他觉得自己一身脏兮兮的汗湿，还有一点虚弱。想起他完全不想臣服于那个绑架他的外星人，甚至Bates都是那家伙好的选择。水流洗去他一身的汗湿和污垢，Rodney闭上眼睛靠在墙上，享受着温暖的水流继续喷洒在身上。他回忆着这一天发生的事，记起他躺在Sheppard结实的身体下，记起Sheppard低头看他笑的样子。他的阴J随着回忆逐渐硬挺起来。Rodney伸手握住自己的硬挺，叹息着兴奋的抚慰着自己。他真是很容易兴奋的人。但是自从来到Atlantis，他的性欲好象冬眠了一样。而且他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自慰的滋味了。在Bates折磨他的那段时间里，无论他怎么抚弄，他的阴J一直坚决不肯抬头。到最后他只能放弃。现在他醒来复活了，这感觉真是非常好。Rodney靠在浴室墙上，再次想起Sheppard，想象着Sheppard那洁白的牙齿咬在他肌肤上的感觉。是怎样，或是那些优雅有力的手指分开他的屁股时会是怎样的感觉。他想象着Sheppard把他钉在墙上，湿润的唇侵占着他，苛求他的顺从，让他成为他的接受者。就大声喘息着达到高潮。他淋着浴，清洗着身子，虽然很高兴他的性欲回来了，但是对自己的幻想头痛不已。毕竟，Sheppard是他根本不可能触及的人。Rodney在许多方面对自己都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不会傻到认为Sheppard会有兴趣让他做他的sub。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已经明确了解到自己是很难相处的人。而且他知道自己不是Sheppard这类top感兴趣的sub。Rodney非常清楚哪种sub会对Sheppard有吸引力。他可以想象，是那种外表华丽，身体柔软，态度顺从，还有，长相漂亮。Sheppard会想要个善于交际，对人和善，那种知道在晚会上应该说些什么，能够支持他事业发展的人。那永远不会是Rodney，他明确知道这点。而且并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他跟自己说过，他坚决不再要一个军人做自己的top，他绝对要做到这点。

当Rodney穿好衣服，晃到餐厅弄点东西吃的时候已经是快晚上10点了。那么晚的时间餐厅里必然是没有人了，而且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可以吃了。Rodney并不在意这些，他只想填饱肚子，然后上床睡觉。他拿了杯咖啡，一些三明治和蛋糕，然后走到桌边一个人坐下。他没打算待多久，他通常能够在5分钟内解决掉一顿饭，即使是一顿相当丰盛豪华的晚餐，当他吃第二个三明治时，听到门口有声响，就转头看。当他看到是Sheppard时，他整个怔住了。Sheppard也怔住了，然后，他叹着气穿过房间来到Rodney旁边。

“我好了。”Rodney说着，飞快的把剩下的三明治塞进嘴里，“如果你，嗯，想要这个地方。”

“不。我是来找你的。”Sheppard说，“我能坐下吗？”

“自由国度，”Rodney咕噜着，“嗯，城市，不管什么。”他坐下，觉得自己很傻。Sheppard看起来也刚刚洗过澡，发稍还是湿的。

“我想说抱歉，”他说，让Rodney感到惊讶。

“噢，好不错，”Rodney不太确定的看着他。“你刚才的行为真的很怪异，还有，你把我拽起来的时候，把我的手臂都弄出瘀伤了。”

“对不起，”Sheppard看着他的伤痕。他的脸色看起来很可怕，事实上还带有几分冷酷。

“很好，我感谢你英雄以的援救以及你所作的一切，但是你不能在所有人面前那样对我说话。”

“不错。”Sheppard点头。

“好，那么我们就不要再谈这了，还有那个可笑的建议，说什么我们要做一些人质反抗训练，因为我也不怎么常被那些缺乏性爱的top抓住。”Rodney转动着眼睛说。

“我们照旧要进行训练，”Sheppard严肃的对他说。

“噢，你是认真的吧！”Rodney大叫，“你不可能让我花几个小时在野战室里，做一些无聊的训练，只是为了万一有一天……”

“可能救你一命？”Sheppard挑眉，“那正是我们要做的，Rodney。”

Rodney瞪着他说，“我没有时间，我太忙了。射击课已经足够了！”

“我以为你喜欢射击课，”Sheppard靠着椅背说。

“噢，至少射击挺酷的，可是人质反抗训练一点也不，别再说了，我是个科学家，不是士兵！”

“我知道，而且是个天才科学家，对这个队伍非常重要。我只是想让你安全。”Sheppard对他说。

“这就是你一直跟在我后面的原因吗？”Rodney问道。Sheppard皱眉。

“你什么意思？”

“你一直跟着我，无论我去哪里你都在！早餐，午餐，晚餐，我的实验室，医务室，还有现在这里！”Rodney站起来感觉很苦恼。“你不能一直这样盯着我，上校，这真的让我很生气，几小时前，你刚要求我信任你，可是你显然不信任我！”

“你认为……”Sheppard停了一下，看起来震惊。“你认为我一直在跟踪你？”

“你就是！”Rodney大声道。

“而且你认为那是因为我不信任你？”Sheppard的声音中带着痛苦。

“不错，我是这么认为。”Rodney倔强的抬起下巴，“我知道自从到Atlantis我的记录都不怎么光彩，但是那是因为某些……压力，而且如果你去查我之前的履历，你会知道在队伍里我一直是个

很可靠有用的成员，一个毋庸置疑的有用的天才科学家，说到这个，我很高兴你注意到这一点了。所以，你差不错可以停止跟踪我了吧！”

“我不是跟踪你，Rodney，”Sheppard苦笑着摇头，他犹豫了下，深深吸了口气，接着专注的看着Rodney说，“我对你感兴趣。”

“什么？”Rodney瞪着他，“你什么意思？”

“上帝啊，一定要我说那么清楚吗？”Sheppard伸手抓了抓头发，让头发变得一片凌乱，“我对你感兴趣，Rodney！你是个sub，我是个top，我们都没有伴，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Rodney吃惊的凝视着他，过了会儿，他想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噢，好吧，我明白了，真是聪明，上校。我拒绝了你的人，所以你认为你可以和我玩玩，看看能把这个笑话持续多久。我猜测说不定我会全身赤裸的被铐在一艘飞船里，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唔，那不可能的，我的答案是不。”他觉得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同时种背叛痛苦在他胃里升腾。该死，但是他喜欢Sheppard，而且认为他也喜欢他，那些“你是我队伍里的人”一类的话和他的那些行为……但是对你来说他是个人，你只是不能信任他们。Rodney突然转身，不想让Sheppard看到他已经开始接受他了，飞快的走向门口。

他走到门口时，听到Sheppard飞快接近他，然后他就被猛地拉转身，整个身体被推靠在墙上，Sheppard站在他前面，紧压着他。Rodney的身体背叛了他的意志，就像每次背Sheppard抓住是一样，完全平静下来。Sheppard呼吸沉重，深褐色的眼睛阴沉的凝视着他。

“这不是玩笑，该死的，”他嘶声说，“你到底为什么那么想？”

“因为你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人，”Rodney生气地回答。John露出个扭曲的笑容。

“噢，是的，任何我想要的……你真这么想？”

“噢，拜托，看看你自己。不要告诉我你还没有和这个基地里一半以上的sub一起过！”Rodney大声说。

“我有一年多没有和任何sub在起了，”Sheppard对他说。

“我不相信。”Rodney眯起眼睛说。

“上帝啊，我为什么要骗你？我一年多没有sub是因为没有人提起我的兴趣。你觉得不错，我是有过许多sub，我承认，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因为我想等待特别的人。”

“而那个就是我？哦，拜托，”Rodney嗤鼻。

“是的，”Sheppard认真的对他说，“就是你，Rodney。我要你，我需要你，我要得到你，Rodney，这种感觉让我都快疯狂了。”

Rodney看着Sheppard，为他声音中赤裸的需要感到吃惊。如果这是演戏，还真是个好演员。

“你还是不相信我？”Sheppard问。

“我不知道，”Rodney小声说。

“那么这可能让你相信。”Sheppard捧起Rodney的脸，轻轻的，慢慢的将唇贴上Rodney的。他没有加深这个吻，只是轻柔的触碰，却让Rodney的每个神经末梢都兴奋起来。他叹息着，靠在墙上。这感觉太好，太确了，他几乎放下了警戒。然后Sheppard结束了这个吻，看着他，瞳孔的颜色已经变黑。“现在相信我了吗？”他问，手指温柔的划过Rodney的脸颊。Rodney茫然的看着他，不太确定要相信什么。

“我……这和我信不信没关系，”最后Rodney对他说，努力调节自己的情绪，“因为……我感兴趣。”这是谎话，他知道。可是现在他只想逃离这个混乱的状况。

一种奇怪的情绪闪现在Sheppard脸上，深受打击，失望，以及一种放弃的疲倦。Rodney着迷的看着这个男人难得一见的面具后面的情绪。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最后Sheppard开口问。

“我在你们这些军人身上已经受够伤害。我发过誓再也不做军队的sub，我总是被伤害，或是被羞辱，或是都有。而这根本不值得。”

“就因为这个？”Sheppard怀疑的问，“Rodney，不要傻了。不要因为一些愚蠢的誓言就放弃一些可能很美好的事。”

“那不是愚蠢。”Rodney生气的抬起下巴。“我很荣幸你对我感兴趣，上校，但是答案还是不。现在，我要走了。”他推开Sheppard，走到走廊上，几秒钟后手臂却再次被抓住。他愤怒的转身。

“你没听到我说的吗？”他嘶哑的说，“你不是说过‘当个sub说不的时候，就意味着不’吗？啊？”

Sheppard像是被刺到一样放开他的手臂。“我不想和你争辩，”他说，“我从不会强迫别人。我只是想和你说……明天是星期六。”

Rodney像看见疯子一样看着他，“那又怎么样？”

“我想……那个，我想我今晚事做错了。明天，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去我提起过的那个海滩，在大陆上，怎么样？在你拒绝我之前，先多了解我一点。我宁可你拒绝我是因为不喜欢我，而不是因为我的职业。”他露出个自我轻视的表情。Rodney茫然的看着他，“你怎么说？能给我个机会吗？就一天，在海滩上，这是我所有的要求。”

“你是说……约会吗？”Rodney皱起眉头。Sheppard等着。

“为什么不呢？看，Rodney，我已经把我的牌都摊出来了，再没有什么底牌可用了。我很抱歉让你以为我在跟踪你，其实我只是想多点时间和你在一起。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那瞬间，就从你身

上感到强烈的吸引力。你不必现在给我答案，明天早上十点，我会在餐厅等你。如果你不出现，我保证会尊重你的意见，不再打扰你。好吗？”

Rodney呆呆的看着Sheppard飞快的点点头，“那么好，我……嗯，我先走了。”说完他转身离开，很快消失在走廊里。

Rodney迷迷糊糊的回到房间，他的脚刚习惯性的走到房间里，他就一屁股坐在床上，仍然处于大惊失色的状态。Sheppard对他感兴趣？那个Sheppard？是他感到高兴，可是……那个Sheppard？那个众所瞩目Sheppard？而且这些天他没特意去吸引那些top。Rodney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面，做了个鬼脸。Sheppard不可能对他感兴趣，他看起来很邋遢，没有刮过脸，头发蓬乱……像他现在这样怎么会有top对他感兴趣呢？Rodney感到一阵羞耻的痛苦，他喜欢自己的外表很挑剔，喜欢自己优雅整洁，看起来很专业很有条理。

“该死的，McKay，你到底是怎么了？”他疑惑的大叫。他看着自己很久，就是不喜欢自己的样子，为什么Sheppard会喜欢他这样子呢，他的眼睛到底是在看些什么啊？

Rodney摇头，转身离开镜子。他不会去赴约，他不会再像过去一样为哪个top兴奋，然后让自己的生活被践踏。他想到Sheppard眼中的专注，他的唇轻轻压上他，感觉他想要更多，整个身体因为欲望疼痛。他想要拉近Sheppard，吻他，他想要被占有，被爱，让这个英俊迷人的男人做他的top，但是……这不值得。事情不会好好发展，最后的结果甚至会更糟，就像过去那样不可避免。他们被困在飞船里，被困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不能逃开彼此。不，最好不要开始。毕竟Sheppard是个军人，而Rodney和军人之间从来没有什么好的回忆。最好现在停止一切，就装作什么没发生过一样。

Rodney回头看了眼镜子，没来有的顿了下，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他脑海中。如果这次是他一生中都没有碰到过的好事，而他却拒绝了，怎么办？该死的，如果他能事先知道将来的结果就好了，就能避免错误的决定导致以后的悲伤。他到底该怎么决定呢？他知道最近每件事都很困难，而他都没有做出最好的选择。现在什么才是最好的选择呢？Rodney阴郁的看着自己。冒险希望有好的结果，还是保险起见而拒绝？Rodney把头埋在手里呻吟着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

第二天早上9点John就到了餐厅，他早了很多，因为昨晚一直睡不着，最后在早上6点就起床，然后晨跑。把午餐放进飞船里，再放了点为一天的旅行准备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接着回去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就来到餐厅。他讨厌这种感觉，害怕被拒绝，被束缚的感觉从内部慢慢的吞噬着他。他发现除了Rodney对他的吸引，任何事都很难让他集中精力，但同时他又感到生中从未有过的愉悦。日子充满着希望，并不是获取另一个战利品瞬间的满足，而是个更大的，更让人心满意足的机会。他以前从来没有走过这一步，从来没有邀请任何人出去约会，从来没有将自己放在一个可能走错路，可能失败的位置。现在，他想自己终于明白那些电影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了。他的胃紧张的抽动着，吃不下那些他刚拿的早餐，他几乎每分钟都在焦躁的抬头看向门口。不知道自己在期望些什么，毕竟Rodney昨晚已经很强硬的拒绝了他，可是……在吻了他之后，看到他眼中的光彩，这给了他一点希望。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可是还是忍不住抱有希望。今天早上他细致的挑选了衣服，最后选择了比牛仔裤更性感的皮裤，宽松的黑色衬衫，袖口有两条长的优雅的黑色皮扣，右耳上带着个银黑色闪电状的耳饰。希望自己看起来既是很棒的top，又不失休闲。

他还没有确定如果Rodney不出现该怎么办，甚至他想开飞船去个偏僻的地方，一次长时间的跑步会有点帮助。他知道自己会躲开一个人私下舔舐自己的伤口。

John焦躁的看了眼手表。9点58分，他开始想人们为什么会坠入爱河，这真是件让人极其痛苦的事。他的胃一直痉挛着，每过一秒都像过了一小时。他想要保持平时的轻松模样，但是Lorne只在他桌边坐了会儿就离开了，因为他明显感觉到John正处在完全的心烦意乱之中。John没有解释什么，这是他的私事，而且他太紧张了，根本不能保持住他通常懒散的酷的面具。

9点59分，John站起来在桌边徘徊。餐厅里还有一点点人，甚至有人怪异的看着他，但是他已经不在乎了。

10点整。John渴望的看着门口，整整盯着门口看了一分钟，他浑身僵硬的等待着，但是没有人进来。10点零1分，John再次坐了下来，拿起面前冷掉的咖啡，沮丧的低头看着杯中的咖啡。

10点零2分，门口传来一些嘈杂声，John急切的猛抬起头，但是是一群穿着休闲服饰的植物学家，兴奋的说着些什么。John看他们几分钟，希望自己看起来不要像他感觉的那样窘迫不安，坐在那里等待着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发生的事。

到10点零8分，显然Rodney是不会来了。John双手插入发间，再次低头看着他的咖啡，想要聚集力量。他想象这时刻的到来，但是，还是发生了，他感到胃里有个破不的黑洞开始蔓延。他想他需要和Carson谈谈，但是首先……首先他需要跑步，飞快的，长时间的，然后给自己一点酒精来麻痹这些情感。可能这样一两个星期后，他感觉好点，甚至他自己都不太相信自己真的能好起来。

他正想着那群植物学家们突然安静下来，中间还有发出小声但明显的喘息声。John皱着眉抬头……然后他的下巴掉了下来。Rodney正向他走来。只是不是以前他见到过的那个Rodney。以前的那个是有点散乱，邋遢，疯狂的科学家，而现在这个在这里的是个非常迷人打扮漂亮的sub。Rodney的头发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团糟，看起来修短了几寸，发稍可爱的卷曲着一点点的发油让发闪烁着迷人的光彩。脸也仔细修过了，让他看起来清爽干练，右耳上还挂着个银蓝小巧别致的耳坠。他的穿着更是突出，让John欣赏的目光止不住的不停上下打量他。Rodney穿着舒适合身的石头色工装裤，裤子紧紧地包着他的臀部，上身穿着黑色紧身无袖T恤，露出宽阔的肩膀和强健有形，令人惊叹的二头肌，T恤的V字领口隐约露出浓密的胸毛。John的目光划过Rodney全身，最后定在他的脸上。Rodney的眼睛平时显现出更深的蓝色，眼中闪过一道光彩。

“那么，”Rodney站在他面前，双手环胸，高傲而又带点局促不安的问，“我们是要去海滩，还是其他什么？”

John清了清喉咙，希望自己看起来不像是个傻瓜。几个植物学家对他投来赤裸裸的嫉妒目光，他不怪他们的。确，Rodney不能算是很英俊的人，但是现在的他是，John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性感”。

“当然……我……那个飞船……在这边，”John说道，接着就暗自生气地骂自己傻，因为Rodney很清楚飞船在哪里。Rodney转身开始走出餐厅，John顿了下，看着Rodney的屁股被裤子紧紧包裹着，丰满圆润，让他忘了呼吸。他咽下一声呻吟，努力不去想拉下那条裤子，手拂上那

迷人的屁股会是怎样的感觉。John深吸了口气，飞快的跟上Rodney，努力保持冷静。他很紧张，但同时也很高兴。Rodney在这里，他来了，他打扮成这样出现了！John赶上Rodney的步伐，一手搭在他的肩上，Rodney转头看了他一眼，给他一个小小的微笑。John肯定Rodney稍微改变了下步伐，让他的脚步一致，这让John感到一阵愉悦的舞动。

这天一个典型的Atlantic的夏天，John把飞船停在海滩边的一片野生草原上，然后抓起装着毯子和饮料的包背在肩上。

“是这里吗？”Rodney停了下来，打量着John带他来到的小小的海湾。沙子是纯白色的，闪烁着光彩，蔚蓝色的海水拍打着岸滩。

“就这里很美吧？”John对他笑笑。

“是非常漂亮，但是问题在于，我不明白你打算在这里做什么，”Rodney低声说，“我是说，我们要在这里坐着过一天吗？”

“差不多吧，”John转动了下眼睛。

“听起来很无聊，”Rodney说道。

“不要抱怨了，来坐到这里，”John对他笑着说。Rodney对他做了个鬼脸，John看到一丝笑意在他倔强的嘴角浮现。

John在沙滩上铺了几张毯子，然后躺在上面，伸展开四肢，沐浴着阳光。Rodney僵硬的坐在他旁边，好像这样就能逃离这种他来说就像是折磨一样的休闲。

“你知道，现在我原本应该在工作，”他说。

“休息一天对你有好处。你一直在不停的工作，”John对他说。

“有太多事要做了，我们这个地方还很不了解。而且我们暴露在外，wraith随时有可能发现我们，还有……”

“我知道，”John打断他的话。“我也很担心这点，可是那更需要抽空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比你一个人团团转的工作要好得多，Rodney。”

Rodney抱着膝盖，阴郁的看着大海。

“你不是会自我享受人生吧？”John叹着气说。Rodney等着。

“我最享受的时候就是工作的时候，”听他这么说，John感到一丝悲哀。

“你小时候，父母真的从来没有带你去过海边？”他问。Rodney摇摇头。

“没有。在他们死后，我有带Jeannie去过一次，”他说，“她读书真得很努力，我想让她休息一下对她有好处。我想是照着普通家庭的行事方式在做，可是那真是个灾难。”

“怎么了？”

“我以为她在海里游泳，我就带着资料可以做一点整理工作，可是当我意识到时已经很晚了，而她已经走开两个小时了，所以我去找她，结果发现她和一个至少比她大10岁的强壮女人在一起。”

John惊讶的咕哝着，“嗷。”

“是啊，”Rodney作了个鬼脸，“至少这让她明白自己的取向，而且当我告诉那个top Jeannie的年龄时，她还是有礼的到了谦，然后离开。虽然Jeannie很生气，我这么做，直接就回家了。”

Coming Home

Part Eight: The Beach(2)

“听起来她只是想要引起你的注意，”John说，“我是说，你带了资料去海滩，就把她一个人扔在那里。”

“非常感谢，上校。最为个哥哥同时又是监护人，我很清楚自己的失败，”Rodney大声说。

“不是件简单的事，”John缓和的说，“我是说，你父母去世时，你多大？”

“十八。”

“你只是个孩子，还要照顾Jeannie, 那定很辛苦。”

Rodney继续看着大海，看起来有点可怜，明显对这个话题感到不舒服。一阵寂静之后。

“我二十一岁时，我父亲们去世了，”John温柔的说。他从来没有对其他人说过他父亲的事，但是他想告诉Rodney。Rodney转过头，那对蓝眸中带着熟悉的惊骇，当探险队中有人受伤或死亡的时候，John曾经看到过这样的眼神一两次。

“对不起，”他说，“他们都去世了？是交通事故吗？”

“不是，他们都是军人，而且共享生命，所以……”John停顿了，“一次任务出错，其中一个受伤很重，然后当他去世时……”

“你的父亲共享生命？”Rodney专注的看着他，“我从来就没明白过生命共享是怎么回事。那是怎么运行的？两个人怎么能那么确定所谓的永远，然后去冒那么大的风险？如果两人做了生命共享，十年后两人分开了，怎么办？”

“所以必须相当确定，”John说，“我的父亲们就很确定。”

“那你曾经考虑过生命共享吗？”Rodney问道，手指挖着地毯边的沙子。

“没有，”John坚定地摇头，“决不。”

“我也不会。我父母没有很好地对我们展示过婚姻，都是各过各的。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也没有其他亲戚。从我父亲们去世以后，我就是个人了。”Rodney看着John，John也回视着他。感觉彼此间类同。John不确定谁才是更痛苦的，Rodney，自己还是个孩子时就必须负担起小妹妹的生活，或是John，才刚成年双亲就去世了，必须一个人孤单的生活在这世界上。“你和Jeannie一定很亲近，”John有点嫉妒的说着。

“你这么认为，”Rodney叹气，“我们发生了争执，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和她说过话了。”

“发生了什么事？”

Rodney摇头，脸生气的扭曲起来，“她很聪明，上校，我是说，真正的聪明。可能甚至像我一样聪明。”John大笑，他喜欢Rodney习以为常的自大。Rodney斜瞄他眼，阳光让他的发闪烁着光晕。“好吧，她就和我一样聪明。我对她有很高的希望，我想她不能得到诺贝尔奖，至少她可以得到个，那么就有个诺贝尔奖是属于McKay这个名字的。但是……她只是跳起来扔掉了一切。和一个top陷入爱河，然后就和她一起离开了。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整天待在家里，做个居家的女人。我明白那些sub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他们否定自己的生活，只是为了那些热烈的性爱，他们就会完全只想着等待那些愚蠢无能的top。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没什么，”John裂齿笑道，“我不是那种喜欢极端奉献的top。但是……那是Jeannie的选择。”

“那是个错误的选择！”Rodney大叫。

“但是即使是错误的，那也是她的选择。”

Rodney的手指深深地陷入身边的沙滩里。

“她都不知道我在这里……也不知道我在干些什么。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会让她潜在的科学家的一面相当兴奋的东西，但是却不能告诉她，不能给她看这让我很痛苦。我从来没有想到当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我会那么想念她。”

John看着他，突然意识到是许多火花同时燃烧，才导致Rodney在他们到达Atlantis以后搞出那么大的混乱。

“你知道，”他说，“到海滩就是为了娱乐，我想你不太知道怎么娱乐，Rodney。所以是时候让我们的脚湿一湿了。”

“我有很多的娱乐活动！”Rodney反抗道，“就上个星期，当Radek在分解naquada发电器第四级时……等一下……你说让我们的脚湿一湿是什么意思？”

“戏水，到水里。”John指指大海。

“这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上校！水里可能有各种致命的东西！”Rodney大叫。

“水里没什么东西，”John对他说，“你不要再叫我上校了，Rodney，现在是约会，记得吗？”

Rodney听得有点脸红，让John觉得他很可爱。“来吧，Rodney，脱掉鞋子，卷起裤脚，”John指示着边踢掉自己的靴子，卷起牛仔裤。Rodney怀疑的看着他。“或者我来帮你弄，”John说着就坦然自若的向Rodney的脚伸手。Rodney不爽的踢开他，自己脱掉靴子和袜子，露出干干净净的脚，他卷起裤子，边跟着John走到海边，边不停的抱怨。

“沙子好烫，而且还卡在我的脚趾里。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件有趣的事。”

“闭嘴，过来。”John伸手抓住Rodney的手臂，把他拉进清澈蔚蓝的海水。

“哎呦！好冰！”海水才没到Rodney的脚趾，他就大声抱怨。

“正好你刚才还在抱怨沙在太烫，现在就让你好好冷却一下，”John对他说。Rodney瞪着他，但是John在那对蓝眸中看到闪光。John拉着他走进海水里，让海水没过他们的脚踝，然后他深吸一口气，享受这感觉。微风拂过他的头发，阳光沐浴在他的肩头。来到这感觉真好，放松的，和Rodney在起他瞄眼旁边的Rodney，他也在自我放松。宽阔的肩膀在逐渐松弛，John觉得自己一瞬间看到这麻烦的科学家背后的一面，可能，只是可能，个逼迫自己快速长大的孤独小孩，个在课余时间多在看台下避免被欺负的孩子。John觉得Rodney一生中显然缺乏娱乐，所以他决定要去改变这一现状。他弯腰，把手伸进水里，然后，故意向Rodney泼去一点水。

“噢，谢谢！我都湿了！”Rodney低头看着被水溅湿的衣服抱怨着。John笑着想什么时候吻Rodney比较适当。他不想进行得太快，但是和这样的Rodney在起真很难受不去碰他，Rodney的裤紧身合体，样子看起来像是丰盛美味的晚餐，John必须慢慢来，免得吓跑他。John沉醉在自己的想象中，没有注意到一片海水正向他飞来，直到他的黑色衣服彻底湿透，粘在皮肤上，他转头看到Rodney满脸无辜的看着他。

“你要为此付出代价，”John说着边朝Rodney走去，边撩起一大片海水。

Rodney张大眼睛，然后转身飞快的跑向毯子那边。John放弃泼水，追着他，在他刚要到毯子那里时抓住了他，他飞身扑倒Rodney，Rodney砰的一声摔趴在柔软的沙地上，他转身伸手推开John。John压坐在他的身上，双腿跨压着下面蠕动挣扎着喘息着的科学家，接着John惊喜地看到Rodney的脸突然抽搐起来，然后一个低沉的，欢快的咯咯声从他的喉咙里蔓延开。Rodney在哈哈大笑。如果他还在这里，压在这个男人身上，亲眼看到他绝对不会相信这个傲慢暴躁的McKay博士居然能够发出这种声音，现在他正在他身下扭动着，欢笑着他的头发上带着一点点海水，还有一点沙子。欢快的笑声感染着John，不知不觉地他也抬头大笑起来，笑得肚子都痛了。然后，突然之间，他们都停了下来，一切都变了。大气中充满着电流，充斥着高昂的情绪，Rodney静静的躺在John的大腿下。彼此对望着，Rodney的蓝眸慢慢变深，充满热情，他们就这样彼此凝视着，完全沉浸在这一瞬间，接着John伸手抓住Rodney的手腕，把他的双手推过头顶，钉在温暖的沙子上。Rodney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凝视着John，他整个身体放松着，默许着John的碰触。

John慢慢的俯下身子，很慢很慢，同时仍然把Rodney的手压在沙地上。现在他们之间没有距离，John的唇吻上Rodney的，接着他的舌头打开Rodney的嘴，慢慢加深这个吻。Rodney尝起来没有咖啡味，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味道，就是美味，John饥渴的吮吻着他，就像一个饿了很久快要饿死的人终于能够饱餐一顿一样。Rodney急切的回应着他，舌头探进John的嘴里，让John觉得一片白光在脑海中闪烁着，这感觉有点虚幻，这是他长久以来一直渴望的，现在终于实现了，甚至比他想象中的美好一百万倍。

他跨坐在Rodney Mckay身上，把他压在沙地上，狂野的吻着他，他们唇齿相连。Rodney的身体在他下面颤栗着，John觉得好像生命中某个至关重要的部分现在终于契合了。亲吻从来没有像这样过，从来没有他的每个神经末梢都兴奋起来，从来没有他沉溺于对方，或是除了身下的sub，脑海中什么都没有。他不想停下来，他想一辈子都这样亲吻着Rodney。Rodney低声呻吟着，John用力把他的手压进沙子里，显示一些压制力量，要让Rodney明白现在他是他的了，让他知道他正在这里，这个海滩上占有他，要求他的服从。Rodney看来是收到了这个信息，他更放松了，身体顺从的颤抖着。John最后终于喘息着放开他，他低头看着Rodney，Rodney也看着他，朦胧的眼中带着点震惊。John放开Rodney的一个手腕，好空出手来抚摸Rodney的脸颊。

“噢，天，”他低声说，“我早就想这么做了。”

“那么，再一次，”Rodney说着急切的抬起脸。John裂开嘴笑着，双手托起Rodney的脸，再次贴上他的唇，给他一个占有的深吻。时间仿佛就这样过了几个小时，他们在白色的沙滩上，蔚蓝的天空下，Rodney躺在沙子上，John跨坐在他身上，亲吻着一次又一次，完全失去控制，每次他们结束亲吻，John就想要放开Rodney，可是却发现他做不到，他不受控制的再次吻他，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最后John心不甘情不愿的让Rodney坐起来，两人走到毯子上面，对面躺下，静静的凝视着彼此。Rodney看起来完全出于晕眩状态，John伸手，手指沿着Rodney的大腿轻轻滑过，然后掠过Rodney的屁股，停在上面，隔着紧制的棉布料，他可以感觉到手指下Rodney浑圆，结实，丰满的臀部轮廓，这让他的阴J在裤子里饥渴的骚动起来。

“天，我喜欢你的屁股，”他嘀咕着。

“真的？”Rodney吃惊的问。

“真的，”John拉近他，再次吞吃他的唇。他对Rodney的亲吻永远不够，现在只是开始，他永远不想停下来。

他们躺在那里很久，亲吻着，John的手一直不停的抚摸着Rodney的屁股。最后饥饿终于让他们起来，回到飞船上找吃的。只有10分钟的路程，他们却用了半个多小时，因为John走几步就会把Rodney拉过去吻他，无法不去触摸他。他以前从来没有为一个sub这样过，从来没有如此想要一个sub。他也从来没有如此强烈的控制欲，他是个极端的top，但是对他来说这真是个该死的真对待的游戏，带给他和他的sub快乐，但是这次……这次感觉是那么真实的生活。

“嘿，这都是好吃的！”Rodney打开John带来的食物说道，“你带了我喜欢的肉卷！”

“不错，”John坐在旁边。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Rodney大叫，翻动着装着食物的篮子。John耸肩。

“不错，你说对，我已经好几个星期和你一起吃饭了，我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吃的东西你都作了记录？”Rodney皱着眉问，John想自己是否作了什么错事但是他马上注意到Rodney眼中微微的惊讶。“以前从来没有人为了把我弄上床而做那么多准备，”他低声说。

“这不是为了把你弄上床，Rodney，”他激烈的说，“这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事。你知道我不是在玩对不对？”

Rodney抬头瞥了John一眼明显被他严肃的声音语气吓到了。“我想我开始明白了，是的我知道了，”他平静的回答。

“不要有压力。我只是想你知道这不是场游戏，是认真的，”John严肃地对他说，因为他希望Rodney从一开始就清楚的明白这一点。Rodney看起来仍然惊讶但是他还是点点头，带着点困扰的咬着下唇。John猜想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他说过，对此他觉得很开心，他可不想去处理因为知道Rodney曾经和以前的top有过类似的交谈而产生的嫉妒。

他们一起吃饭，平静的聊着天，不时地偷看着彼此。吃完饭后，他们手牵手，沿着海滩漫步了很久。Rodney不停的说着各种各样的话题一个接个，几乎没有停下来换口气过，他自由的手则不时地做着夸张的手势。John喜欢听Rodney说话，只是每隔几句话他就会拉近Rodney索吻，然后当他放开他，Rodney就会继续刚才的话题而John会微笑着用拇指抚摸Rodney的手背。

他会不时地看看Rodney，渐渐的他明白，Rodney正在点点的放警戒。John知道这需要慢慢来，他不指望一次性粉碎Rodney那座厚实的防御墙，但是他觉得自己或许已经在那道真的防卫墙上留下了个小小的缺口。Rodney看起来与平时不相同，他的嘴唇因为亲吻微微肿胀，阳光照在他棕色的卷发上泛着些金色的光泽，但是最主要的是他看起来像是长期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牢笼里，现在终于被释放出来一样。John喜欢看到Rodney这真实的一面，这个躲藏在尖锐多刺后面的一面，他觉得迷人的Rodney非常可爱，仍然聪明，但是和善勇敢，John猜想这是他通常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的一面。

“我喜欢看迷人的你。”John突然插嘴说。

“什么意思？”Rodney皱眉。

“我是说，我喜欢看到你真实的一面，那个在面具后面的一面，”John对他说。Rodney摇摇头。

“你才是带着面具的人，John，”他说，这下轮到John皱眉了。“你装着对什么都不关心，那么的懒散，那么的冷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了解你，可是你从来没有让他们见过真正的你，”Rodney解释道，“我想真正的你比人们说的要来的黑暗。”

“而你却是更光明，”John对他说，他们彼此对看着，想要看出对方的想法，接着John伸手，拇指抚摸着Rodney微肿的下唇，“我要你做我的sub。”他坚定地说。

“好。”Rodney简洁的回答，微微低下头。

“你乐意被我拥有吗？”John微笑着语带双关的问。

“就刚才的那些吻来说……我想是的，我很乐意，”Rodney有点吃惊自己会这么回答。他眼中带着寻问的看着John，希望John允许他碰他。John点点头。于是Rodney伸手搭在John的胸膛上，“现在你是我的top了，”他温柔的说，“我自愿顺从于你。”

这些话是他的传统，经常用于确定彼此同意，并且建立新的关系，但是这些话从来没有让John有现在这样感觉他感到一股强烈的占有欲风暴般的贯穿他全身，他一手搭在胸口Rodney的手上，一手拉近Rodney，索取再一次的深吻。Rodney是他的sub，Rodney是他的sub了。虽然他还没有带上项环，他们还没有分享一个盘子，但是这个开始，而且John知道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开始。

不想让这天就这么过去，他们在海滩上升起一个火堆，他们坐在一起，裹着一条毯子，看着日落。John一手紧紧的，充满占有欲的环抱着Rodney，Rodney头靠在John的肩上，他们没有说话，就静静的坐着看着朦胧，耀眼的天空，直到太阳落下很久以后。当天完全黑了，他们才起身，手牵手走回飞船。

“那么，还觉得海边很无聊吗？”John问。Rodney哈哈一笑，听到这个笑声，让John明白从现在起自己想要更多地听到这种声音。

“不错，”Rodney回答，John对他冷淡的回答很不满，伸手捏了他那结实迷人的屁股作为报复。Rodney再次哈哈笑着扭身逃开他。John把他拉回来，重重的吻住他。“好吧，比不错好点，”在John放开Rodney让他喘气时他让步说。“事实是非常好，”他说着，拉过John索求再一次的吻。

在度过了如此美好的一天之后，回到这个亮着刺眼的日光灯的城市里感觉有点怪异。他们安静的走在走廊上，John的手臂环在Rodney的腰上，他身平第一次想到在sub脖子上拴上牵引带会是怎样感觉。他想着Rodney对此会有怎么想，说不定这是他想要的。他们走到Rodney的房前停了下来，Rodney不确定的看着他。

“嗯……那个……谢谢。嗯……”他犹豫着低头看着脚，然后再抬起头，“你想进来吗？”他问。

John摇摇头说，“不。”然后就看到Rodney眼中闪过的担忧，于是马上就为那草率的否决加上了解释，“我是说，我很想，但是现在是今晚。我在想……明天晚上来我的房间怎么样？共进晚餐，我来做饭。”

“你做饭？”Rodney挑起眉毛。

“是啊，我很会做饭，你呢？”

“别提了。”Rodney摇摇头，“但是我很会吃，”他笑着说。

“我收到了！”John转动着眼睛说，“早点来就6点左右吧，这样我们就有许多时间可用了，因为在吃完晚饭之后，我想要好好探索我新sub的身体。”

Rodney听了微微颤抖着，John开心的微笑。他想要在拨下几层Rodney的防御，而最最想要的就是享受那美味的臀部。

“好的，”Rodney声音有点尖锐地说。John笑着俯身落下这一天最后的一个吻，熟练的占有Rodney的唇，有力而且强硬，然后才不情愿的，逼迫自己放开他，然后退后一步。

“晚安，Rodney，”他温柔的说。

Rodney没有回答，只是晕忽忽的站在门口。

John感觉像是漫步在空中一样走回房间。今天实在是太棒了，在向往了那么久以后，他觉得沉重的包袱终于从肩上卸下，他漫步走进房间，回忆着他们第一个吻的感觉，想要再次，不断的亲吻Rodney。他洗了个澡，手抚上自己的YJ，想象着在Rodney嘴唇的感觉，慢慢的探进他温热的嘴里，手缠绕着Rodney的卷发，他呻吟着达到高潮，知道再过不久这就不再是个幻想了，不久他就可以把他的新sub带上床，给他们彼此一个永生难忘的夜晚。

John洗好澡，擦干身体，走回房间，他看着空空的床，突然之间很希望Rodney在这里。今天一整天他都和他在起，两人之间通常他随时都可以吻他，而现在，他发觉已经开始向他了，他以前从来没对个sub有这样感觉，现在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他不确定Rodney是否爱他，至少现在还不知道，可是他希望他的新sub正开始慢慢爱上他，这是有希望的，他知道Rodney也不会否认他们在海滩上的吻充满的电流。至于他自己，John知道他已经无药可救的，彻头彻尾的爱上Rodney了。Carson已经明确对他说过几次了，他自己也知道，可是知道和今天切实的证实这一点，是完全不同的。在今天之前，他知道亲吻Rodney，碰触Rodney，拥有他，占据他是怎样的感觉，但是现在，他知道了，那感觉是那么的醉人，让他几乎无法去思考其他。

John坐在床上，并凝视着床头几上的个小盒子，他打开小盒子，看着里面的项环，抚摸着发光的金属环，他知道，当时间来临的时候，他会让Rodney戴上这个的，他还记得Bates想要让Rodney戴上他的项环时的情形，他不想做的太急，免得搞砸，吓得他易激动的科学家退缩回去。John关上盒子，遗憾的把项环放回床头几。

一个想法突然冲入他的脑海，他走到壁橱边，在一个抽屉里到处翻找着，直到找到个银色相框，相框里有张照片，照片上有两个人，一个黑发，一个金发，中间还站着个7岁的小男孩，满是雀斑的脸在阳光的照射下全皱起来了。不管到哪里，John都会带着这张照片，但却从来不会把它放出来，一直是放在一些厨的背后，或是包的最底层。失去父亲对他的伤害太大了，他把那伤痛隔离在墙后很久了，也不想让任何事物提醒他这一点，他知道他们爱他，可是他的死让他感觉被遗弃了，这让他无法原谅。可是现在……现在他有点能够了解他们了，他知道如果他们现在在这里一定会为他感到高兴的，他猜想着他们会怎么评价Rodney呢？Adam可能会恶劣的奚落Rodney，而Gil则会平静的和Rodney淡淡，以了解真正的Rodney，来确定他是适合他唯一的儿子的那个sub。John把相框放在床头几上，项环的旁边，他们去世快20年了，而现在，第一次，他想自己可能已经准备好原谅他们了。